

**POETRY**  
**East West**

诗东西  
*Volume 3*

主编 藏棣  
编辑 麦芒 杨小滨·法镭 明迪  
Neil Aitken 西渡  
Chief Editor Zang Di  
Editorial Board Mai Mang/ Yang Xiaobin/ Ming Di  
Neil Aitken / Xi Du  
Executive Editor Ming Di  
国际刊号 ISSN 2159-2772  
网址 <http://poetryeastwest.com/>

目录 Contents

专题：新世纪十年（下）Ten Years in Retrospection

- 005/ 萧开愚 Xiao Kaiyu  
009/ 陈先发 Chen Xianfa  
013/ 冯晏 Feng Yan  
017/ 席亚兵 Xi Yabing  
022/ 娜夜 Na Ye  
025/ 赵卡 Zhao Ka  
029/ 余旸 Yu Yang  
032/ 阿翔 A Xiang  
036/ 江离 Jiang Li  
040/ 黄茜 Huang Qian

首发 New Poems

- 044/ 姜涛 Jiang Tao  
050/ 王敖 Wang Ao  
053/ 柏桦 Bai Hua  
058/ 藏棣 Zang Di  
065/ 倪湛舸 Ni Zhanze  
069/ 张耳 Zhang Er  
074/ 沈睿 Shen Rui  
077/ 梅儒佩 Rupprecht Mayer

中斯专辑 Chinese-Slovenian Program

081/ 序言 Introduction

082/ 日程 Schedule

• 诗人互译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083/ 杨 炼 Yang Lian

087/ 翟永明 Zhai Yongming

090/ 梁秉钧 Leung Ping-kwan

097/ 杨小滨 Yang Xiaobin

104/ 托马士·沙拉蒙 Tomaž Šalamun

115/ 阿莱士·施泰格 Aleš Šteger

125/ 格拉茨·柯茨扬齐齐 Gorazd Kocjančič

134/ 米兰·耶西赫 Milana Jesiha

• 方言写作 Writing in Dialects

139/ 杨 炼 Yang Lian

140/ 梁秉钧 Leung Ping-kwan

142/ 杨小滨 Yang Xiaobin

• 诗人对话 Dialogue

144/ 杨炼与阿莱西 Yang Liang vs. Aleš Šteger

中国当代诗人 (中英对照)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162/ 多多 Duo Duo (tr. Mai Mang)

168/ 吕德安 Lü De'an (tr. Ming Di)

174/ 哑石 Ya Shi (tr. Nick Admussen)

180/ 柳宗宣 Liu Zongxuan (tr. Cheng Baolin, George O'Connell)

184/ 申舶良 Shen Boliang (tr. Denis Mair)

访谈

191/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Interview with Polish Poet Adam Zagajewski

200/ 中国诗人吕德安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oet Lü De'an

诗话

208/ 藏棣：诗道鳟艳 (三)

The Poetry Analects of Zang Di (Part Three)

## 萧开愚

1960 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和平公社，80 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出版《动物园的狂喜》、《肖开愚的诗》和《此时此地》等诗文集多种，现居北京和开封，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客席教授。

### 二京之间

每周扁扁地进出一次，  
从无柳荫以及背叛。

四时间至漫过北京西站，  
带着地方广袤的倦意。

窝穴是短租的，是忙于  
收容奔突的破纸盒。

哦，在家属院，在窗下，  
归人坐进椅子就范。

归人与他的花架子，像  
不接壤的两个边区。

毕竟要来回跑，靠高估，  
与自己玩到一块儿。

车皮旧了，车票暴涨，车头  
挂着扑来的卷曲的彩带。

哦，就像瓶中液体，像  
旧伤喷吐雕龙的兽烟。

### 自在的法西斯

苍翠的下午正当干正经活儿。  
案板积压的一堆摊开在  
赌注似的聚光中，晃眼得很。

像搭配的次品，他串门来了，  
“来杯啤酒，咱俩聊聊，”  
筋好到发际充血，他嚷着，  
“别装笨蛋，什么都弄成机关。”

“就一点儿琐事儿抽空办，  
牵涉到的关节打打就通，  
哎呀障碍，破它一个还有一个。”

积压多出一件又少去一件，  
这么棘手，这么吊儿郎当，  
这么弱智和友善，戳在面前。

每天下午的模范是今天下午。

### 邂逅

我在东直门枢纽总站认出他，默唤他。  
换车前，300路（快）接近方庄桥东，  
我查实，他跟踪着勾引着他跟踪的人。

五点半，车辆关闭灯照，他脸相黑灰。

到了南二环与南三环中间的高架底下，  
他摸自己。安安静静，双层立交桥在  
上面条理地弹射汽车，回响环扣回响。

他停顿了一霎，惊讶我从北四环外来，  
用窗帘调度十三陵和长城，像只燕子  
直觉这里有明堂，像幼女观测卫生纸。

“你来，你来，这里空得很，空得很。”

他朝四周望寻什么，在我的远视点上，  
晃一下不见了。我坐稳当，一个角落  
一个角落地排查，而南而西而北而东。

“看那，在你后面。”这一次，相反，  
按一个阿姨指点，从南三环到东三环，  
直跟得他脱水，站着像骷髅一样素洁。

随车扭转，保持睡觉又不睡着的呆滞。  
在同事家作客

谢天谢地，新区住房赶在我们搬进之前垮塌，  
地基中没埋钢筋。  
重建计划至今搁浅，不再提起，今天想想，  
这竟是这里唯一做对的事情。  
我们各在旧房的厨房，按照旧影规律，  
捣鸡蛋，和面粉，边烙饼边骂娘；  
这样多好，你声讨到他们亏欠了你几个世界，  
你就更多扼有几套人生，不花钱而且不累赘。  
我们多好，绕过碍手脚的书堆——我们不听  
它们齐刷刷的鼓吹——我们摸透我们的亲戚，  
他们穷还能更穷，不为节约和过分。  
为了一个梦下起一场雨。我们流泪，  
给干枯旁的他们报喜。我们从他们剖腹出来，  
他们伤疤红肿，我们随受牵扯。  
吃完汤饼，我想起，亲戚很少独来，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琐碎带着喜气。  
我是几个人的亲戚？  
回去四川老家，趁流转伊始，我揽下几个亲戚的土地？  
我要盖一片小区，迷死他们？  
  
整晚，我主要不在这里。我参加着另一个进行。  
窗帘半开，像报到，为一个梦，下起了一场雨。

2009 短诗四首

## 陈先发

生于 1967 年，安徽桐城人。1989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供职于新华社安徽分社。著有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1994 年)、《前世》(2005 年)，长篇小说《拉魂腔》(2006 年)、诗集《写碑之心》(2011 年)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曾组建“若缺诗社”。曾获“十月诗歌奖”、“十月文学奖”、“1986 年—2006 年中国十大新锐诗人”、“2008 年中国年度诗人”、“1998 年至 2008 年中国十大影响力诗人”等。

## 两种谬误

停电了。我在黑暗中摸索晚餐剩下的  
半个桔子  
我需要她的酸味，  
唤醒埋在体内的另一口深井。  
这笨拙的情形，类似  
我曾亲手绘制的一幅画：  
一个盲人在草丛扑蝶

盲人们坚信蝴蝶的存在，  
而诗人宁可相信它是虚无的。  
我无法在这样的分歧中  
完成一幅画。  
停电正如上帝的天赋已从我的身上撤走  
枯干的桔子

在不知名的某处，正裂成两半

在黑暗的房间我们继续相爱，喘息，老去。

另一个我们在草丛扑蝶。

盲人一会儿抓到

枯叶

一会儿抓到姑娘涣散的裙子。

这并非蝶舞翩翩的问题

而是酸味尽失的答案。

难道这也是全部的答案么？

假设我们真的占有一口深井像

一幅画的谬误

在那里高高挂着。

我知道在此刻，即便电灯亮起，房间美如白昼

那失踪的半个桔子也永不再回来。

2011

良马

半夜起床，看见玻璃中犹如

被剥光的良马。

在桌上，这一切——

筷子，劳作，病历，典籍，空白。

不忍卒读的

康德和僧璨

都像我徒具蓬勃之躯

有偶尔到来的幻觉又任其消灭在过度使用中。

“……哦，你在讲什么呢”，她问。

几分钟前，还在

别的世界，

还有你

被我赤裸的，慢慢挺起生殖器的样子吓着。

而此刻。空气中布满沉默的长跑者

是树影在那边移动。

树影中离去的鸟儿，还记得脚底下微弱的弹性。

树叶轻轻一动

让人想起

担当——已是

多么久远的事情了。

现象的良马

现象的鸟儿

是这首诗对语言的浪费给足了我自知。

我无人

可以对话，也无身子可以出汗。

我趴在墙上

像是用尽毕生力气才跑到了这一刻

2009

孤峰

孤峰独自旋转，在我们每日鞭打的

陀螺之上。

有一张桌子始终不动

铺着它目睹又一直被拒之于外的一切

其历炼，平行于我们的膝盖。

其颜色掩之于晚霞。

称之为孤峰

实则不能跨出这一步

向墙外换来邋遢的早餐，

为了早已丧失的这一课。

呼之为孤峰

实则已无春色可看

大陆架在我的酒杯中退去。

荡漾掩蔽着惶恐。

桌面说峰在其孤

其实是一个人，连转身都不可能

像语言附着于一张白纸。

其实头颅过大

又无法尽废其白

只能说今夜我在京城。一个人。远行无以表达隐身之难。

2009

## 冯晏

1980 年开始诗歌写作。出版诗集《冯晏抒情诗选》《原野的秘密》《看不见的真》《冯晏诗歌》《纷繁的秩序》《吉米教育史》等多部。获《十月》文学月刊，《长江文艺》诗歌奖，苏曼殊诗歌奖，诗歌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文字。

### 被记录的细节（选章）

### 景色

一棵出色杨柳在森林之外独舞

曲线优美正带动着一场风暴。另一个世界

贝克特离开乔伊斯乘上了永恒等待的

灰色符号。被景色影响不了的人和瓦砾

继续平庸下去，一边融入

有飞蝇和咒语的乱梦之境。一边臆想

雨后路旁有桃色在开，混沌

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自制或者悲哀

### 假日

在玻璃杯书房，我深入词语中，如同  
研究瓷器的细纹。为了把一段身怀的路

全部放进一个美丽句子里。一个下午  
我的思远行于彩梦、新缘、浮水，纠缠于  
头痛、心乱、时陷绝境。采藕的船从天际游来  
盖住了我深居杯子的屋顶。我的阿姨  
正在厨房洗碗，哗哗声与旋律仅隔一层含蓄  
说起水的含蓄，我便想起屈原

### 生 灵

我找回的，是养蜂人获得的  
那份金黄。躲开锋芒，稠密的沉稳  
从蜂肾中涌出。我视蜂针为  
光的顶端！光，总是穿过窗帘  
柔软的到来，刺痛均匀地拂过身体  
同样被欲望打扰的，还有我  
在床边喂养的金鱼，它们在水中  
灵感盛开，并使用摆尾的哑语

### 反 思

秋天，氧气充足，却让我，  
闻到了衰退，虫子健壮  
却让我看到眼边滋生的皱纹  
飞蛾身穿盛装，却避不开  
在风中被撕破。麦子歌唱，举着的  
却是没用金色锋芒。在秋天

我小心呵护着身体、言行和皮肤  
心，却离开了自己的内脏

### 创 意

如果不长出新的植物，一只鸟  
就可以把世间的绿色纵览，成为一名  
熟知经典的渊博者。如果不复杂  
人和树就会在同一条河流的倒影中  
原地不动，不知流水去找什么  
日子闪耀着光辉，下面的阴影  
牵动多少种心情在黑暗中爬行  
就像万物经历着煎熬，看不见边境

### 度 日

清晨游在旧梦中有些失意，叫卖声  
像徒迁的野马正挤在一起，时间  
玻璃一样被打碎，部分已成为垃圾  
我躺在床上想昨天仅一日的历史  
上班、喝普洱、麻木观看股票起伏  
犹如久居沧海边。感叹，好比一粒沙尘  
遇见光时偶尔跳一跳，转瞬便化为  
细菌的躯壳，夜晚在指甲缝隙间流走

### 类 比

自从浪漫遇见了忧郁的星光  
我的感伤，便带着成群消极词语  
候鸟般向高空迁移  
每个晚上，旧事，一颗一颗  
又从天边坠落，仅为一份怀念  
我就看见了星星付出的灵魂  
床上，被抚摸过的旧绸缎闪着喜悦  
安逸，只有思想还去远方

### 归 潮

要不是飞，千里之外的安静  
还躲在虚无中，有时  
还原自己，却需要借助  
有名的海岸线把夜色领过来  
漂移的光能让我看见，深处  
是所有思想的指望，嘈杂的生活  
是片我要淡出的海洋  
好像游在土里，当我想起匆忙

2009—2010

### 席亚兵

1971 年生于陕西宝鸡。先后学习社会学和世界文学，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至今。早年参加《偏移》、《说说唱唱》《大江南北》等民刊，2002 年获刘丽安女士出版资助自印诗集《行走白描》，同年被邀参加柏林中国文学节。2008 出版《春日》（臧棣主编《高原诗丛》）。另有诗歌评论多篇。业余翻译过阿什贝利、帕斯捷尔纳克、拉金等人的诗作，1997 年翻译了纳博科夫小说《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 江 城

超级肤色的城市。  
上天多愁，再生就你一个贫穷。  
派四周山峰合拢，  
云雨每日光顾藏式窗。  
一代女性的前景  
在街上看不出。

如果她们过早地遭受厄运，  
也不会下到劈城而过的江边。  
栏杆边的藤椅茶摊  
留不住人。  
准时欲来的暮雨  
催得桥头心慌意乱。

我下到那僵硬的滩岩上，  
江水落得很低，  
卷来腥味。  
可它已不失浑白本色，  
越浅越急，稍不平稳，  
就叠出大浪花。  
或许我身边缺一个人，  
这茫然的音调留不住我。  
在它的轰鸣中，  
我的意识总是被推向山顶，  
阴云，客房，夜半，  
那不能统治自己的地方。

(2002 年)

荷东

老实、积重的时分。  
在你的全社会春心萌动之际，  
正好是我们这一拨赶上成年。  
把我一次次抛上你那管内列车，  
反复咀嚼几十公里风景，  
致幻更要用点剧甜。  
  
愁眉苦脸，

被驶向新时代前的阳光  
拘束得动弹不得。  
道德纯粹得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去与无限垫高的未来相遇。

当你一次无意间提到它，  
竟然一闪再没有下文。  
机器音乐情感好清晰，  
人心要多正确才能靠近。  
这快乐是社会为瓦解我们  
预置的。

(2005 年)

大篷歌舞

生活在乎汇聚中，从那里  
我们延续着关于孤独的真理。  
看电视新闻，我生出遗憾：  
不能在同一天经历那么多的地头，  
街角，荒山野岭，哪怕它是  
荒唐无聊的事件发生的场所。  
某天当我乘一夜火车赶过去，我  
终于感到自己在看着自己，而且  
发现那是多么悬乎的事情。人们在  
观看别人的时候分裂着自己，

看得越多，就越变得无法忍受。  
就像这个县的县民，  
他们要每年都会集在一起，把一个  
传统的物资交流会变成对抗他们  
太多见闻的一种方式。啊，把  
好几里长的帐篷沿着公路塞满夜色。  
我漫游在这通宵集会，  
发现了它这种旧有意义的褪色。  
仅仅在卖草帽和牲口铃铛的摊子上  
我看到了一些闪亮的东西，它的  
人头攒动的吸引力在你汇入时  
已经衰退。业余剧团临街清唱，我  
只看到了赞助者的名字：人大  
办公室，政协，还有县第一大  
通讯公司——竭力引导方言手机。  
我去看了一些游医，给他们一些  
将来会累死我的承诺，好在  
那是将来的事。他们那里  
从来不会增加什么新的病例，  
更不要说我的这个街道消化不良症。  
目光和大脑空虚地旋转，把一切  
慌张地模仿，移植，使得发生有如虚拟。  
但文明总像福音，传播者不畏荒僻，  
带来它美妙的新新歌舞。在尘土飞扬的  
角落搭建起高功放的电声乐队。  
天使们让那丝质内裤像海鸥一样  
上下飞动，在掌声中倏然捧出  
她们的一对玲珑。我在围绕舞台的

弧形条凳和端饮料筐的小贩那里  
感受到了甜蜜的忧郁，承认  
社会在人们的牢骚声中并没有  
放慢进步。它将给我们日趋明亮的  
面孔进一步穿上轻装，使所有季节的  
换季提前完成。而我却执意主持着  
时间的戒律，反对它们汇集，反对  
地理四通八达的侵入。歌手们  
身着另类服装，但诚实无欺，  
热情与5元钱的入场券沟通，这  
加倍蔑视了我，他们竟然  
还精心宗有一种流浪歌曲的派别。  
我退回到树影摇动的夜晚，耳边  
的嘈杂和震动不能一时间停止。  
我们家喜欢说旧，这不自觉的习惯  
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使我从一个外地的  
个人回到本乡后还是个人。  
我因此才那么感到自己枯竭，  
总是以赶快脱身和忘记来走出不悦。  
我尝试多在街道一人溜达，多制造一些  
去向不明的时光，直至深夜的喧哗  
显出倦意。但虚假的自得更加虚假，也让  
我们的为人一次次陷入局限。就这样  
不管时间怎样让人步入成熟，我都越发觉得  
定型为一个无法判断自己的真实性的人。

（2001年）

## 娜夜

生于辽宁兴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供职于某报社。《娜夜诗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现居兰州。西安。

## 睡前书

我舍不得睡去  
我舍不得这音乐 这摇椅 这荡漾的天光  
佛教的蓝  
我舍不得一个理想主义者  
为之倾身的：虚无  
这一阵一阵的微风 并不切实的  
吹拂 仿佛杭州  
仿佛正午的阿姆斯特丹 这一阵一阵的  
恍惚  
空  
事实上  
或者假设的：手——

第二个扣子解成需要 过来人  
都懂  
不懂的 解不开

2009

## 真相

真相并没有选择诗歌——形而上的空行  
它拒绝了一个时代的诗人

真相同样没有选择小说——有过片刻的  
犹豫和迟疑？

真相拒绝了报纸——也被报纸拒绝  
如此坚定地

真相并不会因此消失  
它在那儿  
还是真相

并用它寂静的耳朵  
倾听我们编织的童话

2006

从酒吧出来

从酒吧出来  
我点了一支烟  
沿着黄河

一个人  
我边走边抽  
水向东去  
风往北吹  
我左脚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右脚的及时纠正  
腰 在飘  
我知道  
我已经醉了  
这一天  
我醉得山高水远  
忽明忽暗  
我以为我还会想起一个人  
和其中的宿命  
像从前那样  
像从前那样……  
但 没有  
一个人  
边走边抽  
我在想——  
肉体比思想更诚实

2006

## 赵卡

原名赵先锋，1971年生，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诗人、随笔作家，快速消费品营销专家，偶有小说、理论批评发表，曾获草原文学奖，民刊《坚持》合伙人之一。现居呼和浩特市。

### 凤凰茶舍 ——给张云飞、刘吉军

从一座寺庙的红墙下，我看见  
一株老树，一拐弯儿  
半张海报摔在了脸上  
女模特的肉是白的，糊着脏东西  
一壶铁观音冒着热气，一个人走进茶舍  
是风把我邀请来的，还是一双手  
我不能端起什么就相信什么  
在一张海报面前，我不能随便信佛  
尽管我饮下的是—壶铁观音  
但我的身体被灰暗的房子统治

靠窗户的地方仿佛永远为谁预留了位置  
那么空旷，像一座月球的表面  
如果我坐在那里，会不会意外出现美人  
或者，是一把张开的雨伞，滴着水珠  
特别显眼，名词包裹在一堆形容词里

我被一群女人注视  
掏钱，忐忑不安，我爱上了其中的一个  
我屈从，违背了良心  
对于小人，我无话可说  
对于陌生人，我已经老了

茶舍里的人越来越多，陌生人也越来越多  
我闭眼，像一张单程机票  
上不了飞机，回来的路靠回忆了  
飞机也许从未起飞，一壶茶已经凉了  
我坐在茶舍里看来是打听坏消息的  
我支起两只耳朵，却看到了昔日的旧情人朝我迎面走来  
这是宿命，我信了  
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消失  
从哪里做加法，就从哪里做减法  
现在，这里，我们被同时减去身体的重量  
晚年我们会相爱，早衰的人  
到烟杂店买了一卷卫生纸，擦拭  
一副洗乱的纸牌

好运气与我擦肩而过  
所有的爱情与我擦肩而过  
凤凰茶舍不是一座迷宫，墙上的钟  
敲了三下，主人过来了，“换点茶叶”  
钟又敲了三下  
我的脸就绿了  
正如一个陌生人也会与我擦肩而过  
另一个陌生人叫住了我

“先生，请出牌！”  
我喊道，“滚蛋！”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凤凰茶舍找到艳遇  
不是每一壶铁观音都冒着热气  
在一座寺庙的红墙边，一株老树避开了孤独  
这么多人会在落日之前  
避开了孤独，进入嘈杂的梦境  
喝茶，观人，然后沉沉睡去  
梦境里一场戏正在上演：游动的面孔  
摇曳的灯光，水里泡软了的音乐  
听听那台词，“哎，先生，醒醒，醒醒……”

2010

那些扬起的落叶就是一把好牌

那些扬起的落叶就是一把好牌  
和这个季节赌赌运气  
哪一张还留在树上，哪一张被焚烧  
留在树上的伪装成一只鸟，一群鸟  
飞走，一只鸟留下过冬  
被焚烧的化成了纸钱，像一把好牌中的方块  
突然变成了黑桃  
还有一些落叶飘洒在街道上

站起来就变成了人  
竖起了衣领，捂着嘴巴  
(想起一部日本电影中的某个镜头)  
树上的叶子和路上的叶子  
彼此对峙，你扔出一张红桃 Q，我摔给你  
一张黑桃 K，无论皇后还是皇帝  
一棵树上不能吊死两人  
一条路上不能空无一人  
一片落叶在寻找另一片落叶  
另一片落叶在寻找一群落叶  
一群落叶被路人踩在脚下  
一个不落叶的季节必定凶多吉少  
一棵落完了树叶的树轰然倒下  
被制成棺材，装满了黑桃、红桃、方块、梅花  
那些扬起的落叶就是一把好牌  
当野火在大街上传递，像烽火台的距离  
爱与死亡烧成了滚滚浓烟  
而怀胎十月的母亲怀抱落日，掩面一笑  
大地一片寂静，我们听到了低低的哭泣声

2010

余旸

1977 年生于河南信阳，1995 年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201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西南大学。

2060 年的野草颂

它们顺雨而长，从头盖骨里挺起身；  
它们废了常年干涸的河道，让儿时猎捕的鱼群  
栖息在它发达的根毛里（不怕，我们暂时有电瓶打鱼）。  
它们抢占了被荒废的农田。  
它们还在长，铺延漫漶。  
一阵阵热雨召唤它东征。它侵入了  
带锁的台阶。它疯长着，包纳了更多的家禽  
把狗进化为狼，让猪长出獠牙，尖尖的。  
可是还不够，它们还在长。  
它们聚集着，召唤出曾被人制服的天灾，来威唬人；  
把村庄覆盖为原始草林。  
农人们黑手拿起了鼠标，掉头向南时，  
疯草就在背阴处唱歌奔跑。  
去小学校的款款小路，象猎人埋伏下的陷阱。  
野草都长到他们膝盖了，小学生还在埋头画漫画。  
而床铺上运动的两个人，一停止，  
疯草就将从他们眼睛里长出。

2007

## 我写作

我写作呢！哥儿们含混地躲闪  
自个境况简略地过分  
流转的，半熟人的痛苦、荒唐  
更适合兴奋地碰杯  
但我的心哎哎叫。我也是啊。

大功率空调调和的水帘洞  
酒沫传递愉悦  
(你和我，比赛尿高，烫死了教室门前的小杨树)  
门外热浪翻滚；街道收回人群  
孩子们麻将桌边模仿大人，自娱自乐  
  
啤酒入喉，伴随呕吐，  
冒出来的，是小学同学的名字——

(不愉快的粘痰般的心悸！  
他跳上桌子，踢一位漂亮女生的  
尖下巴！我初中单恋的女生，  
可能…暗恋的是他)

红漆醒目地  
凸在小桥边的碑刻上  
难道我们还排在  
光荣榜上残酷地竞赛，

二十年后还在追击，赛跑？！

多虚幻！又多么真实  
石头的粗糙重于文字的花巧！  
牵牛老汉耽于石碑上的凝重目光  
让我精心虚构的世界汹涌着浓雾

从你们的眼里，我阅读出了原谅：  
写作，不过是孩子气的固执……  
你们的目光倾注在聚精会神的孩子身上  
得意数落着抚儿育女的恐慌

我接受你们暗示的谴责，伙计！  
但我渴慕的，不仅是功名  
(也许由虚伪的眼泪与浊血来构筑)  
我讨厌的混蛋改善了邻里生活，活生生地  
改造社会的黄金梦，他附带地干了一点点——

我推开窗，黑黝黝的楼架扑过来  
我们的诺言更新鲜地扑过来  
我们的事业难道只是圈于我们的家庭放牧怨言吗？  
我们的写作难道仅仅隶属于行业自我攀比吗？

我企图更换我的声音  
你们呢，就是掏出武器  
辛苦地制造盲目的下一代？  
看啊，黑咕隆咚的楼架里，摇曳着一点幽火，  
——那掘土机挖醒的磷光。

2009 阴历六月六，风俗而言是为年半。

阿翔

生于 1970。1986 年写作至今。现暂居深圳。

无须否认

阳光和烈酒，在春日的下午盛开  
肉体疲倦得一无所获  
鸟飞不出镜子。

“十年一觉，醉生梦死”，那些细微的声音  
仿佛沉在追溯往事，慢慢破碎。

那一刻，风的感觉穿越我手中  
有些站不稳，它卷起树叶，歪着朝上延伸  
一会朝东，一会朝西，安静下来  
将这一切漠视。

有时走在街道上，想一些陌生的面孔  
或者什么也不想  
有时从胡同内钻出什么来，也许是猫，也许是狗  
或者是穿上新衣裳的孩童，可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而去年的树上，仍留下一道斧痕

仿佛一切刚刚开始。

2006

暗示

她像一棵树那样奔跑，雨追着树叶  
七点一片拥挤  
八点钟的月亮  
九点开始夜生活。现在都心有余悸，她吐了吐舌头

我只能避而不谈，在光中行走，琢磨着是不是该刮胡子了  
如果停下来，你也会听见  
那看不见的光  
更加久远。

但是，她会坐在月亮上面  
她会伸出手指  
梳理风中的头发，她唱：  
“把早晨还给木头，把爱情还给孩子”

可以等待鸟鸣和星子，门，时间和细碎。在醉中厌倦了  
没有什么能够被取代，就假装生病  
又不肯接受治疗。

2006

## 怀旧

说出来就后悔了，事先没有征兆，前面隔着街道口  
她的嘴唇流着光  
我有时略显冲动，仿佛要接触。  
那些昨天的，漆黑的，消逝的，隐隐约约的  
这容易让我想起天气  
而天气比我想象的更为明亮  
就像我现在蹲在这里  
看公交车走走停停，看很多人上上下下  
看早晨十点的太阳  
她出来时无声无息，不期然转过头  
树掉尽了它们的叶子  
腐败的气味  
一直在周围久久不散。在生活以外  
记不起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我就后悔了，我承认  
我曾经隐瞒了我的身份。

2007

## 治疗

早晨第一个醒来的人是寂静的人  
寂静得揪自己的头发

头发冒起了烟。

她待在狭小的病房里，日复一日的输液  
别的病人已经拥挤不堪，外面是水面宽阔  
她一直面靠着墙。  
很多时候  
她有一种奇异的直觉，隔着挡雨玻璃，对我说：她未成年  
最容易看到人形焰火  
像无脸的男子。

2008

## 江离

本名吕群峰，1978年生，浙江嘉兴人，浙江大学哲学系7年。  
2002年与友人创办民间诗刊《野外》，2003-2010年间主持每月一次的“野外诗歌沙龙”，2011年参与新诗歌文本《诗建设》的创刊和编选。曾于2010年获刘丽安诗歌奖。

## 老妇人的钟表

有时我们从深夜回来  
看到她屋里的灯火  
她怎样将钟表调快或者调慢  
像穿越一次次漫长的谈论  
她需要理解，一个听众，使她的生命降落  
或者一扇窗  
来收集孤独的标本。  
在我们的心脏有一个精密的仪器  
一个陀螺旋转  
轴心倾斜、不可接近，时间的  
玻璃器皿，靠近它的星辰、光线  
你说出的每个词语都经过了小小的弯曲。

2002

## 几何学

——给C.T.X

风雪过后，我把房屋搬到山顶  
每天晚上漫步，在这些蓝色和白色的  
星球中间，它们缓慢地移动  
像骆驼在沙漠，像一个树林里  
我们从来没有访问过的古老种类  
衰老的橘红色，一个我们不再熟悉的邻人  
离开了这里，我感到担心，这也是多余的。  
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忠实地记录下  
这些诞生、死亡  
和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似乎存在着一种结构：它们中的每一个  
都在另一个之中，孤单  
必须成为更大的友谊的一部分  
为了永恒，就必须把时间再次分割  
在我的房间内，混乱的桌椅  
恰好构成对清晰的另一种表达。

2002

## 南歌子

长久的漫游之后，我来到南方  
在这里，我将会得到一小片土地

——这已经足够。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种下笔直  
或者曲折有致的树木，还有秋菊  
在忍冬花的黄昏，我会想起  
我快乐的日子像霜一样轻薄  
并且庆幸因为固守它们而使我的生活  
拥有了木质的纹理。  
这就像园艺，为了精致  
或者枝干更加挺拔，你必须修剪  
它们的枝蔓。舍弃是一种艺术  
当我们渐渐了解，多并不意味着  
美，简朴也不是缺乏  
那么在我的生活中，我必须留出  
足够的空间。习惯于在清晨  
打扫小小的庭院，习惯于在夜间安睡  
而收获一粒豆子就是收获一片南山。

2002

没有什么可以留住他们。

是的。我牢记着。  
事实上，父亲什么也没说过  
他躺在那儿，床单盖在脸上。他死了。  
但一直以来他从没有消失  
始终在指挥着我：这里、那里。  
以死者特有的那种声调  
要我从易逝的事物中寻找不朽的本质  
——那唯一不死之物。  
那么我觉醒了吗？仿佛我并非来自子宫  
而是诞生于你的死亡。  
好吧，请听我说，一切到此为止。  
十四年来，我从没摸到本质  
而只有虚无，和虚无的不同形式。  
2005, 2007

## 不朽

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看我的  
父亲。在那个白色的房间，  
他裹在床单里，就这样  
唯一一次，他对我说记住，他说  
记住这些面孔

## 黄茜

生于重庆。毕业于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文学硕士。2010年获刘丽安诗歌奖。

### Three Songs

#### I

手持骷髅的人行走在璀璨的夜。  
海豚般踱步的美人儿，  
穿过冰亮橱窗慵懒的清芬，  
忸怩像透明的蚕，  
装入一节天鹅绒车厢，檀香木香水瓶  
佯嗔的窒闷。

那儿的枝状大吊灯，投下  
幽森的影子，那儿珊瑚礁和天真  
水母，两种哲学的嬉戏，  
使瞳仁变得柔软多疑。  
猩猩红斗篷与壁毯吸收一切  
乐音，阻隔荒野迫近。

静下来，彩窗映现死亡的面容，  
静下来，深厚的绿苔从浴盆伸手  
攥紧你的脚踝。你，从何处而来的你，

夜晚稠密、闪烁的情人，  
不该闯入失忆迷廊，  
贩卖14世纪的谎。

“麝香，薄荷，紫石英，蓝蜻蜓——  
Laura，水晶般的词儿都属你，  
水银般的眼脸都属你，  
只有这剧痛，  
属于我的心。”

手持行人的骷髅走在璀璨的夜，  
无人认出他，因为无人能认出自己。  
他在雪地留下麋鹿的脚印，  
他想自己是只安静，优美的鹿，  
而诗句是冰凉的解剖刀，  
一次屠戮就是一次欢庆。

#### II

沾沾自喜，他有王尔德的披风，  
沙漏的嘴，白头翁的眼睛，  
在雪夜大悲，什么绕过生的曲线  
在骤变中预言了死灭？  
什么让点燃的耗尽，新生的腐朽，  
什么在欢悦的分秒提示结局？  
枯萎的帝王，倾覆的渔船，悬崖上  
散落的尸骨，升向海面的美人鱼唱着  
“那些珍珠曾是他的眼睛。”

叮铃铃——叮铃铃——”  
情人优雅的颈脖，佩戴多少颗未瞑目的  
腓尼基人的灵魂，她蔷薇的双手，  
轻易占出乖舛的命运。  
但她抹掉了纸牌，回应他的热情。  
啊，不眠的夜，永恒的南十字星座下的夜，  
每一滴海水都互致爱辞。  
空啸的地铁站，我在纸屑和穿廊风中阅读你，  
我猜度和篡改，我细数人脸  
是从你身上摘下的鱼鳞，  
浊气中惊讶地闪现，疲惫地暗流。  
你看那阴影是一道门，  
通向色彩的联合，  
通向制图学家手底的征战，  
惟古旧事物散发幽暗与坚定之光。  
用旧帕擦去蔓延镜面的青苔，  
他默诵台词，他演技精湛。  
多年后也许会有友人忧伤地  
想起你。雪夜的女巫。  
你看那阴影是一道门，  
四季带我们走入死亡的行列。

### III

不是多疑，是倦怠，  
阻碍了亲密哲学，  
列车沿曲线生长  
这行程有多快

通向深海的遗忘  
小宫殿似的贝类  
与漫游的水母，  
与我们做伴  
沉入无意识的深渊  
途中，与我们做伴  
这些绚美  
或透明的乘客，缓慢转动  
帽檐与裙边  
它们冰凉的身躯  
扣住时间的发条  
满身图画的鱼群  
在窗口巡游  
我们细数鱼鳞  
藏匿的星系，像一次失忆之后  
获得另一种记忆

此地是何地，  
葡萄牙的海？  
一路溶解更多  
辅音元音——  
语言比我们跌落得更深

2011

## 姜涛

### 宅男

不知何时起，沿了小铁道  
我养成散步的好习惯  
见到黄狗，就用世界语问好  
偶有电车经过  
就隔窗猜想一段恨史：  
哪个白领丽人，被骚扰经年

道边风物，却一贯井然  
小花小草有人照料  
便民公厕，出自本区税金  
无关两党站街、挥汗扯皮  
致使一个无党籍老年混混  
支配了大都会的将来

我住得不够久，将来也不想  
有任何份——不拘格套地  
能留下一点什么呢？  
于是梦想有火起、有偷盗  
有忍无可忍的凶案  
有警察破门闯入，穿了大大的防弹背心

勒令我屈服，喘息  
发出嘶哑的异国口音  
我由是被拘捕、被羞辱  
被蒙了面罩，出现在电视上  
被热闹地起诉，又被静悄悄地撤诉  
送上了飞机，被引渡到专制的国外

在那里，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  
凯歌一般地走路、睡觉  
也有一两个我认识的  
早生了华发，酒后爱唱《驿动的心》

## 野蹟海滩

那些看不见的岛，敲锣打鼓  
不见得住了十万神仙  
宴会上的螃蟹，却举手举脚  
投出反对票，结果拆卸之后  
成了美味中的纯装置性

两个亲密的人，倒可讲民主  
一起睡到了空调下  
大海临窗，像临窗递过的一只绿色脸盆  
他们梦中的脸，脏脏的  
仿佛遭受过鞭打  
他们的身子下，也流出了细沙

公路辗转，从苍翠山巅  
持续送来更多的大国观光客  
他们拍照、尖叫，就差在海滩上  
升起一面五星的旗帜  
潮水适时卷走一架尼康相机

一切旖旎风光报废  
几张痛苦的婚前不雅照  
却被意外地保留了下来

## 少壮派报告

坦白总是好作风，没有教官同睡  
在床上也得直挺挺  
何况你我来自小地方  
父母经营家族商社，倒卖近海鱼鲜

在落花的高等学府  
课业本无常，人生却总有水平线。  
跟了前辈，朝九晚五地飞吧  
那些美妙的神经质的事情  
求之不得，又总使人心思烦乱

终有一天，论文的草稿里  
会扑棱棱跃起一大群野鸭子  
或呼啦啦地站起一大群猛男

他们一批批地出征  
曾腐烂在了亚洲腹地

穿着考究的时候  
就拿自己当了局外人  
纷纷行走在 AV 片中的外景空间

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坏消息，从天外传来  
让在场的人都尴尬：该住嘴了吗？还在维权吗？  
碍于面子一定不能吹口哨吗？  
还是静悄悄走出去，书写隐私的博文？

大街小巷，即将吐出浓浓秋色  
文学讲师终成正果  
全球正义系于两三个人

当年四君子，都是好同志，  
(不一定渔利在先，反体制在后)

入行的新青年，饕餮未成  
已被警方带走，并满意地接受了盘问

没有参与的其他人  
“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哟！”  
这是权力更是责任

今后，气候料定逆转  
严冬也可能是苦夏  
希望锻炼心肺的伸缩力  
幸存到活剧的落幕

## 王敖

### 绝句

半月峡湾的落日，与奔跑着把人群  
赶向黑夜的裸警，是不是睡眠抄袭死亡的一次曝光

还是多枝的天空下，持灯的鸢尾花背着螳螂，调笑这拿镰刀的

### 子夜歌

谁在生命的中途，赐予我们渐生，让失望而落的  
神话大全与绝句的花序，重回枝头

中年的摇篮，荡漾着睡前双蛇的玩具，致酒水含毒  
遥呼空中无名的，无伤的夜，是空柯自折一曲，让翡翠煎黄了金翅

## 去武道馆的路上（偶遇乡村演奏会）

有两个农人，今生不幸梦游到此  
一个像保罗西蒙，另一个是尼尔扬，我们之间

向晚而灰蓝的三棱镜，纵然破碎  
他们也不是老虎，我也并非犀牛，互相投身

链起彼此的存在，他们忧愁在西边的田畴  
他们将伴随我的斜月，升降于树上的歧途

金色光圈里的来路，似已烧尽；星际的暴风，飞鸟投林如鲁莽少年  
跌倒一般前进，我看到雨滴未坠，听见远海——带硬刺的

小磷虾收养着眼泪，吞噬他们的巨鲸其实也在逃生，涌向空手站立的我们  
在闪电的碎蛋壳，莲花，与这深渊的雏形之间

在飞草盘旋的曼陀铃里，仍有五种办法，回到未经演奏的音乐  
正如未尽的爱，可以退回无序的微尘，让我拿着画框，也有凌空渡河的瞬间

王道士对故居闪电的三层回忆

柏桦

当我，和颜色浅一些的你，如落雨回返  
敲破树栖的雷火，追逐交尾的彗星，看到假故事的第三章  
海洋平铺的阶梯上，天使泛滥如小灯，而索多马——还有最后胜利的两万天

当月轮远旆，流弹之灵的纵队在挂甲屯，攀升自我射落的新社会  
百年之后的我，正当好年华，如人之椅，将画中愤怒的阿基里斯荡漾出局

直至昏厥，与肃立在复活节岛上的，背后捅刀侠，携手缔造潮汐般的盟约  
烧瓶里的古拉格，希腊人眼中原子无序的舞蹈，从鹿鸣之谷到葱岭的骷髅

跨过象郡的浮云，旧宗教象是诅咒的练习簿，新福音涌入被自己转的车轮，我和你就像  
叹息是生命的诗集，灵魂的最精当用衝撞叩门锁链的沙砾，那是直入地洞漫长生

一点墨之选辑

44、小帽

那是一顶极小的帽子，  
连婴儿头也戴不进去；  
可他就这么置于头顶；

戴不住会掉落吗？

真险！  
那小帽两边垂下的细线  
正被他两手轻抓在胸前。

46、重庆气味

2011年9月19日（星期一）下午  
14点45分，我在成都九里堤  
家中的沙发上闻到了重庆市  
劳动人民文化宫1960年代  
晚春下午的气味——

那是人与兽与阴凉与黄葛树

混杂而出的气味

注意！

附近的春森路

它既潮湿又痛苦。

那双鞋呢？

快！

### 68、1987之夏

我还记得那年夏天，1987，我们一生唯一的旅行；

晨风退去，命运上路（从工人日报）——

在黑水县，深夜的朗读开始了……

你说这个夏天，你需要找到一个人。找到他！

### 108、喝酒的事

全世界的农民喝酒都喝得很快，不仅仅是俄罗斯农民。

类推：全世界的诗人喝酒也喝得很快。因为 Stevens 说过：“在每个诗人身上都有一点农民气。”但某诗人喝得极慢，从清晨到深夜，他仅喝了不到半瓶酒。

在唐代，杜甫、白居易等人从破晓就开始喝酒。

（“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

在今天，黑龙江望奎，中国农民继承了这一传统。

在罗马尼亚，也是农民，清早起床便仰头狂饮几大杯。

### 117、吾国之园

吾国之园（日本称庭）初有桃，

为蔬果产地（身苦经济），

非关养性之所（心劳风月）。

蜗牛脱壳、老蛇褪皮；

那园，变脸为宴乐之地：

“午醉醒来无一事”（苏轼）

又“半窗掩，日长困生翠睫”

（吴文英）……

（古人好酒嗜睡从此园开始）

### 124、在随园

在随园，耕有田地，菜蔬鱼米，自给自济。

在随园，读有藏书，三十万卷；另辟一室曰“诗世界”，往来几千骚人；学生济济，袁枚有教无类（男女情人平等），春华秋实。

在随园，二十四景，各有美典，南台银杏枝干披拂，若绿瓦之参差，“因树为屋”；

南山有古柏六株，掩映成盖，呼为柏亭。

在随园，文酒诗会，终无虚日，逸乐似水。

在随园，门户敞开，人人可入，四时之景

供你游观；噫，每年闲人进出达十余万也。

### 130、在木渎

没有无限烟水，更无平冈云起；  
仅仅是那缸里的金鱼，  
让我慢了下来，  
让我想到春天  
——在木渎  
一间狭长的庭院  
天井里的古树  
花之艳雪  
疏雨、凉竹……

### 131、养鱼经

小鱼出，喂蛋黄（鸡与鸭）  
十日后，再喂清水漾过之  
小红虫（取自污水沟内）；  
鱼近土，色不红，必缸蓄；  
鱼翻白，水泛沫，换新水；  
治鱼汎，芭蕉叶根捣烂，  
投水中；鱼生虱（瘦并长  
白点），投枫树皮白杨皮；  
或将新砖在粪桶内浸一夜，  
取出晾干投缸中；水沤麻，

食鸽粪，鱼必死，速以人  
粪拯救；食杨花，鱼生病，  
也以人粪拯救。切记牢。

### 249、月令之东京梦华录

一月：瓜子解闷，和尚打鬼，莽汉入夜化为妓。  
二月：冰盏鹤唳，晨车卖面，水沟开始发臭。  
三月：黄瓜贵于山珍；鸡糕、蒲根，肥肥。  
四月：人民禁止杀猪，佛豆爆发，丁香露白。  
五月：卖蒜者加税，当官者抓蟾，妓又携伴还愿。  
六月：仪仗队为象洗澡，蝎子怀孕，虱子出丑。  
七月：蟋蟀居闹市，象开始性交，冷啖杯登场。  
八月：有人祭兔，有人吃烫酒、鹅肠、火锅。  
九月：苍蝇痴、赈丐急；妇女闭户，听夜风嘶吼。  
十月：冻豆腐呢？鱼头呢？烹龙煮凤呢？杀狗。  
十一月：太平闲钱里，玉箫堪弄处，灯火上樊楼。  
十二月：婴儿诞生，发细如丝，皮球滚、天在吃。

## 臧棣

### 白山红叶丛书

红与白，在这里出现了  
新的联系。红歌与白耳朵。  
红刀子与白皮肤。红唇放肆枫露，  
白记忆斟酌雪白印象。你没弄错吧。  
你的名字叫臧棣，山的名字叫白山。  
你还有其他的名字。你知道  
一个名字能将一个现实折叠起来，  
放进它的音色之中，直到在沉默中爆发。  
而这座山从不知道它自己叫白山，  
但是很明显，它不会喜欢其他的名字。  
宏伟的静物，再次纠正了  
大自然中唯一的对象。没和自然谈过恋爱的人  
不会真正懂得失恋的含义，  
也不会真正理解耻辱的含义。他的绝望  
不会自然地愈合成完美的伤口。  
他冒充过你，但是没有用。  
他瞒不过爱爬山的人。他瞒不过  
纯粹的现实。这里。白色的现实，  
有益或无益，全看红叶红得是否心领神会。  
一旦孤立出来，红，比自我更容易灵魂出窍。  
红，没有对手。虽然它曾面对过很多词与物。

司汤达描绘过爱的边界，  
那里，长着高大的橡树，红枫却少见。  
小松鼠灵巧地钻过篱笆，像在示范如何越界。  
假如它成功了，你真的会属鼠吗？  
爱的边界也是语言的边界，  
漫山的红叶，像是一次大规模的蜕皮。  
但是冬天的雪会带来另一张皮。  
红与白，交错在真真假假中，  
当我们比一个名字还饥饿，  
我们使用着的语言就不止是一张皮。

2011.11.

注：白山，位于日本石川县。与富士山，立山并称为日本三大灵山。

## 反话丛书

反话繁华着呢。朝反方向开，  
不一定就是反花。花非花，就更不是了。  
早年，她看起来比一朵花还像花。  
十年后，她逼真于一朵反花。  
走到哪里，就异味到哪里。  
反正到处都有反话为反花垫底。  
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划下的那道界线  
对她来说，是多余的。  
她积蓄的东西就像燕子，  
还没扔出去，就已会飞了。

一个回旋接着一个回旋，  
缭乱于有点暧昧；其中有一个回旋  
将世界挽留成回旋的余地。  
阵雨下过后，风景的意思更鲜明了。  
足够大中有足够的检点，  
她警惕人生的局限，像警惕思想；  
她警惕金钱，像警惕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她警惕她的自我，像警惕你不在场。  
她警惕没听懂，像警惕不反动。  
反话就像脱皮，模拟着新生的作用。  
还是燕子可靠，几个回旋，  
就能在熟悉中带来某种陌生的东西。  
燕子繁华着呢。如果错了，那就再来一遍。

2010.7.

### 能登半岛丛书

我认得这样的夏天——  
漫长的冬天像是它的牢笼。  
压力不小啊，但是栏杆和栏杆之间的距离  
已被碧蓝的海浪扩大。自由的原始定义  
是景色。并非越大越好。甚至不自由  
也并非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自然  
是否还能带来机会的问题。没想到吧。  
飞翔的海鸥，一会儿像白手套，

被人从看不见的蓝色洞穴里扔出；  
一会儿像浅色的手绢，被人从隐形的窗户边挥舞。  
这两个小动作一再重复，因此，  
你，是你遇到的多少年前的一位古人呢？  
一千年前，够不够？或者，两千年前，  
大海为大湖搬家。刚刚发明仙境  
帮聪明人躲避人性的阴暗。没有人  
是他自己的傻瓜。沙子埋过的任何东西  
不会超过一百年。但没有为自己准备过沙子的人，  
也不见得就精通欲火。因为不是本地人，  
也许我可以说，这里的沙滩上  
遍布着世界上最好的沙子。  
意思就是，你把手伸进沙子，  
你能感到沙子下面还有另外的手  
早已等在那里。来，握一下。  
即使带着硬硬的壳，也很友好。  
来，傲慢一会儿，反正在沙子下，  
只有心花是无根的。来，走神一小时，  
蠕动未必就不是激动。但是，  
大海的涌动似乎更喜欢推荐着  
另外的例子。一番海鲜之后，  
永恒还是老样子。但是，它老得新颖。  
因为，凡是依赖瞬间的事情，  
都躲不过瞬间只是，两片美丽的树叶之间的  
错误的比较。凋落的树叶，  
不会是全部。涌起的海浪，  
也不会是全部。它们只是无损于  
你我的完整。你情趣于海浪，

我就会颤栗于树叶。因为，就像眼前的  
这些执着的起伏，诗的孤独  
能有节奏地带来唯一的拯救。

2011.8.金泽

### 红心丛书

早年，它被祖国放大，  
比你戴过的，或者见过的最大的帽子还大。  
带着比新铸的硬币还要新鲜的硬，  
它投身于影子的激情。

凡锤子慰问过的地方，它都会凑上去  
奉献一次依偎。凡铁链被砸烂之处，  
它都会跑过去，要求一张留影。  
每一次起伏，基本上都是小中见大。

向日葵有多黄，它就有多红。  
一颗之后，还会有另一颗，直到无情的逻辑  
也感到了某种原始的恐惧。  
它的天真最终变成了移动的靶子。

它的跳动就像在石头里有人在脱鞋，  
光了脚之后，它跳的单人舞比政治漂亮多了。  
从桥头一直旋转到夜晚的广场，

那里，月亮丢下的避孕套，足以勒死一头疯牛。

已知的各种轮回不是它的对手，  
除非它自己开始滚动。它从太阳那里  
温习到的经验令太阳感到羞愧。  
它滚动时，辩证法变得比雨中的足球还圆。

如今，它假装自己已被历史缩小，  
尺寸接近虚无。你哀叹你再也不能  
在你我身上找到它。因此，反而有一种怜悯  
因它付出的代价而将我们推进了最大的真实。

——赠高星

2011. 9.

### 麒麟草丛书

一开始，又像以前那样，它们的名字  
将我困在名字的迷宫中。你知道  
它们叫什么草吗？十个人中有四十个人不知道。  
但是，好玩在翻倍。寻找答案时，  
我像是在克服一个心灵的风暴。

它们到底叫什么？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不知道。  
九十九个人，像是还没走出求爱的夜晚。  
每个这样的夜晚都是一根钉子，更深深地进入

或是又拔出了一点点。而那唯一告诉我  
这些草叫什么名字的人，后来被证实

他的说法是错的。但是，你知道  
我们最终会原谅语言的错误，  
就好像语言曾原谅我们发明了它。  
最正确的叫法往往靠不住，但是  
你叫它们麒麟草时，却很形象——

这意味着，每个生动的名字后面  
都有一个经得起历史磨损的故事。  
比如，我比我古老。而你比我更古老。  
而这些草比你我还古老。它们的名字得益于  
麒麟身上的粗毛。但是，德国人或罗马人见过麒麟吗？

麒麟不希腊，怎么办？  
眼见为实不启发死结，怎么办？  
这个秋天的这个注脚，美丽的现场  
再三委婉于安静。沉睡了一个夏天之后，  
形象的毛不见了。清新的变形，

它们伸出的黄色手指，扎着堆，  
在山坡上，在河谷里格外醒目。  
它们的手指一直向天空伸去，  
随着阵风摇摆，它们的抚摸比温柔还低调，  
它们摸着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的那只动物。

2011.11.

## 倪湛舸

### 琥珀

没有人还在寻找你，除了我  
这些年就这么轻易地过去，我苦苦收集  
积雪深处的蓝莓、枕头和扇贝  
断齿木梳、怀抱星状漩涡的落地镜  
还有窗台上蜷缩成黑点的蜜蜂  
傍晚的阳光多么醇厚，就在它饿死的那天

“那些曾经被伤害的---”  
你躲在枕头下，对着贝壳说话  
“---注定得不到安慰，它们只会变得更美”

你是我采摘蓝莓的雪地，你摩挲  
我冻得发紫的脚踝，你在镜子前盘旋  
就像是蟒蛇为自己催眠，终于崩溃成溪水  
我的心上挂着一把锁，它也碎成了泡沫  
放心吧，没有人能偷走我们的珍宝  
没有人还在等待我，除了你

## 水晶宫

在住处和干活的地方之间  
轨道上来回行驶着地铁  
车厢里没人说话  
地板或座椅上偶尔会残留着打翻的饮料  
我经常瞌睡，把头埋在大衣领子里  
每次都梦见金枪鱼、水母和珊瑚  
就像是陷入了某种诅咒

直到某天，看到电视节目里说

列车到了一定年限就会报废  
被拖上货轮、运往近海、沉向水底的垃圾场  
我再也不敢坐车时打瞌睡  
怕被鱼啃掉嘴唇  
它们漫天飞翔，搅动起漩涡  
连接这个世界和它早已被注定的未来

我庆幸我们已不必再见面  
小火焰早就熄灭在头顶  
灌满水的铁盒子里飘荡出触须  
我没法用腮说话  
你的鳍也不能用来拥抱  
她不光瞎了眼睛，还讨厌听见汽笛轰鸣  
她是万众景仰的海公主，名叫白星

## 相邻

撬开铆钉，拆卸木板——翻新中的  
老房子总得忍耐必要的伤害，  
还得算上被打穿的墙和堆在路边的碎砖块。  
工人下班时用蓝灰色的塑料布包裹  
这未成品。新主人到来之前，  
它每晚都披着这身尴尬的衣裳，  
被人观望，没有脚可以拔起。

我趴在窗前清点罩布里被围困的  
马群，它们的嘶鸣有时还夹杂着雨点  
听起来就像是来自遥远的屠杀现场。  
坏天气不该持续得太漫长，而即将在窗那边  
的新房竣工前结束的我的租期  
看起来也不可能像手里的橙子般鲜亮。

橙汁常被用来比拟阳光，我向往果皮深处  
鲜美多汁的肉，皮肤下日积月累的脂肪。  
它们被点燃的时候，在属于别人的新家  
和我准备脱卸的寄居蟹壳之间，  
魔法终将抹掉院落里的栅栏和垃圾，  
用涌动的花火焰和新生猫仔。正如这些绒球  
梦不见寒冬，邻人又何必要照面。

青埂

再也回不去的、那个没有方位可言的所在  
其实并不比玻璃罩里的空间宽广  
我不介意被囚禁，供人观瞻  
也观瞻人类：他们只能看见一块石头  
我的价值在于铭牌上的解说，他们对知识  
爱得如此诚挚，却不愿知道  
混沌所诞生的，无非是关于秩序的幻想  
溺亡者的全部世界，只是手里救不了命的鹅毛

可我并不会因此发笑，我的耐心不可磨灭  
在恢复黧黑和冷硬之前，我也曾剧烈地燃烧  
继而雕琢山峦，留下终将被雨水浇注成湖泊的坑洼  
或是进入典籍，为神祈所驭使，惩戒驭使他们的凡人  
我见证时间之上的恒常  
当用以收藏遗忘的博物馆化为尘埃  
当再无遗忘可言的这个星球分崩离析  
那些残存的、无始无终且漫无方向地漂浮的碎片  
是我在轮回中邂逅的、前世或来生的自己

我却梦见还有个我，在夏夜的酣梦里沉迷  
当流星滑过天际，当水面泛起涟漪  
当凉风吹拂我汗涔涔的额头，惊起蜻蜓，牵走你的手  
我只瞥见了你匆匆消逝、几乎不成形迹的背影  
如果，在我的沉默中，它姑且可以被比拟为背影

2011

张耳

虎女

离开这里，在跳动中  
摆下一张桌子。披虎皮  
打手机，诗意落空  
为年幼的后代找靠山  
丛林伴侣  
终身，或短程都行。

我们只剩下留言机：  
空白或者沉默，是春天  
拖泥带水的色情——  
把残酷误认为浪漫  
显然致命。设想的嫩刺能不能  
就着毛毛雨磨成利爪？  
隔墙咏经

八戒，十戒，唱法号  
不听也听得见。他们走了  
还有你，过路客除了离开  
或者包进人肉包子  
难有另外的可能。

讨论游戏机，再把头发剪得

像男孩，天足，或一对小脚  
紧走，笑一笑  
笑一笑让人新鲜。  
浅浅画眉，之后  
扑下火车。（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你说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  
“妈妈你不聪明！”  
希望你比我聪明，在这张  
什么都可以写的白纸上  
什么都不写。空白铺开  
如沉默裸出犬齿  
你让我无法回避。

显然，你已经。  
还是红衬衫，还是不系扣  
站在参加晚会的行列中  
不讲话。我们总是不讲话  
只有眼神和其他器官  
交换位置。像这杯凉水  
灌醉我，假装在今夜  
相爱，露出本相，写下种种  
明晨让我难为情的缠绵。  
男人，女人  
只要你不挑剔  
总有一条姣好的尾巴。

城铁  
哪儿来的这么多人？年轻人？都是  
独生子女？攀缘而上的各式建筑  
幢幢叠幢幢，重重复重重  
把北郊沿线的这个早晨隐秘地涂成紫色—  
购买门槛，有轨交通，大容量公交  
火山喷发式地人上人下，取消以前以后的  
空隙，只有现在，只想现在，只为  
现在，上班族沉默着，看窗外，看地板  
也有人看报，看课本，玩游戏，随身听  
消磨青春的铁杆，为了在将来连理的窗帘上  
刺绣更新的楼群。“前方到站  
商场，燕莎”，点睛之后  
这些披鳞的宇厦就会飞起来  
在李素妍之后，也在嫦娥之后  
依然让我很羡慕。“前方到站  
公主坟，白云观”，神的后裔是我们  
鬼的后裔呢？耗尽自己的灰烬  
不在下车的行列中。除了站台上  
那个姑娘的白连衣裙，看不见云  
也没看见公主—  
神肯定不在了。“前方到站  
党校，五七干校”，积雪的台阶  
“前方到站人民公社”，那些人  
“前方到站碰头会”，难以落脚  
“前方到站东方红”，当初的

“前方到站东交民巷”，黄昏闪耀  
“前方到站八国联军”，不止一层胭脂  
“前方到站颐和园”，只有  
“前方到站永乐大典”，涂抹  
“前方到站智化寺”，精华的精华  
“前方到站五色土”，足足最早  
“前方到站圜丘坛”，让着云彩  
“前方到站玉兰酒”，不知道一个时间  
“前方到站灯市”，词语枯萎  
“前方到站邸报”，叫一声  
“前方到站紫禁城”，我们不再说什么  
“前方到站宋礼、泰宁侯、蔡信、杨青、蒯祥”  
“前方到站大都萧墙”，开锁  
“前方到站金中都”，甚至铁器  
“前方到站南京”，重复的柱子  
“前方到站蓟门”，依旧隔着山林  
“前方到站幽州台”，独怆然而涕下  
“前方到站居庸关”，是山  
“前方到站蓟城，琉璃河”，黑暗中的镐，陶井  
“前方到站夏家店”，根芽  
“前方到站大东宫，燕丹”，温暖互相推委  
“前方到站东胡林，北埝头”，鸟儿还在树上  
“前方到站周口店”，撞击的火  
“前方到站北京湾”  
  
一小撮男女徒步，自带火种

## 四季风

春——  
沙尘暴迫使我们不得不  
对抗扑面的将来。可蒙上头巾  
就更看不见树了。

夏——  
台风，飓风，龙卷风。苦海上  
荡漾着婚纱，家用品，玩具，宠物尸体  
和另外更多苦心的经营。

秋——  
悲观的诗词太多了，幢幢  
凄凉的例句。一一推倒  
我和了。

冬——  
不是东风是西北风。雪  
自然是最好不过，来年的收成  
倒不一定追着我们心思。

沈睿

## 公共汽车

那天闷热，我挤在公共汽车中，  
汗味，人体的气味和汽油味混合  
令人恶心。人太多。公共汽车总是这样，  
坐在座位上的人都在打盹，一个粗黑皮肤的男人  
闭着呀，流着口水；一个妇女  
描抹得眉目狰狞。我惊讶于她竟敢上街  
威胁大众，我几乎要从车窗中逃出。但此刻，  
我看一个孩子，五岁左右的男孩，他站在  
车的前头，靠在一根栏杆上，低着头，  
他的嘴，小小的嘴，嘴角紧闭着，  
一双不大的眼睛抬起头来张望，又低垂，  
盛着那么多悲伤！我注视着这个孩子，  
他脸色苍白，薄薄的鼻翼抽动着，细密的汗珠  
挂在他的额头，他又抬起头，他环顾周围的大人们，  
大人们毫无表情。他像在祈求，像在哭泣；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四周，他显然生着病。  
(还是我的想象？)但世界一片冷酷，没有人为他  
让一个座位，没有人注意他颤抖的小腿，  
他面对着比他更强大的一类，这些人强大得  
足以忽视他，足以忽视他们的未来。  
空气是难以忍受的恶劣，这个孩子，他只是揪住

栏杆，小手像钩子一样吊住，时时缓慢地抬起眼  
看看四周，一言不发，从脸上流出那么巨大的绝望，  
我的心缩紧了，不忍再看他，我不知他成年后  
会不会忆起这一刻，童年的世界并不如我们回忆是  
那么欢乐。我们在童年是就已经  
懂得太多。一辆公共汽车  
爬行在交通拥挤的街上，一个孩子在哭泣。  
一万个孩子在哭泣。所有的孩子都在哭泣  
但没有人听见。

## 爱的艺术

那些在爱中未受到过伤害的人不知道  
爱，实在是一件稀罕之物，犹如晶泪贝  
她的珍珠，一颗又大又圆的泪，  
蕴藏在海底。珍贵的事物是如此难得可贵  
我想起会雕花手艺的细木工人，他们  
深谙爱的艺术。一件家俱在他们的手下  
是一件艺术品。栩栩如生，价值无数。  
而大部分的木工们，他们制造家俱，  
那些家俱只是一件用品。人们也是如此，  
我看到人们在浪费和挥霍他们的激情，  
爱这个词用得太滥，一个词重复得太多，  
就失去了意义，变成一件用品。  
情况往往是这样：当你明白青春的可贵，青春

已在街角消失。当你懂得了爱，她已失落，无可挽回地从悬崖上失足。你空守着一片瓦砾，悲悼这那幢美丽的房屋。要建造一幢新的房屋是多么的不易！

此刻，我坐在空空荡荡的  
观望风景的长廊上，倾听呜咽的风

**梅儒佩 Rupprecht Mayer**

黄霄翎 译

三级跳远界琐事

**M**的朋友是三级跳远运动员，他说自己要通过这种竞技运动“了解自己的极限”。**M**已经了解了自己的极限，不用跟着跳。不过，年复一年，他对这种运动的了解还是越来越多，尤其了解三次起跳和前两次落地等动作带来的艰辛、痛苦、危险和恐惧。唯一的赏心乐事似乎只有成功一跃的最后阶段：运动员抱着对优异成绩的满心期待滑过空中，准备好落在松软的沙土中。**M**的朋友由于脚伤和膝伤几乎从来没法陪**M**散步，有一回**M**独自漫步松林时发现，可以在一个河岸斜坡上模拟三级跳远的这一快乐阶段：他先助跑几步，跃过堤岸，在空中轻滑五米多后落在铺满沙子的斜坡上。**M**建议时为中弗兰肯区冠军的朋友用这种方法获得满足，朋友认为**M**讽刺他，差点跟**M**绝交。

我的路

虽然我走得比你们矮一米，但我就在你们身边，跟你们平等。我的肚子当先，破开草坪，蒲公英舞成浪花。多愿

让你们知道我何等自如地破土前进！我的土地。不紧不稀，柔软温暖。有时我感到趾缝夹进一条草根。我轻盈地越过你们看都看不到的条条管道。我探我的路，也观察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仍爱看天，仍爱太阳，也不怕盘旋的飞鸟。我已警告虫鼠之流提防。

### 橡胶树林中

三年了，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想对他好。他会在池边站到这人背后，紧抱住他，在落水的瞬间一翻身背部朝下，自己先触水，不让抱着的人撞疼了。在水下他会用力一蹬，离开池底，托住也许不会水的这人，让他的头部很快浮出水面，救他一命。事后他会微笑着站在这人面前，慢慢伸出胳膊，双手按在他的肩头，低声夸奖他的耳形。或许他还会跨前一步，把左臂横放在这人双肩和锁骨构成的线条上，把他一绺搭在前额上的发丝轻吹上去，他会事先用唾液漱口。最后他会握着这人的手腕，在夜里把他带进一片橡胶树林。又重又滑的橡胶树叶会轻触他们的脸和胸，很安全，不像夜游云杉

林那样容易让枯枝的尖梢戳到。

### 父亲归来

我的亡父忽然踏进房间，一身新装。他看起来比生前高，很年轻，但我来不及细看他，因为他烦躁地来回走动，似乎有许多事情要做，他的西装是用薄料子定做的，有点像尼式装，只是没有领子。屋里的男人们惊讶地打量他。虽然他们肯定不认得他，但他们好像因为我父亲比我年轻而在怪我。我陪父亲走到山坡上，告诉他，我们得拆掉一幢楼，因为它挡住了视线。我父亲似乎正在全心全意地适应新情况。他并不看我，而向我身后看去。我走向森林，他跟上来。我思忖着该走哪条路。我不愿走过母亲的坟墓，可我忘了坟在哪儿。

### 蝴蝶

我爱蝴蝶，不过不喜欢它们成群结队地向我飞来，挤成

一堆，仿佛穿过锅炉管道。不喜欢它们飞向我的额头，簌簌作响，仿佛一千卢布钞票过验钞机。不喜欢它们染黑我的睫毛和嘴唇，搞得我像个寡妇。蝴蝶飞过之后，我蒙上脸，夜里去河里洗澡。一只死蝴蝶从我嘴角跌落，随波而去。是我的错吗？

## 事后

这一定是天堂了，至少四处鲜花盛开，而且在缓缓的草坡上，他看到一个坐着的少女的背影。大概是答应给的处女中的一个吧。可她身边怎么会有一只黄书包，就像公交车里的那个女中学生的书包？他摸摸她的右肩，她转过头来看他。她的眼眶烧焦了，脸上没有皮。

## 中斯专辑（作品精选） Chinese-Slovenian Program Highlights

### 本土中的世界

#### ——中国、斯洛文尼亚“方言诗写作”交流项目

离开“本地”的深度，满天飞的“国际”一词有什么意义？重建书写和方言的联系，难道仅有语言价值？斯洛文尼亚两百万人口，四、五种方言中，至少两种能被独特的语言书写。中国人口十三亿，方言千百种，书写却只有太“普通”的普通话。只要写，你就在切断自己和“根”的联系。中、斯方言诗写作项目，像一场老鼠和大象的对话。以老鼠卫师，“大象”在艰辛建立思想上的自觉。2010年在斯洛文尼亚、2011年在北京，斯洛文尼亚和中国各四位诗人，开始时彼此完全陌生，诗人互译中逐步接近，通过对方言诗的“发明式”写作（哪个诗人不是仓颉？），把跨文化的诗歌项目，变成了一件观念和实验艺术。六月八日在北京798尤伦斯画廊，你将有机会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亲自见证——一个小小的奇迹：逆秦始皇意旨而动，两千余年以后，中文又有了方言诗。

杨炼 Yang Lian  
2011.5.9.

Slovenian-Chinese Program

第一部分：卢比雅娜，时间，活动日程（2010年5月）

第二部分：北京——成都（2011年6月）

Part I: Ljubljana, May 2010

Part II: Beijing-Chengdu, June 2011



杨炼译作三首

托马士·沙拉蒙 Tomaž Šalamun

漆

命运滚我。时而像蛋。时而  
用熊掌在山上踩我。我大叫。  
我抗拒。我凝定全部汁液。我不该  
这么做。命运能杀我。我感到了。

如果命运不继续鼓动我们的灵魂，  
我们瞬间冻僵。我日复一日怕  
太阳不再升起。这是我的末日。  
我觉得手中光在滑走，而要是

我兜里零钱太少，而蜜特咖的噪音  
不够甜和友好和实在和真切  
我的灵魂就逃出身体，像某日

要做的。对死亡你必得礼貌。家是  
我们来自之处。万物在一只潮润的  
包子里。活只是一闪。当漆干了。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ng Lian

阿莱士·施泰格 Aleš Steger

核桃

你空空的两手中只有一只核桃，  
你攥它，又藏起它像施展魔法，  
但万物在攥你，你知道你非得  
对付和干掉魔术师，为了活下去。  
核桃里有仁儿，可你别管它，  
你要的是刻在果壳内侧的答案。  
太惨痛，因此你攥紧空拳弄碎它。  
它发育沉默，破裂的标志崎岖偏狭  
答案像狮身人面，而你攀着裂缝进入内部  
吃掉桃仁儿，给自己造个房子。你变成仁儿。  
仁儿变成你。你蹲下，等  
果壳环绕你长出。像种胚胎  
他蹲着，等着，核桃里的光一点点衰减，  
伤口越来越少。你渐渐读出符号了  
符号越来越完整。  
你大声读，但当他读到尽头  
果壳长至圆满而夜垂落在你周围。黑暗抓握，  
你听见呲着尖牙的白兔蹦出圆筒帽  
停在核桃前，直瞪着它。

Tr. Yang Lian

格拉茨·柯茨扬齐齐 Gorazd Kocijančič

你如是沉默

你是起始、终极和唯一的

像每个人

你爱过

后来成熟了

我要挣脱恐惧

如鳍状物使人遨游

还有，我要点智力

去狡猾地活在世上

心如止水

我告诉你

我缓缓沉降

向真心

一切都是新的

一切都是天——空

焚烈

焰灼

烧穿

猛于烧

坠毁

无灰  
无在

我们消失前  
一刹那  
我有预感

此乃诸般死之时  
此乃诸般死之地  
每个同样惨痛  
你和我溢满着

你我发生  
你我永远失望  
我漫漶无边持续淌入你

你如是沉默

Tr. Yang Lian  
选自诗集《三十个楼梯，我们消失》

翟永明译作三首

阿莱士·施泰格 Aleš Steger

巧克力

在你面前 他以一块巧克力的形象死去  
多期望你也能一尝 他死亡的焦虑

恐惧与解脱 毫无节制地 融合在你口唇之内  
他那甘甜的脏腑 那化合物郁结的苦涩曲线

他向你求饶 以期在那妥帖的光线中 呈示你自己  
无关友善 无关仁慈和宽恕

充满沉默天赋的喉管内  
你们互相抚摸 悄声无言

你所掰断和吞下的  
亦将掰断和吞噬你

你的唾液 和那空洞口唇内的幽秘体验  
皆来自他

你的指尖 在抽屉之内 寻摸他的身体

他却从不如此这般对你

为使生活继续 你必须保持饥饿  
而一旦继续 又将无尽攫取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Zhai Yongming

阿莱士·施泰格 Aleš Steger

咬断

你咬断自己气息时  
你吐出我时  
你逃匿到我里面时

肺长出翅膀时  
把时间隐藏在  
彼此嘴里时

当你呻吟时  
当身体 差不多  
在空气中摸索时

当你成为我的气息时  
你咬断我时  
锁我在身体里时

你跟隐匿者逃跑时  
我咬断自己时

嘴里只有空气

Tr. Zhai Yongming

米兰·耶西赫 Milana Jesiha

去动物园

到动物园最快的路在哪里?  
在这里, 您看蜿蜒流过枫树  
和狮子的咆哮, 直到鹰, 直到卷尾猴  
一生之内您到了那里, 先生;

如果运气太顺利  
你可能从来没有得到  
如果你曾被学校限制  
或者你因年轻曾被爱情击败

—从男孩到男人—  
或者虚无的意义不必来的太早  
可是彩票凑巧抽中了你  
巨大的启示使你顿悟

这就是捷径, 先生, 我告诉你  
像细细的绳子穿过枫叶:  
如此有活力的人 也能聆听到生活的韵律  
也许, 您首先把它穿过。

Tr. Zhai Yongming

梁秉钧译作七首

托马士·沙拉蒙 Tomaž Šalamun

熔合 (Zlitje )

給我你的眼睛，停在我的眼前。  
夜晚很奇怪，你令我的肺

沸騰。裡面的液體變黑  
你像三十萬波斯人

衝擊一株枯樹。你  
鋸起我，鎖起我，融化我

再鎖起我。把柄損壞了。  
暴風雨起來了。綠色的鹽酸

傾注於千百螞蟻之上。  
我不能放進去。枝梗起火

燃盡。你嗅到我？我不曾存在？我看到  
你的花園。潮濕的葉子起先冒煙

像馬廄的肥料，再顛動，巨人的獨眼  
監視着。是真的。我嘗魯莽。如今不再。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eung Ping-kwan

托马士·沙拉蒙 Tomaž Šalamun

阿蓉 (Jon)

太陽怎樣下山？  
像雪  
海洋是什麼顏色？  
廣大  
阿蓉你帶鹹味嗎？  
我帶點鹹味  
阿蓉你是一面旗嗎？  
我是一面旗  
螢火蟲此刻休息

石頭是什麼模樣？  
綠色  
小狗怎麼玩耍？  
像花  
阿蓉你可是一尾魚？  
我是一尾魚  
阿蓉你可是一只海膽？  
我是一只海膽  
傾聽着水流

阿蓉是跑過樹林的小鹿  
阿蓉是呼吸的山丘  
阿蓉是所有的房子  
你聽過這樣的彩虹嗎？

露水是什麼模樣？  
你睡着了嗎？

Tr. Leung Ping-kwan

托马士·沙拉蒙 Tomaž Šalamun

漆 (Lak)

命運把我滾轉。有時像一只蛋。有時  
伸出巨爪，把我推下山坡，我呼喊。  
我堅守。我出盡吃奶的力。我不應該  
這樣。命運能扼殺我。我現在感到了。

如果命運不衝擊我們的靈魂，我們立即  
就冷僵了。我日以繼夜擔憂  
太陽不再昇起。這是我最後一天。  
我感到光從手中溜走，如果我

袋裡零錢不的，蜜特卡的聲音  
不夠甜不夠仁慈不夠硬朗不夠  
真實，我的靈魂會離肉體而去，有一天

它終會。對死亡你得仁慈，家是  
我們開始的地方。東西醃在潮濕的餃子裡。  
我們只活一剎那。直至漆乾了。

Tr. Leung Ping-kwan

阿萊士·施泰格 Aleš Šteger

歐洲 (Evropa)

你仍然兜售這故事：土耳其人  
在維也納城門外，假裝把帳篷拆除。  
他們蒙起臉孔，扮作售賣烤肉串  
直至如今他們還在等待機會  
從小亭裡跳出來扭斷你的脖子。

雖然你的部落永遠消失  
在你野蠻意圖的沼澤里  
你自己也分不清楚哥德人、  
斯拉夫人、盎格魯人與法蘭克人的頭骨，  
但你仍然相信只有兒子濺血才能讓你振興。

你仍然以為你會把我們騙倒。  
我閉上疲憊的眼睛，你出現，  
彷彿打著新生孩子的肥胖多毛的女人，  
彷彿在黑暗里這女人旁邊那個  
想著美國偷偷地手淫的男人。

Tr. Leung Ping-kwan

阿莱士·施泰格 Aleš Steger

核桃 (Oreh)

你一無所有手里只有一枚核桃。  
首先你緊壓它，像變魔法藏起它，  
但是後來所有東西擠壓你，你知你必得  
反抗殺死這魔術師，才可以倖存下來。  
核桃里有核仁，可是你不關心它，  
你要找的是刻在堅果殼裡的答案。  
如此憤慨，令你空手緊握壓破核桃。  
它無言了，破碎的符號難以解讀  
答案是個謎，可是你通過裂縫爬進去，  
吃掉核仁，你佔了空間。你變成核仁。  
核仁兒變成你。你蹲着，等着  
堅果殼長出來包圍你。像個胚胎  
他蹲着，等著，核桃裡的光線愈來愈暗，  
傷口越來越少。你開始慢慢地看懂符號  
符號也變得越來越完整了。  
你大聲讀出來，但快讀完的時候  
堅果殼長全了，黑夜降臨籠罩你。困在黑暗中  
你聽見長着利齒的白兔從圓筒帽跳出來  
在核桃前停住，凝神瞪著它。

Tr. Leung Ping-kwan

格拉茨·柯茨扬齐齐 Gorazd Kocijančič

他在 (Bivajoči)

一首诗——  
你依我  
命名。  
从虚无中  
你的名字游出来，  
像一头海豚  
露出海面  
灰蓝  
陌生。  
一切  
好的  
尽是你  
即使你不在  
像虚无  
你极致的名字闪光  
像海豚  
露出海面  
黝蓝

Tr. Leung Ping-kwan

米兰·耶西赫 Milana Jesiha

五段詩 之一 (Pet Pesmi)

由始至終，孩子站在房子前面  
他飛快跑開——直到永遠，男孩。  
他會成長，一時起哄，一時安靜，  
他會旅行，他會愛，會品嘗一丁點幸福，  
  
他會站在這裡，老去，生孩子；  
他會浮誇；在荒年他會挨餓，  
他過着活；凝望著深夜  
已當了爺爺，仍然希望飛往星辰  
  
以自由的翅膀；他站在這裡；  
他沉思成為雪地；站在自己面前；  
他為自己累積時間和胡言，  
老了掉牙齒；一向如此，從未如此，今晚如此  
  
超越所有沉思的距離在這裡；  
與冷粘土僵躺在死亡儀式中  
——入口大廳有芳香與黑暗的鮮花——  
男孩一直站在房子前面。

Tr. Leung Ping-kwan

杨小滨译作五首

托马士·沙拉蒙 Tomaž Šalamun

漆

命运碾过我。有时像一只蛋。有时  
用它的脚掌，把我搁上斜坡。我叫喊。  
我宣示立场。我典当我所有的汁液。我不该  
这么做。命运可以捏死我。我已经感觉到了。

如果命运不吹拂我们的灵魂，我们就会  
立刻冻僵。我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恐惧  
太阳不再升起。恐惧这是我的末日。  
我已经感到光如何从我手上滑动，假如我

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币，假如梅特卡的  
声音不够甜蜜、善良、坚定  
而真实，我的灵魂会从我身体逃离，有如那一天的  
来临。你必须与死亡为善。家  
是我们来的地方。所有事物都在湿润的饺子里。  
我们只活在一瞬间。直到漆干。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ng Xiaobin

托马士·沙拉蒙 Tomaž Šalamun

——

你在这里吗？  
我不知道，没名字，我不知道。  
看着我。  
看着我。  
你想看的时候。  
我死的时候。  
光到来的时候。  
我的身体被扑灭的时候。  
我呼吸的时候。  
我走的时候。  
我还没这样写过。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看不见星星。  
它旋转吗？  
我不知道什么旋转。  
听得见吗？  
我是杯子做的。  
我吃麦麸。  
你找到了帽子。  
我穿上睡袍。  
所有的都进入我。  
我把自己黏起来。  
我慢慢写。  
你是我看出来的。

当我呼吸，我会死去。  
代价很惨痛。  
我什么都有。  
那儿有伐木工。  
时间到了。  
那儿有杏子。  
我听见触摸。  
那儿有一把锁。  
他们说了。  
他们跳舞了。  
给我你的帽子。  
我呼吸了。  
我睡着了。  
你真快。  
我迟到了。  
我听见了。

Tr. Yang Xiaobin

阿莱士·施泰格 Aleš Šteger

巧克力

他死了，为了变成在你面前的一条巧克力。  
他希望你也能吞食他死亡的焦虑。

无限地。希望恐惧与解救融化在你嘴里。  
他的甜肚肠，他调制的苦弯弯。  
  
他让你给他松绑，把你自己的亮在合适的光线下。  
善良之外。仁慈与宽恕之外。  
  
你们二人无言地触碰，以喑哑礼品的语言。  
被你打烂并食用的，打烂并食用你。

你的口水，一张空嘴的秘密感觉是他的。  
你的手指在抽屉里寻找他。但不是相反。  
  
你必须保持饥饿，这样神才能依旧给予。  
而你的神曾经给予过的东西，他不断取走。

Tr. Yang Xiaobin

格拉茨·柯茨扬齐齐 Gorazd Kocijančič

存在的他

一首诗——  
当  
你  
在我之后  
被命名。

从无  
你的名字游出，  
像一尾海豚  
从海洋来  
一尾灰蓝  
异域的。

\*\*  
一切  
曾是好的  
是你。  
即使你不再存在。

像虚无  
你最终的名字闪耀  
像一尾海豚  
从海洋来  
深蓝  
像一片无限的影子。

Tr. Yang Xiaobin

米兰·耶西赫 Milana Jesiha

\* \* \*(1)

孩子停留在房子前，直到永远，  
他飞快地跑开——直到永远，男孩。  
他会成长，聒噪，然后缄默无言，  
他会旅行，他会爱，他会品尝些许愉快。

他会站在这里，老去，生孩子；  
他会骄横；他会饥饿，在干旱年份，  
他会生活；向深夜凝视  
当了祖父，他仍然敢飞往星辰

用自由的翅膀；他站在这里；  
在雪地上默默沉思；站在自己面前；  
为自己注入时间，咀嚼狗屁，  
无牙，总是，从未，今晚

超越所有沉思的距离，在此；  
躺在棺木上，他将成为耳聋的冷泥

——门厅会有芳香与黑暗的花枝——  
男孩会永远在房子前站立。

\* \* \*(2)

石桌站立——一本打开的书，  
一支铅笔和一把把它削尖的小弯刀；  
在林荫花园的静谧掩蔽处，  
被枯干的鸟粪装点，

时间静止了——风停息了——  
一个石膏小精灵，一个媚俗小杂种  
一艘船在遥远朦胧的海上  
我们的救主承诺我们的

甜美天堂的每一片草叶  
站立，或者说，从远方，长入其中的，  
一只公鸡，羽翼松弛  
——而身边的母鸡不再注视——

\* \* \*(3)

这是一只海鸥吗，在金色天空呱呱叫喊  
跟随落日沉入海洋？  
是给旅人寻找床的时候了，  
如果那里有一张为他挖出的。

Tr. Yang Xiaobin

## 托马士·沙拉蒙译作六首

Six Poems Translated by Tomaž Šalamun

## Noč v stolpu

by Ynag Lian

杨炼 塔中的一夜

temino šele iščemo in okna

nihče ni zbegana divja žival

videni sneg loči razdaljo med očesom in očesom

pticautruje fosforescenco na bledih golih telesih

kamen se vrtinči, da bi postal vogal, samega sebe zaklene vase  
in dopusti, da je naše meso zaklenjeno, drug pred drugim  
potrebujemo noč kos kožeeno samo noč nevihte, ki jih poslušamo pod skalami, obdajajo nas  
z vseh strani, niso nikoli dovolj mirne

nebo ni nikoli dovolj globoko za ne-bit

prst se premika po spanju kazalec zarjavele sončne ure  
samo takrat, ko ni časa je tam norost ženske, ki se dotika sebe  
stolp uživa v vonju po slanem potu oslabelih ujetnikov bolj kot  
naši nosovi

bolečina ljubi vse, kar je neozdravljivo

mi nekje razkriti od noči

spet in spet iščemo globine drug drugega pijani  
nočemo se več zbujsati

spet in spet odlagamo jutranjo zarjo na poznejši čas

Prevod Katja Kolšek in Tomaž Šalamun

## Še eno desetletje, reka Hudson

by Yang Lian

杨炼 又十年了，哈德逊河

potem se odvrnemo od simbolov

potopimo se v neko drugo reko  
v temno moder kot temno modre sobev času, ko je sluh še bolj čm deset let je pomol šepetal ob vodi  
v malem parku deset let so nežno igrale zelene harmonike dreves  
od aprila do aprila so se otroci podili po stopnicah  
oblaki se podijo po svojih odsevih na vodi voda, zdaj svetla zdaj temna  
veveričji kašasti organi se odpirajo  
kravovo rdeč album s fotografijami realnost bode, tudi skozi steklo  
celo namočena roka se ni mogla dotakniti v vrsto postrojenih dnireka prazen učbenik, ki visi s preteklega okna  
sprašuje zdaj edino preostalo stran ni se treba učiti potepuščva  
utrujenost vodna ptica v privezu leti nizko  
okrog osi vrteči se vrtniec izhod za vse stolpnice tega sveta  
bežati bežati k plastičnim rožam ni se treba učiti izginjanja

Hudson, ime, kot bi ga oblikoval zvok vetra  
dotik luči, ki drsijo mimo      kot svetilka v buči, ognjeni duh skrit v  
človeškem telesu  
ki se prižge      natanko tako kot, ko se jo odločiš upihniti in jo upihneš  
rožnata odprtina na nebu posnet somrak  
kdorkoli jo je prebral in razumel      bo živel v pesmi  
neskončnih preteklih dogodkov

soba v sobi napolnjena z vodo desetletja  
kot v kotu obarvana temno modra daljava  
način, kako neskončno dolgo sedimo s hrbiti obrnjenimi proti oceanu  
in poslušamo razbijanje valov      grušč kruto drobi desetletje  
prekinjene telefonskih zvez zriki na pomoč slepo tavajo skozi desetletje  
reka barva pozabljanja      ne more pozabiti  
vsak dan      dve roki polni živo rdečega jekla, ki z neba pada naravnost  
navzdol

ni se treba učiti gorenjana mestu utrjeno prgišče pepela  
tesno zaprte oči      luna, kot izdolbena peška  
petje kontraalta revkijem za vsako rečno dolino  
vsak kraj, ki ga odplavlja, se vsakič razkrije šele po umiranju  
asfaltirani bregovi pod nogami      tisočkrat so že bili odstranjeni  
bleda ribja kost ima vedno še en fosorescentno svetleči se konec  
treba je zdržati      oklofutati končnost enega življenja  
slovo      znova odpluti to noč

z videzom sobe, ki je bila vržena v vesolje  
izmeriti koliko se te razbitine ladje lahko še bolj potopijo

s hrbiti, obrnjenimi proti ničli, ki je zarisana v horizont  
koliko daleč se mora še seliti      nora modra je dovolj modra, da je čma  
v izgubljenem naglasu      Hudson stisnjén ob izvir modrih kamnov,  
zakopanih ob vhodu v starodavno kitajsko vas  
uničenje se dotika lastnega premera enega dneva  
ena kaplja vsebuje sneg in led, ki je bil prihranjen za nas  
z lepoto preživelih in krutostjo preživelih

*Prevod Katja Kolšek in Tomaž Šalamun*

### Jezik petdesetih

by Zhai Yongming

翟永明 五十年代的语言

rojeni v petdesetih letih      smo govorili  
nekakšen takšen jezik  
danes      so se spremenili odstavki in besede  
pri banketih      so postopoma  
postali vse krajši

tisti rdeča zastava, letaki  
neusmiljene podobe      tisti  
pas, ki smo se ga oprijemali z obema rokama  
in krvolocni sloganji      že strmoglavljeni  
tisti partnerji pri sadomazohizmu  
se ne bodo več vrmili  
in ljubezni cele generacije      so že kastrirane

ne bo jih več nazaj

rojeni v petdesetih letih čeprav  
več ne govorimo tega jezika  
prav tako kot ne rečemo več »ljubiti«  
vsi glasovi, stavki in toni  
so med banketom porumeleni  
nič ne razumejo ti mladi lasateži  
pisani v sončni luči kot milni mehurčki  
ki letijo mimo mene  
njihovi možgani utripajo enako  
njihovi palci so bolj razviti kot drugi prsti  
smsi chat  
piktogramska pisava  
rojeni v petdesetih letih  
se moramo še naučiti jezika, ki bezlja po nebu

vsi ti izgubljeni znaki in besede  
so lahko živeli le v svojem času  
so kot grozdje so, kot volčje jagode in žižole,  
ki ostanejo po poročnem ritualu  
ostali so med našimi posteljami  
medtem ko jaz sama mrmrat v svojem jeziku izrekam  
besedo za besedo  
moj fant jih je razumel  
zato so postale rdeče in smrdeče kot kri

*Prevedla Helena Motoh in Tomaž Šalamun*

### Pesnik na rimskem letališču

by Leung Ping-kwan

梁秉钧 羅馬機場的詩人

Kdo je tisti drugi gost?  
Morda oni, ki sedi v čakalnici in si želi z mano na avion,  
ki leti na Festival poezije v Sloveniji?  
Ima pesnik posebno obliče, se ga da predvideti?  
Je debel, suh, je moški, je ženska?  
Bo želel recitirati svoje pesmi v jami?  
Se bo obnašal skrivenostno kot vohun?  
Si bo v množici sredi hrupa v spominu vse beležil,  
medtem ko bodo drugi glasno govorili?  
Tiko zapisoval sledove dežja, ki bodo v hipu izhlapeli?

Morda tisti, ki se pretvarja, da kupuje croissant,  
da bi lahko tipal obliko in linijo telesa,  
in upal, da bi usta začutila še kaj drugega?  
Se samo dela, da sedi preoblečen v invalidskem vozičku,  
da bi izkusil nemoč, kako iztegniti ude?  
Neroden, a hitre misli?

Ni nujno, morda je nekdo s črnimi očali,  
oblečen v kavbojke in obut v srebrne sandale.  
Ni nujno, morda tisti gizdal in, ki se mu po tleh  
skoraj vleče usnjjen dežni plašč in je na vse  
pozoren. Bo vzel pipi? To bi bilo preočitno.  
Morda tisti plešasti človek, v smešni rdeči majici?

Kdo pravi, da je nemogoče?  
 Dvoje ostrih oči opazuje, plah je  
 ker si želi zaščititi svojo notranjost.  
 Bere časopis?  
 Nosi teniske kot jih je včasih, ko je bil mlad?  
 Nosi puli brez ovratnika?  
 So njegova očala dovolj kul?  
 Ali še vedno raje pije oranžado, da bi bil bolj neopazen?  
 Del želi poleteti v svobodo, del želi biti trdno na tleh.  
 Morda moški v rumeni trenirki s kratkimi lasmi,  
 ki brska po mobitelu, pošilja sms-e bogu?  
 Punca v dolgem dolgem krilu?  
 Gotovo ima v njem všite, skrite zapise svojih pesmi.  
 Kaj pa tisto debelo debelo dekle v oranžnem krilu?  
 Sta se v eno postavjo zapakirali dve telesi?

*Prevod Špela Oberstar in Tomaž Šalamun*

### Potovanje z grenko melono

by Leung Ping-Kwan

梁秉鈞 帶一枚苦瓜旅行

Pripravil sem si jo opoldne,  
 jo nasekal, spražil.  
 Super je bila. Malo grenka, malo sladka,  
 z vdahnjenimi dobrimi željami, ki si si jih  
 z njo prinesel iz drugega kraja.

Mehčala se je, postajala nežna.  
 Kako si jo nosil?  
 Si jo prijavil? Si jo imel v torbi?  
 Se je po letalu radovedno pasla z očmi?  
 Pritoževala zaradi lakote?  
 Ji je bilo slabo?  
 Tu lije kot iz škafa, sem rekel,  
 tam, kjer si bila, je sijalo sonce,  
 odpravljala se v moje mesto,  
 v drugo podnebje, v druge običaje in kraje.  
 Verjel sem to, ko sem jo gledal  
 in sploh opazil njen edinstven kolor.  
 Pod kakim nebom, v kaki zemlji je zrasla?  
 Uboga revica se je uspela razviti  
 kot bi imela telo iz žada.  
 V prijazen značaj, njena notranjosti je žarela  
 belo toplino. Torej, vzel sem jo na letalo,  
 pristal v tuji deželi, stopil z njo na tujo  
 zemljo. Jo bo na carini, sem pomislil, kdo  
 vprašal, zakaj ni zelena kot vse druge?  
 Ko so preverjali njen sumljivi potni list,  
 je potprežljivo čakala. Zaradi težke preteklosti,  
 ko je bilo že videti, da bodo kaj našli,  
 ni izgubila miline. Ne grenka ne sladka,  
 širokogrudna do mrščičih se, zgubanih in  
 zgaranih, mračnih imigracijskih uradnikov.  
 Nadaljevala sva pot skupaj z mojimi besedami.  
 Tudi one se oddaljujejo od običajnosti, ker

želijo zaobseči več, vse detajle: kako grena melona težko diha pod težo spominov, kako se premetava v postelji, kako lovi zrak, kako ji manjkajo bližnji, njiva, bambusi za oporo, ki je pod njimi zrasla. Bila si tako prijazna ob mojem nerodnem vprašanju, ko sem te vprašal:

Kdaj se boš vrnila? Odgovorila si:

Vedno kdo pride in kdo gre.

Sprejela si moje nenatančno uporabljanje časov.

Vedno jem grenke melone, eno sem

pojedel preden sem se vkral.

Kako, da je potem po tako dolgi poti

pristala na moji mizi? Mi je želeta

poročati o grenkobi ločitve? O strahu?

Mi je hotela povedati, da ima raka?

Da je njen obraz zguban od osamljenosti?

Da je redno slabo spala, da se je prezgodaj

zbujala in vedno z odprtimi očmi dočakala zoro?

Z obroči molka želeta povedati, da jo je

grenko naredila bolezen ali njena nesposobnost

razbrati celoto iz drobcev zgodovine?

Morda je bil vir grenkobe nerazumevanje tujcev,

dejstvo, da je pristala v sovražnem svetu?

Še vedno je bila prosojna kot beli žad.

Ob misli na njeno sočnost si si lahko odpočil duha.

Rekel sem, kar bi moral reči vsak,

jasne besede izražajo, kar želim sam izreči v

zmedenih stavkih. Spet si sam pogrinjam

mizo, med nama je ocean. Kako sem hrepenel, da bi bila skupaj in si delila grena melono. Toliko je reči se nam v življenju ne izpolnijo, ljudje smo nepopolni, grena melona razume.

*Prevedla Špela Oberstar in Tomaž Šalamun*

### Srečen vikend v prehodu pod cesto

by Yang Xiaobin

杨小滨 过街地道的快乐周末

Ko prečkaš cesto, si kot zavrnjena podgana v temi, za katero je ostal samo zob.

Izrezan obraz vedno plapolka kot kokošje pero.

Ko je kaos največji, je v prašnem kupu videti še več peres.

Tek od te sladkosti do tvoje teme traja tri sekunde.

Vmes se vtakne trda roka. Papiga zavrešči.

Zlato zeleno barvo namaže na ledeno liziko

prodajalca, ki se vedno spremeni v zmrznen strup.

Poletje se vedno spremeni v zimsko čarovnijo

Iz klobuka skoči mrtev dojenček.

Obraz, ki ga vržeš na tla, je še vedno obraz, a lepljiv in ploščat.

Ko ga zagrabiš, je mehkejši od oblakov. Žgoli.

Pribrežati do nakupovalne vrečke, ki sopiha in potihem

izdaja globoko ljubezen.

Vedno oponašati kralja in kraljico na šahovnici,  
ko tvegata življenje, ko drug drugega mučita in ubijata.

Dolgi meč, sproži se jezik brez kaplje krvi, ne glede na  
kozave ženice, ki izrekajo neskončne uroke.

Veselje, o veselje! Kot da so vsi sami hudiči.  
Vsajen v globino tunela, list orhideje šumi.

Ljudje pravijo dim. Kar je prikazano, ni preteklost.  
Notranji organi, apetit rase hitro, vsepovsod zadiši.

Skoraj uvertura v pečeni praznik.

Prasketavi zvok pokajočih balonov, neskončne  
vrste ljubezenskih občutkov v nabuhlih areolah,  
ljubeči pogledi se vrtinčijo.

Poplava mesa se kopiči, sproža še večjo lakoto.  
Še prostitutke ne prepoznam brez dovoljenja,  
mislim, da je moja mlajša sestra.  
Čivkajoči ribji orli, mislim, vadijo za sanje.

*Prevod Andrej Stopar, Katarina in Tomaž Šalamun*

## 阿莱士·施泰格译作六首

Six Poems Translated by Aleš Šteger

### London

by Yang Lian

杨炼 伦敦

resnično je del moje narave  
ponlad je ponovno sprejela preobilnost zelenja mrtvih  
ceste sprejmejo več pogrebov še bolj čmih pod cvetjem  
rdeče telefonske govorilnice v dežju so kot grožnja  
čas je del notranjih organov oglašanje ptice  
odpira vsak zarjavel obraz na klopeh  
zrenje noči v oči letalska nezgoda, ki se ne neha  
še en sčrtan dan London

spiši čistopis vse moje norosti polži ven vso rjavo pivsko peno  
bitje zvona v možganih malega ptiča domi kot brezposeln otožen verz  
mesto je del sveta moj najbolj strašljiv del  
kažem svojo nepomembnost sprejemam  
splesnelo nebesnomodro prekrivalo iz ovčje kože zunaj okna  
spomin ovčjega mesa marljivo veže  
svojo lastno smrt umirajoč v negibni fotografski leči  
ko je med stranema časopisa grob za grobom ocean

*s pomočjo interlinearnih prevodov prepesnil Aleš Šteger*

**Krizante me na lampijončih se zibljejo proti meni**

by Yongming Zhai

翟永明 菊花灯笼漂过来

Krizantemi cvetovi se mi počasi približujejo  
globoka noč naokrog tišina  
oddaljeni glasovi otrok na rečnem bregu  
poslikava je tako nežna da se skoznjo vidi senco ptice

otroci ki nosijo svetleče lampijončke prihajajo bliže  
v njihovem tihem napevu  
ni strahu ni radosti ni trpljenja  
le cvetovi na lampijončih prosojni kot krizanteme  
rdeče luči

gospodična z lampijončkom se približuje  
gospodična in njene služabnice  
spnejo si lase  
razkošne oprave le  
svila trakovi gumbi  
med hojo se sliši šumot  
vozlov lasnih igel uhanov

gospodična in njena dojilja  
prihajata omkraj smrti  
se lebde sprehajata  
vidita polnočno luno  
nežna gospodična nežen lampijonček

približujeta se  
spreminjata običajno noč  
v neobičajno hojo v snu

vsak večer  
se mi približuje lampijonček s krizantemo  
lampijončkov gospodar pohajkuje po onstranskih krajih  
njegov korak je zdaj hiter zdaj počasen  
nihče mu ne more slediti  
otroci poskušajo medtem postane njihov vzor  
to je pričoved o metamorfozah morja in lampijončih

če sedim trdno na tleh  
me je strah sile  
strah senc krizantem senčnih silhuetčloveških senc  
tudi sama sem lahko zdaj hitra zdaj počasna  
v sobi dobim občutek šumota

sedim na zofji ali naslonjena na postelji  
rada imam ta občutek  
počasi postajam prosojna  
spreminjam barvo  
vso noč razblinjam zamegljeno  
se potem dvignem z zemlje v zrak

*s pomočjo interlinearnih prevodov prepesnil Aleš Šteger*

### Lažji ranjenci težko ranjeno mesto

by Zhai Yongming

翟永明 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

prišli so lažji ranjenci

njihove bele gaze takšne kot njihovi obrazi

njihove rane zašite lepše kot v vojni

prišli so lažji ranjenci

optani z osebnimi stvarmi

nezmožnimi umreti

brez uniform in umiti

čekti in kreditne kartice

težko ranjeno mesto je krvavelo

njegov pulz in telesna temperatura sta rasla in padala

hitreje kot vojna

počasneje kot groza

težko ranjeno mesto

je odvrglo leseno nogo in povoje

zelenje je pririlo na plano

in pokazalo neizprosno moč kamna

en lažji ranjenc se ozre

po estetiki zgradb

šest tisoč bomb pade

pusti za sabo gorečo prestolnico Rajha

šest tisoč izstrelkov

je kot šest tisoč parov ranjenih oči

v hipu osvetljijo obraze

množič žena, ki imajo može

mož, ki imajo žene, neporočenih moških in žensk

njihovi obrazi pokriti z žveplom morda z asfaltom

jeklene konstrukcije pod njihovimi nogami porušene

lažji ranjenci držijo

huje ranjen zemljevid

razidejo se, da

poiščejo steklovino novogradenj

tanke, lahke, koničaste oblike

klobuki tega mesta

izteguje svoje krajce

zlahka se jih odreže

odganjalce ran

*s pomočjo interlinearnih prevodov prepesnil Aleš Šteger*

### Štirinajst stolov

by Leung Ping-Kwan

梁秉鈞 十四張椅子

Naslonjalo daje osloombo zrcaljenju, vsepovsod padec sodobne iluzije.

Privid, vidiš tajkune, ki iz rokov vlečejo na tisoče stolpnic.

Pogled na izginulo železniško postajo, vse daljši Dolgi pohod.

Zgodovina in Mati Zemlja opazujeta nenehne poke vzorcev na žgani glini.

Kot stol si sprejel celodnevno sedenje birokrata, tolažbo izobčenca, mladostnega delinkventa in brezdomca, v vojnem času nudiš beguncu zatočišče.

Zakaj ne nudiš zatočišče dušam ptic selivk v kruti zimi, vsem, ki nimajo doma?

Mrak je pokril uro na stolpu, iz dvorane odmevajo delci skladbe, vzdramijo korake mimoidočih, vzdramijo njihove utrujene čute, nekogaršnja stvaritev – kaj nam želi povedati?

Depresiven od dolgotrajne bolečine, a če ne poskusiš vstati, kako kaneš podpreti ustvarjalca poletja?

Postopoma te prepoznam, kako se trudiš v taktu,

sredi megle in dežja, z vsemi udarci prejšnjega stoletja in upanjem, da prispeš na svoje mesto.

*s pomočjo interlinearnih prevodov prepesnil Aleš Šteger*

### **Kuhan tofu**

by Leung Ping Kwan

梁秉钧 湯豆腐

Na začetku so nama na belem prtu postregli  
s kuhanim tofujem

Načela sva pogovor  
in razrezala realnost na kocke  
Križkraž razdeliva riževa polja

Predstavljava si, da sva skromna kmeta  
posvečena budistična meniha  
ni mobilnih telefonov  
ni delnic in preprodajanja nepremičnin  
V temlju večerjava le čisto juho in tofu  
Še kopriv in korenja ni

Preprosto – dosegla sva najvišje zenovsko stanje  
Ne jeva več hrane s tostranstva samo tofu jeva  
A ko tako jeva tofu in klepetava  
pomisliva na raznorazne načine priprave tofuja  
na primer hladni tofu

Obiskovalka ga je prinesla naskrivaj natopljenega  
da je zapornik iz njega iztisnil za pol vrčka rievega žganja  
Pravim: jedel sem že  
žadasto zelen tofu z rakovimi jajčecimi  
Praviš: ocvrt tofu z rakci in storževimi semenimi  
V obdobju dinastije Edo so že imeli posebno knjigo o sto načinih  
priprave tofuja  
Vsi smo že jedli tofu s šunko

Tofu s povrhnjico, jajci in glavami rakcev  
 Pekoči tofu  
 Smrdljivi tofu  
 Naštela sva vse vrste okusov  
 a je še eden  
 Tofu z blatno ribico  
 V vodo daš ribico in tofu  
 Ko voda zavre ribica išče izhod  
 se skrije v hladni tofu  
 da tam zadovolji naš tek po izbrani jedi  
 O sveti Buda  
 Zašla sva  
 Mar nisva na začetku rekla da želiva biti vzdržna  
 in pojesti samo en preprost kuhan tofu

*s pomočjo interlinearnih prevodov prepesnil Aleš Šteger*

### Posttolerantistični sluh

by Yang Xiaobin

杨小滨 后耳顺主义

Zasliši krvavenje iz nosa. Žgečka. Ko zpiha veter,  
 prapor salutira. Le zvezde se idiotsko mencajo.

Zvenčkljanje lahkih lisic. Kot bi se srebrna zapestnica  
 dotikala kristalnega kozarca na slavnostni večerji.

Sliši krike, neskončno sopenje?  
 Je ekstaza višek, je umirajoči ore?  
 Ko sliši cvetenje rož, se mu polomijo zobje.  
 Ko sliši korale na dnu morja, mu zmrzne slina.  
 Tišino sliši, srhljivo tišino.  
 Tišina predira tudi zatisnjena ušesa.  
 Kar ne more slišati, posluša zanj, vse dokler ne zadovolji  
 netolerantnega sluha.  
 Zavoljo edinega zveska v edinem ušesu.  
 Naj v eno uho vzravna svetleče kot meč?  
 Naj se druga ušesa netolerantno postrojijo?  
 Tedenski dnevnik postprodajizma

Prvi dan prodajam nočne more.  
 Nobene ne prodam.  
 More in more, naložene v spalnici, povezano meso in kosti.

Drugi dan zamenjam, prodajam zehanje. Spet nobenega  
 povpraševanja.  
 Sveže, vroče zehanje. Je premokro  
 in ali teža zeha prekorači meje dobrega okusa?

Tretji dan pričnem s prodajo kihanja.  
 Glasno kihanje, število strank na begu preseže število zvedavih

ogledovalcev.

Čudim se: je potrebno biti  
še bolj intimen, da bi uspel?

Četrti dan se odločim prodajati smeh.

Hehe, haha, hihi heihei, seveda  
je cena hihija najvišja, saj hihija zahteva največ truda.  
Ljubimec, ki plane k oknu in krilato kopuje hihije,  
si je izbil sekalca, a še vedno se ne more znebiti smehljajnja.

Peti dan pomislim, da bi se še bolje prodajalo bitje srca.

A naokoli ratatajo brzostrelke in tamtamajo bobni,  
dovolj boleče da se izjumno dobro prodajajo,  
Bitje srce ne more konkurirati, čofne po tleh.

Šesti dan na skrivaj pričnem prodajati poželenje.

Zardevanje, sopihanje, erekcija – vse gre za med.  
Kupci in prodajalec se sesedejo od izčrpanosti.

Zadnji dan mi za prodajo ostane dremež brez sanj.

Ko ga pokažem kupcem, nemudoma zaspim. Ne vem, kaj sledi.

*s pomočjo interlinearnih prevodov prepesnil Aleš Šteger*

## 格拉茨·柯茨扬齐齐译作六首

Six Poems Translated by Gorazd Kocijančič

### Noč v palači škrlatnega tulipana (Adagio)

by Yang Lian

杨炼 紫郁金官，慢板的一夜

V tem seraju je noč vedno iz meseca, žadastih stopnic in biserne zavese.

Vse je izmisljeno. Šop rož se bije z modro tapeto.

Pomisli: pod obleko konkubine se kup snega topi.  
Nestrpno čaka, da se vda kristalnemu telesu. Počasi  
se vitinči. Vsako minuto guba vase v počasnem plesu  
šop tulipanov, ki slači samoljubje, ko sijoč izginja  
to škrlatno šeptanje, ki ga je treba izgovorjati pihljaje.

Kaplja škrlatnega mleka nepotapljivo čaka, kakor konkubina, kdaj bo  
posesana.

Misleč: ves svet se zliva v eno samo vrležilo.

V tem seraju je ogenj vedno brez sramu igrič, kakor jeziki.

Ostra konica liže praznost kože ob polhōči.

Zeleno kakor listi ob gležnjih konkubine.

On zanjo je zagret. Od vse povsod prši.

Ko zalivaš njen rožo, se napolni čaša žadasta, njene prsne bradavice.

V maščevanju času se v pigmentu zbira sediment najglobljega oceana.

Šop tulipanov se v eni sami noči preliva iz soprana v mezzo.

To noč tiranska je lepota somema estetiki propada.

Ta izmikajoča se dišava, ki konkubina hrani jo le zanj in jo da uživati le njemu.

Ko svilena se svetloba ne ustavi, se škrlat počasi razgubi.

V tem seraju fosforescentna luč iz mrtve kosti vedno postane blešk pestiča.

Želje telesa vodi, da lahko nanje zaigra v vseh štirih letnih časih.

Irezuje ven to luknjo skozi življenje konkubine, skozi njeno smrt.

Tapete so modre kakor nori um, ki prešiva vse pretekle bolečine.

Le enkrat sledi ugriza dnevov na senkah rož

neskončno potemnijo. Noč je prišita na meso, neskončno sveža, nežna.

Nekoč na začetku škrlatna, se je počasi razširila kot kaplja mleka-  
počasi poskrana v vesolje pomežkne poltenosti tistega človeka.

S stmenjem podari konkubini čisto črno slovnico.

Vaza je kot beseda, ki počiva na dlaneh.

*prevedel Gorazd Kocijančič*

### Noč v stolpu

by Yang Lian

杨炼 塔中的一夜

Išče se temina. Iščejo se okna.

Vsako je divja, zbegana žival.

Uzrti sneg razloči daljo med očesom in očesom.

Ptica uredi svetlikanje teles. Bledih. Golih.

Kamen se vrtinči, da bi postal vogal, ki se vklenja vase.

Dopustí, da naše je meso zaklenjeno pred drugim.

Potrebna je le noč. Kos kože.

Ena sama noč. Nikdár nam ni dovolj poslušanja neviht. Spokojnih. Med čermi.

Nikdar ni nebo dovolj globoko za nebit.

Prst se skuša dotakniti spanja. Kazalec zarjavele sončne ure.

Samo takrat, ko časa ni, je tam norost te ženske, ki se dotika sebe.

Stolp še bolj kakor naš voh uživa duh po slanosti izstradanih jetnikov.

Bolečina ljubi vse neozdravljivo.

Od noči nekje razkriti mi.

Vedno znova bi drug v drugega prodrli. Pijani od globine.

Sovražimo ponovno prebuditev. Odlagamo ta svit na jutri.

*prevedel Gorazd Kocijančič*

### Jezik petdesetih

by Zhai Yongming

翟永明 五十年代的语言

Mi iz petdesetih smo govorili

neki tak jezik.

Danes so se spremenile fraze in besede.

Med druženjem so postopoma

postale vse krajše.

Tista rdeča zastava, letaki,  
neusmiljene podobe, tisti  
pas, ki smo se ga oprijemali z obema rokama,  
krvoločne parole, že strmoglavljen,  
tisti sadomazo partnerji  
se ne bodo več vrnili.  
In ljubezni cele generacije so že kastrirane.  
Ne bo jih več nazaj.

Mi iz petdesetih  
ne govorimo več tega jezika,  
prav tako kot ne rečemo več »ljubiti«.  
Vsi glasovi, stavki in toni  
so med druženjem porumeleni.  
Ti mladi lasateži,  
ki pisani kot milni mehurčki v sončni luči  
letijo mimo mene, ne razumejo ničesar.  
Njihovi možgani bingljajo vsi enako.  
Njihovi palci so bolj razviti kot drugi prsti  
Pač smsi, chat  
in neki piktogrami.  
Mi iz petdesetih  
se moramo še naučiti      jezika, ki bezlja po nebu.  
  
Vsi ti izgubljeni znaki in besede  
so lahko živeli le v svojem času.  
So kot riž in papirnati trakovi, ki ostanejo po svatbi.

Ostali so med našimi posteljami.  
Ko pa jaz mrmiram v svojem jeziku,    izrekam besedo za besedo.  
Besede. Moj fant jih je razumel.  
Zato so pordečele in smrdijo kakor kri.

*prevedel Gorazd Kocijančič*

#### **Kako se počedi kuhinja. Nasveti naslednjemu podnajemniku**

by Leung Ping-kwan  
梁秉鈞 清理廚房——給下一位房客

Pomil in obriral sem vse, da bi ti imel čiste kozarce in krožnike.  
Da bi jih lahko uporabil, sem z ploščic sčistil vso maščobo.  
Želim, da tisti, ki pride za menoj, zadiha vesel zrak.  
Čez okno se vidi ograja.  
Pet sivih golobov, ki izgledajo kakor pet vran.  
Varujejo nas kot ječarji in nas zaprejo ta trenutek.  
Da svobodo bi še bolj cenili.

Ko z naporom pišeš celo noč,  
je skodela vroče juhe stokrat blagodejnejša kot vlada.  
Umetnikov želodec in srce  
v vročem loncu črke kipita gor in dol,  
da bi zvarila trajno zrelost.  
Mar pisatelj ne potrebuje kuhinje?  
Z možgani hkrati se morata gibati obe roki.

Kje spoznati reko?

V debelih zgodovinskih knjigah, razglednicah

ali v dišavah iz lonca na štedilniku?

V ribini svežini je modrost mrzle modre vode.

V toploti debele lupine rakovice in školjkini notranjosti je  
nežnost.

Globoko skrita nagrma dena zgodovina uči ljudi grizljati  
marljivo,

po eni luski izkusimo neizmernost.

Nočna ptica poleti prek drobnih razbitin simbolov

in ti pušča svoje skrivno ljubezensko sporočilo.

Razmajan dvižni most spravlja v trepet vse ljudi v bližini.

Mi smo reka, ki teče po ravninah in soteskah vsakdana.

Tudi na robu skal imamo nevarne sipine.

Iztekamo se v ocean, ki nas jemlje vase. V zbirališče misli.

V dimu dezve izpuhetev nebrzdano obilje človeškega sveta.

*prevedel Gorazd Kocijančič*

## Nauk iz tedenskega knjigovodstva

by Yang Xiaobin

杨小滨 后销售主义者周记

—Prvi dan. Prodajam more.

—Niti ene ne prodam.

—Sanje na sanje, kopičijo se v spalnici, spet kakor kosti, kakor meso.

—Drugi dan. Zamenjam robo. Prodajam zehanje. Spet ni interesa.

—Je vroče kot krop? Je svežje zehanje premokro?

—Je njegova teža večja od naše strpnosti?

—Tretji dan. Začel sem prodajati kihanje.

—Glasno kih nem. Več jih zbeži kot pride.

—Čudim se: bi moral biti še intimnejši, da bi mi uspel?

—Četrti dan. Odločim se, da bom prodajal sebe, s hlinjenim krohotom.

—Hehe, haha, hihi, seveda

—je imel ta smeh najvišjo ceno, saj zahteva največ truda.

—Ljubimec, ki skoči na okensko polico, v nagiči, da me kupi z režanjem vred,

—si razbije sekalce, vendar se še naprej mora smejeti do ušes.

—Peti dan. Pomislil, da bi se srčni utrip prodajal še bolje.

—Vendar so vsepovsod zasišjo brzostrelke. Bobni. Ratata. Dumdum.

—Tako je bolelo. Tako dobro se je prodajalo.

—Utripi navsezadnje niso zmagali, zgrudili so se na tla.

—Šesti dan. Skrivaj prodajam željo.

—Zardevanje, stokanje, erekcija, nič ne ostane.

—Kupec in prodajalec se zgrudita od utrujenosti.

—Zadnji dan. Za prodajo mi ostane le spanec. Brez sanj.

—Toda takoj ko sem ga pokazal, sem zaspal. Od takrat ne vem več nič.

*prevedel Gorazd Kocijančič*

## Srečni vikend v podzemskem tunelu, ki prečka cesto

By Yang Xiaobin

杨小滨 过街地道的快乐周末

Ko nekdo prečka cesto, postane podgana, ki je padla v temo. Za njo ostanejo le zobje.

Izrezan obraz vedno frfota kot kokosje pero.

Ko je vse skrajno kaotično, je na kupu videti še več peres, od ženske sladkosti pritečem do tvoje teme, porabim tri sekunde, vmes se vtakne železna roka. Papiga zakriči, zlato zeleno barvo namaže na sladoled, ta se vedno spremeni v zmrznenj strup.

Poletje se vedno preobrazi v zimsko čarovnijo, iz klobuka skoči mrtvo dete.

Obraz, ki ga vržeš na tla, je še vedno obraz, samo lepljiv je in ploščat, ko ga zgrabiš, je mehkejši od oblakov, piskajoč ječi.

Pribeži do nakupovalne vrečke, ki celo življenje ne bo nehala sopihat. Introvertirani razuzdanec oddaja noč prave ljubezni kot priložnostni seks, oponaša kralja in kraljico na šahovnici, ko tvegata življenje in drug drugega ubijata.

Dolg meč pomoli ven jezik, a kri ne kaplja, ne glede na kozave ženice in njihove neskončne uroke:

“Veselje, o veselje!” Kot da so vsi v tej družini demoni.

V globini tunela šume sadijo orhidejo.

Ljudje pravijo: to je kot dim. Kar je pokazano, ni preteklost, ampak notranji organi, hitro zbujojoči se apetit, vedno vse naokrog dehti.

Pečeno je skoraj kot praznična uvertura, med prasketavimi zvoki pokajočih balonov, brez števila ljubezenskih

občutkov v

oteklih areolah, ki gredo skoz vrtince ljubečih pogledov.

Poplava mesa narašča, sproži še hujšo lakoto.

Še nje, ki se kurba na čmo, se ne spozna. Nekdo pomisli, da je njegova mlajša sestra

in v sanjah ponavlja starodavne verze “Knjige pesmi”.

Kraj kurbišča je kraj utopije, zaradi njega se visoki glas vedno izgubi.

Tudi kašelj, naj kašlja kdor koli, ne zaustavi beračeve pesmi,

Pesem prodre plasti prahu in prileti, spusti se na zadnjo stran glave.

Je kot loterijski listek vsega mesta, vedno podoben mladeniču med igranjem badmintonja.

Četudi skriti smeh duhov še traja, še vedno

kličejo na videz nedolžne deklice, da pokažejo svoje vitke pasove, ki se zvijajo po stopnicah,

ko stopajo z vedno hitrejšimi koraki.

Gosli ne morejo zaplesti hitrega tekača.

Množice, podobne zvezdam, brenjene poletijo, se v tunelu razpršijo, padejo v še globlja nebesa. Polna usta se napolnijo s čmino, kot tvoj in moj smeh grlo vedno naredi nedoumljivo.

Čim se obrneš, zatipaš polnoč, zatipaš smrčanje in drhtenje.

*prevedel Gorazd Kocijančič*

## 米兰·耶西赫译作三首

Three Poems Translated by Milana Jesiha

### Prepovedana pesem

by Yang Lian

杨炼 被禁止的诗

pri petintridesetih je smrt že prepozna  
usmrčeviti bi morali že prej, v maternici  
tako kot tvojo pesem                   ni treba  
iz belega papirja delati groba

ni dovoljeno novorojenca  
za roko prikleniti na zločin  
pet gnijočih prstov je videti kot kače, zmrcvarjene med  
prezimovanjem  
gnijoče oči                   beg pred viharjem, ki požira ljudi  
tvoj obraz z enim dotikom postane brezobličen kot mlaka  
kosti vpraskujejo bele sledi

so jata jegulj pod globokim morjem mesa  
ki plavajo med belo morsko travo  
izmed še bolj bledih klicev se sliši zgolj tema  
druga roka te brez milosti zbrishe  
zlahka si postal tiskovna napaka  
placenta se ovija vse bolj tesno  
ti in oporoka umreta skupaj

umreta danes  
postaneta smrdljiva novica

*Prevedel Milan Jesih s pomočjo  
dobeljnega prevoda Katje Kolšek in s sodelovanjem avtorja*

### Lampijoni s krizantemami se zibljejo proti meni

by Zhai Yongming

翟永明 菊花灯笼漂过来

Lampijoni s cvetovi krizantem se zložno bližajo  
temno je                   v tišini vseokoli  
oddaljeni glasovi otrok na rečnem bregu  
cvetovi prosojni                   kot bežna senca ptice

otroci z lampijoni se bližajo  
v njihovem tihem petju  
ni strahu ni radosti                   ni trpljenja  
zgolj lampijoni s krizantemami                   prosojni kot cvet  
krizantemae  
rdeči lampijoni

tudi gospa z lampijonom se približa  
gospa in njene družice  
so si nad zatiljem spodvile lase  
razkošno so opravljene  
svila                   trakovi in gumbi

same resice        uhani        lasnice  
pri hoji vse šelesti

gospa in družica  
imata obilo izkušenj  
obe si brez naglice prizadovata  
da bi opolnoči  
obraz približali luninem  
gospa nežna        in lampijon nežno  
plavata plavata  
navadna noč  
se spremeni v čudežno sanjsko potovanje

vsak večer  
se mi približa lampijon s krizantemo  
gospod lampijonov potuje po daljnih krajih  
njegov korak zdaj hiter, zdaj zložen  
da ga nihče ne ujame  
sledijo mu otroci in v temm odrastejo  
takšna je zgodba o lampijonih in morju

če sedim na tleh

me je lahko strah te sile  
me je lahko strah teh senc krizantem        senčnih obrisov

človeških senc

in tudi jaz sem lahko zdaj hitra zdaj počasna  
v sobi ustvarjam žvenket

če sedim na zofi ali postelji

bi lahko občudovala  
lahko čutila kako zlagoma postajam prosajam  
zlagoma spreminja barvo  
lahko bi vso noč razblinjala meglo        potem pa  
se z zemlje dvignil v zrak

*Prevedel Milan Jesih s pomočjo dobesednega prevoda  
Helene Matoh in s sodelovanjem Katje Kolšek*

### Modna trgovina »Lahkoživka«

by Yang Xiaobin

杨小滨 一家名叫“骚货”的时装铺

Kot bi se v hlače hotel zriniti Eifflov stolp,  
pa tudi težko se želja kar pokaže.  
Prodaja petošolka, ki razkriva pol belih prsi,  
ukaže: »Na mestu prosto!«

Kavbojke so hotele, levičarska napaka,  
stopiti v odzadnji cvetni vrt Pierra Cardina.  
Ozdadnji vrt je samo cesarjev, cesar  
je izbruhal umetno pokrajino.

S strani brcnejo vrtnico pred životom nakupovalke.  
Dočakajo drugi del telovadnih navodil z razglasom, preden se  
zломijo v pasu.  
Tako je »Prosto« še bolj utrudljivo kot »Mirno«; če koleno

pokaže svojo nemoč,  
se čas za prost zrak nemudoma izteče.

»Boste jutri imeli akne?« »Seveda,  
evropsko serijo dobimo. Če hočete obraz – vse so eksportne.«  
»Spodaj nimate telesa? Kot gube kraj oči  
se naj hlačnice stekajo v korak.«

Niti ne. Brž ko jutri ugasne luč, se skrijeva  
v zaklon med prsi, prineseva si  
šivalni pribor in likalnik.« »Ne bo preveč bolelo?«  
»Z veliko vaje med izboljšanjem ščemí.«

*Prevedel Milan Jesih s pomočjo dobesednega prevoda  
in s sodelovanjem Katje Kolšek*

杨炼方言诗一首  
A Poem in Beijing Dialect by Yang Lian

方言写作

界隈儿刘他的四姑娘道着叫  
“二姨爷”板桥二条的花枝都甜了  
河沿儿原音的水波“清清擎出莲叶

二姨爷是惯着他大大的  
四姑娘薄薄的纤子下“两粒核  
刚会硬硬的咧他都接紧的胳膊

坐在门槛上“多少夜”夜深的音过  
什么，板桥二条见座他各儿个的  
御花园 每一夜兑进那一夜

月亮也照着他屋角上的圆  
河沿儿的圆，漏入一锅荷叶粥的香  
刚提梦，葡萄架和下一水儿的梦

教他光穷字不够“懵外人”要够  
四姑娘不待见撒漏一马料的诗  
二姨爷指着他的能 天下谁逼了逼他能

给“们”写 黄土这部书  
拆着拼着用童声学着他的字儿  
一辈子问 赶“们”给热了黄土

赶他回不了家前几回不去  
一声哭要哭，拆还不了的她只想听  
茫茫人海中小姐姐的乡愁

他庄根没写出来的“四姑娘”远远嫁走  
他被回娘的眼神切下“两千岁了”  
还没哭出

\*小词典：

1. 界隈儿：隔壁。

2. 二姨爷：老北京对长两辈者，不分男女，一律加一个“爷”字尊称。

3. 口原 0 音：yuán yīn，言语。（根据北京方言发音新造字）

4. 各个儿：自己。

5. 挤足：diū，挤一推。（根据北京方言发音新造字）

6. 指着：指望。

7. 赶们：mǎn（闭口鼻音，无元音）们：我们。（根据北京方言发音新造字）

8. 赶……前几：当……的时候

梁秉钧方言诗一首

A Poem in Cantonese Dialect by Leung Ping-kwan

總似旋轉木馬轉不停  
你轉我轉時尚不固定

### 呢間屋發生了古怪事

呢間屋發生了古怪事  
沙發重新換過了新衣  
檯凳齊齊搞搞新意思  
這世界就需要新本事  
昨日廣告今朝換商標  
昨日股東今日破產了  
高大屋樑今晚剩地板  
前朝忠臣今天造反了

總似旋轉木馬轉不停  
你轉我轉時尚不固定

這世界就需要新本事  
老人家領養了新兒子  
呢間屋就需要新意象  
人心變幻如何去丈量  
大家齊齊換上新臉孔  
從衣櫃翻出新的從容  
剃過頭髮拉過面皮換過鼻  
剃了眼眉換腸胃又換心肺

呢間屋發生了古怪事  
昨日仇人今日變同志  
昨日黃鸝今日唱官腔  
昨日黃蓮今日變蜜糖  
唔通多樽花就添喜慶  
多個佛就戾氣變仁慈?  
邊個調整室內嘅氣溫?  
邊個設計你我嘅身份?

呢間屋發生了古怪事  
呢間屋發生了古怪事

## 杨小滨方言诗两首

Two Poems in the Wu Dialect of (Shanghai) by Yang Xiaobin

## 赤佬十四行

赤佬拿外滩吃下去了伊讲。先咪一口  
黄浦江，再吞一粒东方明珠伊讲。  
中国银行忒硬，嚼勿动伊讲。赤佬  
霓虹灯当葡萄酒吃醉忒了伊讲。

额骨头挺括，徐家汇胖笃笃像罗宋面包伐？  
赤佬勿欢喜甜味道，情愿去舔  
像块臭豆腐个城隍庙伊讲。

花露水浓，淮海路湿嗒嗒像奶油浓汤伐？  
赤佬吃勿惯西餐，情愿去咬  
像盘红烧肉个静安寺伊讲。赤佬  
  
大世界吃了忒涨，吐得来一天世界伊讲。  
哎，赤佬戆有戆福，屁股野歪歪，  
馋唾水汤汤点，吃相黝忒难看，  
拿钞票当老垦搓出来含了嘴巴里伊讲。

## 夜上海

掼忒。

眼泪水捧了加牢，统统掼忒  
一塌刮子呒没几朵夜来香，别了领头上  
落忒。

拨老虫懒得去，送拨隔壁头咯咯鸡  
娘舅老早困着了。

呆忒。格末  
钢琴奔过襄里路，也听勿到了。

闷忒。  
夜快头，一只羽毛球飞到云里，从印度洋  
绕过去，

停忒。星星又勿晓得  
要唱到啥人耳朵里去。教法国梧桐  
也只会得乌里麻里吹吹东南风。

戆忒。  
小屁样子还以为世界是伊个。  
昏忒。

捏好裤裆当心人家扳头  
野野胡要拨生活吃生活个，乃末  
瘪忒。

夜里黑绰绰，像一只敲瘪橄榄  
轧好闹猛，啃了清清爽爽，  
掼忒。

## 方言写作：大象和老鼠的交流

杨炼与阿莱西对话 Yang Liang vs. Aleš Steger

时间：2011年6月12日

地点：成都晶爵酒店

杨：“方言写作”是一个主题，但我们对此的讨论，有两个极为不同语言背景。斯洛文尼亚只有二百万人口，却又好几个方言有自己的词典，就是说有不同的方言书写。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成千上万方言，却只有一种基于普通话的文字，无论一个人来自哪里，“写下”就在纳入那个大一统的书写。所以，2009年，当我们在迪拜开始了这个关于“方言写作”的对话时，就戏称这是大象和老鼠的一场游戏。但思想与参与者的大小无关，象鼠之间，这次大象要向小老鼠学习。2009年的一个想法，到2011年，已经变成了现实，先在斯洛文尼亚的卢比雅那，后在北京和成都，我们相继举行的两次中国、斯洛文尼亚诗人互译、对话，层层递进地逼近了“方言——写作”这个主题。中国的参与诗人例如杨小滨、翟永明和我都在尝试用自己的方言“写”，更准确地说是“发明”——“发掘”存在于方言中的古老表达方式，并把它创造成一种新的诗歌书写。我觉得这很刺激很兴奋。在北京798的尤伦斯画廊，我已经朗诵了包括四个被发明的汉字和一部小词典的《方言写作》，杨小滨朗诵了他的我就听不懂的“沪语诗”，这大概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第一次公开、正面的“方言写作”，它是诗意的，也可以称为政治的，因为它在强调每个诗人的语言自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阿：现实是诗歌的语境。中文诗人们的思考和工作，与斯洛文尼亚诗人有所不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去创造一种建立在方言上的语言，但不是一种新的书写形式。另一方面，我们特别渴望通过和中文的交流，通过翻译这个古老神秘的语言，获得新的创作激励。不仅把每首中文诗翻译成极为美丽的斯洛文尼亚语，而且把焦距对准我们每个自己的语言，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方言”。就是说，从翻译再深入一步，发现某种“个人密码”、个人表达方式，非常独特地运用于每一件作品。这个想法，给我们展开了创造思想上的自由。现在，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要让写作进入到方言层次？在斯洛文尼亚，方言被认为是一种“二等”语言，不如正规斯洛文尼亚语重要。通过我们在北京朗诵后的讨论，我发现中国的情况同样。中国诗歌传统中一些非常复杂的内容，很难用方言表达，这构成了对中文诗人的挑战。

杨：你认为这是方言的问题，也就是它的本地性，不能或不够表达当代生活的复杂、甚至当代思想、哲学呢？还是因为方言写作仅仅是一个开始？过去的作家，眼睛主要盯着所谓“中心”、所谓“主流”，忽略了方言的独特和深度？就是说，不是方言的问题，而是作家、诗人的问题？回到中文的例子，在二十世纪初，当中国人刚刚试图挣脱文言文，用白话文写作，白话文也曾是一个过于幼稚青涩的语言。那时用日常口语写的“新诗”，真是极端苍白可怜，尤其相比较于中文古诗，就像个乡下乞丐站在衣饰华丽贵族身边。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白话文诗歌几经轮回，重新获得了思想的深刻、文字的精美。它一方面重建了和古典杰作间的血缘联系，一种灵魂上而非形体上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和西方以至世界诗歌衔接，在观念、美学、语言学层次上互通，甚至提供给它们灵感。终于，白话文——普通话，发育成了一个成熟的诗歌语言。你不认为现在刚开始的方言写作，也会经历同样的历程，

在将来臻至成熟吗？

阿：是的，我相信这也会是方言写作的经历。方言写作经过发展，会像“官方”语言一样强有力。意大利诗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用方言写的诗，和用意大利语写的同样重要和精彩。我刚才说的，是想强调，任何一个严肃的传统，可以被用作一根拐棍，帮我们走过这条小径。要想不仅创造一两个词，而是为方言创造全套词汇、整个语言，是件极端困难的事儿。你们已经走了一步，斯洛文尼亚诗人也会做，一定要做。对我来说，这个项目不会到成都为止，它正在继续，而且还要继续，直到中文诗歌被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翻译成不同方言，甚至个人的语言。

杨：方言一词的真正指向，其实正是每个诗人的语言自觉。这个“个人语言”，应该把国家层次、地区层次涵括在内。这才是目标。我还想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好多年前，我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遇到一大群用英语写作的非洲诗人，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用殖民语言表达自己，够吗？”可惜，我得到的回答让我失望，他们差不多都强调说自己本部落语言的人太少，换句话说，用英语写更有市场。但再问那部落的人口？经常听到是几十万上百万，就是说，等于一半斯洛文尼亚人口！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英卡说，每个非洲作家至少应该尝试用自己部落的语言写一两部作品，哪怕仅仅为了比较和殖民语言的区别。我对此大为赞赏。可再后来，我在迪拜国际文学节遇到索英卡本人，交谈中才发现，我其实“发明”了他的说法。他本来说的是，要以斯瓦西里语为基础创造一种非洲“普通话”，既不同于殖民语言，又不仅是各部落语言。可我出于对中文普通话束缚的感受，一厢情愿地极端化了他的说法！但尽管有些误解，这个主题仍然是重要而有趣的。

阿：这里有一个问题：你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呢？还是在抓住一些已经存在、但未经充分表述的东西？这两个层次，当然不可能完全分开，但也确实有所不同。这对我们的项目太重要了。因为，我感到，斯洛文尼亚这边，诗人们主要倾向于那种对“个人化”的追求，独唱音乐会。但我所理解的你的想法、你希望中文诗人所创造的语言，也可以被其他人使用，将是一种真正的语言。

杨：确实。对于我，这个项目的魅力，就在于发现这个介于国家和纯粹个人之间“方言”层次。诗歌是个性化的，那当然，从“新诗”诞生以来，每个诗人也都在这样做。但，方言是内在于每个人里的一个层次，思考它，其实在挑战自己对语言的敏感。这是极为个人的行为。例如我用北京方言写的《方言写作》一诗，完全是极端的个人创作，甚至该说是我观念和实验艺术的一部分，但我也想验证它，看我对这个独特语言层次的开发，是否能被别人接受？就像再个人的诗歌创作，也有个读者问题，不论多寡，而在深浅。我的其他实验性写作，走得比方言写作远得多，例如我的《同心圆》第五部分，把一个“诗”字拆解成言、土、寸，再把它们各自发展成一个组诗，直到三个组诗组成“一个字里的世界”。我觉得，相比较于这样纯个人的实验，我们的项目更有难度。别人能够参与、甚至评判你“发明的”方言，这构成了对诗人的压力。我们在北京的讨论，也证实了这一点。方言是一个被忽略的语言层次，但忽略不等于不存在，一旦它被唤醒，就进入了你的、以及别人的意识。

阿：我觉得它在语言的记忆里，构成了一个很不同的方向或维度。你看，我生长于斯洛文尼亚一个小村子，我从十九岁就已经离开了那里，但我自童年就说的方言，始终跟随着我，它已经伴随了

我大半生。而你的案例，更加极端，你已经离开了北京甚至中国很长时间，你返回，但不居住在这里。所以，你创造这个个人化“方言”的方式，几乎是一种个人神话，你把声音给予一个无声因而无名的语言层次，它简直就是一个斯芬克斯。它存在却不言语。一个沉默的提问者，或者它就是问题本身。我觉得，我们的项目如同一只伸出的手，触摸到了那尊藏在我们自己声音里的石像。

杨：好像我们在给语言创造一个未来的记忆。我在我的《方言写作》一诗中，发明了四个汉字，又记录下若干只存在于北京方言里的句式，因此不得不在诗作后面，附上一个几乎和诗一样长的小词典，这是“记忆”或“过去”，因为它们存在在方言里，但又是“未来”，因为以前从未出现在书写里。正是这复杂性构成了难度。在北京画廊里，我们讨论过这问题，看来一些中文诗人不相信方言的普遍诗意图表现力，他们觉得方言只能用来表达和本地题材，本地故事，本地生活，等等。但我那首诗，恰恰在写当地的同时写普遍，“当地”到甚至不是北京，而是我老保姆当年住的那条小胡同，板桥二条，那个十五岁的小男孩，那个邻居小女孩，那胡同尽头的积水潭“河沿儿”，那枚我们坐在门槛上看到的月亮。。。这是一条小胡同的乡愁。所有这一切已经随着北京的改变而消失，如今我只剩下了想象。我的过去，只能变成一首刚写下的诗，在那里被重新找到。这是为什么，方言在这里，既是内涵又是形式。语言的深度，正是诗意图的深度。我甚至认为，在这里，方言与普通话并非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是要反过来看，方言变为主动，它在筛选原来以普通话为基础的那个历史、那个传统，把它“改写”为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诗的结尾，那个远远嫁走的小女孩，回眸一瞥中满含怨意，包含着两千多年没法说出和哭出的痛楚。那正像你在《回家》一诗中写到的，漂泊者从一面古老镜子里看到的一瞥，有趣的是，我们都用到了“一瞥”这个意象，一道视线，

短暂地、又是永远地留驻在那儿。我们总是用同一件作品，既返回又出走，回到更深刻的家，就是敞开更广阔的家。

阿：诗歌正是这个工具，可以超越局限，抵达普遍。几年前，我的第二本诗集出版后，有些人评论说：“我不知道阿莱士是不是能写斯洛文尼亚语。他写了些好作品，但那不是斯洛文尼亚语”。他这么说，因为我特意使用了一些我自己的词语组织、一些特别节奏，它们以我的方言为基础。比如你翻译的《回家》，它的表达方式，在我故乡的语言里面就特别有效，而有别于普通、普遍的语法规则。在这里，和你刚才说的很相像。不仅是题材、主题和形式的区别，而是语言内涵着主题。我试图回忆起那个隐含在某处的层次，语言学意义上的层次。这或许也和中文构成了区别。在中文里，你们或许一定要刻意写本地题材，为了创造某种新语音，从而创造新字，连接上方言肌理。

杨：听到那种对你的批评很有趣。看来世界到处都一样。人们很喜欢用一种“群体性”否定个性，例如这是或不是“中国的”、“斯洛文尼亚的”等等，似乎有人有权作此判定。那些人不一定是坏人，但这种简单概括，说明人们的思维多么不清楚。更重要的是，建立精确语言的自觉，多么不容易！我发现，要突破这困境，不能只停留在观念讨论上，而应该去做，去写诗。在写诗过程中，一层层揭开语言，接触、发现隐含的层次。在北京，我感到中文的方言写作，纯粹是一个开始，一个极为初级的起点，却已经构成了一种实验艺术！例如我的北京方言诗，杨小滨的《沪语诗》，胡续冬用重庆方言写的诗，他的案例更有趣，因为他并非重庆人，那几乎是一种“外语写作”！这些直接用“方言”写下并朗诵出来的作品，比用普通话写下而用方言朗诵出来的，在诗意图和语言的关系上，要“合适”得多，“配套”得多。当我看和听这些作品，要“舒

服”得多。而那些用普通话写、用方言念的诗，则能清楚感到有裂缝、有分离，不舒服。好像从写到念之间，有一条壕沟、一道山涧，你得拼命跳过去！累！我不想说好和坏，因为目前一切刚开始。我想说，仅仅不久前，“中文”一词，对中文使用者来说就是天下，就是宇宙。它已经包含了一切。但突然，更多的边界被发现了，打开了，宇宙之外又有许多宇宙！

阿：我们所做的，和任何对诗歌的商业化利用完全、绝然相反。也和总体上对文学的实用主义态度相对抗。如果有一种所谓“普遍、普及”的诗歌要求，那你说可以，每个人都应该用英语写诗。因为只有这样，诗歌才有大市场，才能让很多人理解，才能卖掉更多。但我们知道，诗歌不是那么回事。诗歌只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国家有效。因此，我把我们的项目，看作对商业化世界的一种反抗。根本抗拒那类想法。

杨：所谓全球化，就是想统一、简化不同文化。事实上，是简化每个文化的深度。其实，真正的问题，不仅仅在向别的文化打开大门，而是在不同文化的深度间，建立真正的对话和交流。这里，今天全球化的语境，应该让我们加倍意识到每一文化、甚至每一个人的内在深度。它们就像桥墩，在支撑大桥。“交流”就是把这面的思想深度，带到另一面。在“个体”意义上，深度与人口无关，只与思想能力有关。这样，斯洛文尼亚的两百万人，和中国的十几亿完全对等。我曾说过，没有对各个“本地”的自觉，“国际”就只是一句空话。但“国际”空虽空，却不停给人带来诱惑和幻象，迫使或诱人放弃独立思考。因此，我很喜欢你用的“反抗”一词。我们的项目确实是一种反抗。它反抗诗歌的肤浅、思想的空泛、对语言的盲目和对市场的屈从。一句话，强调人的自觉。这里的“反抗”，要求很高。我曾和我的中国诗人谈到，其实统一的、与

方言发音无关的“普通话”，可以被视为我们自己的殖民语言。书写，成了排斥、甚至打压诗人“本地”层次的手段。今天世界上，我们很容易把英语想象成要“一统”语言天下那个东西，殊不知我们的独立，在遭到不同层次的剥夺。首先是中文之内的，然后才是全球化的。这一点上，其实英语诗人们在也面临和我们同样的处境。他们的诗歌英语，也得被商业化英语殖民，他们也在成为自己语言的被殖民者。

阿：当然，我们也知道中文语言、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尤其现在，从经济到文化显示的活力。包括我们这个诗歌项目，可以在北京、成都举行，并且吸引了那么多诗人参与，这都在证明当代中国的魅力，它不仅在经济上发展了，也在带来文化灵感。这是我们来这里获得的最大感受。从另一角度讲，斯洛文尼亚从未变成地区性权力中心。在历史上，它经常要面对的其他文化强权的威胁。语言成了斯洛文尼亚人坚持文化个性、保有历史经验、维系社会群体的力量。我们像一个会合点、一条通道，让周边的意大利拉丁文化、奥地利德国日耳曼文化、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文化、甚至匈牙利和伊斯兰文化，都通过我们互相交流。我们的困境是，如何不在诸多文化的大浪潮中，被冲刷消亡？一代代斯洛文尼亚诗人，大概都有这种危机潜意识，我想，这可能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哪怕再小的文化资源的重视，例如方言。

杨：这正是我第一次到斯洛文尼亚参加“维拉尼查”文学节的感受。我突然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二十余种中欧语言之间，每一种都分享两个共同点：一，植根的深度。因为使用它们的人口很少，所以它们必须在历史和文化里深深扎根，像树根紧抓岩石一样，否则一阵狂风就会把它吹走。二，交流的广度。它们必须敞开自身，随时准备和周围任何文化交流，在积极互动中加强自己。这

两点，缺了哪个都意味着这文化的灭亡。我得承认，我对此很受感动。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这“自身之深”和“交流之广”，也必须成为所谓大语种自觉的内容。中文、英语，都应该向中欧小语种学习你们幸存于世的能力！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文，给中国文明建构了一个高于地区性的精神基础。但那前提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文确实是地区性文化中心。虽然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那并未构成真正的文化挑战。相反，他们只要学习了汉字和中文书写，接受了中文思维方式，都无一例外被这语言同化掉。这是中文的力量，却经常被误解为中国人的力量。这养成了中国文人的固步自封和妄自尊大。也让中国文化终于成了一根锈烂的弹簧，几乎完全丧失了弹性。二十世纪中国很多灾难，正是来自这根弹簧极度缺少应对外来挑战的经验，尤其是面对失败的应变能力。一场鸦片战争，就让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精神崩溃。二十世纪，可以被概括为中国人从失败情绪化里挣扎爬出、重新寻找立足点。但，如果只把商业性成功，误认为精神独立，很可能导致致命后果。以前有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要小心得意洋洋地沦为精神贫民。

阿：我接着上面说，在斯洛文尼亚从奥匈帝国独立后，在斯洛文尼亚语成为我们正式的书写语言之后，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统一化、标准话语言，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有人用“不是斯洛文尼亚语”来批评和否定个性探索。我们也得再次寻找突破群体化规定的能量。记得你曾经说，我们的“方言写作”项目，是中文大象和斯洛文尼亚老鼠之间的交流，我却觉得，虽然是老鼠，我们也可感受到了大象的重量——不同大小，但同样控制性的思维方式。

杨：中国人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象和老鼠，在群体对个体的关系上，有同一结构。不过，我还是发现，“危机感”这个词

非常重要。斯洛文尼亚置身于周遭文化强权之间，只有抓住一切精神资源，维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

阿：是啊，例如斯洛文尼亚语之内的不同社区，就在互相对比中，给“斯洛文尼亚文化”增添了很多内容。我们同时是斯洛文尼亚诗人，又是有些许不同的地区性诗人，在区别中，让斯洛文尼亚语诗歌变得丰富。

杨：这也是一种“反抗”。在自己文化之内，通过不同本地构成对“小一统”的反抗。我认为这重要性，并不小于反抗外来文化威胁。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在先秦。为什么称为“先秦”？正应为那先于秦始皇的统一，或者说，那处在中国文化仍拥有内部竞争和挑战的时期。大到战国七雄，小到更早的周朝分封各国，语言融合各自的自然背景、历史传承、甚至生活风格，各自发展。看看《诗经》里那些各国之“风”，就知道当时的中国多么丰富多彩！另外，对我个人特别重要的，还有以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那堪称中国诗歌传统中一个绝对“另类”的传统！大思想家的史诗传统！它超越西方的线性叙述史诗，而以空间结构包容时间，“共时地”把握人类根本命运。请注意，各国之“风”，和楚“辞”在称谓上的区别。如果“风”主要是口头说唱，“辞”则正是在强调文字、强调书写！《楚辞》就是楚国的书写。它随着楚国被秦国灭亡而式微。秦始皇政治上毁灭了割据各国，文化上也消除了我们可能的内部挑战，直到这种地方文化意识，在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彻底被取缔。我看到，屈原的“天问”精神，先秦诸子百家的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经历了和地方性书写语言一同消亡的命运。这一定不仅是巧合。那么，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只是一个异国情调的诗歌游戏吗？还是一种对自己传统的反思？在追问自我中，既反抗自我的惰性，又激活自我的活力？屈原既孤独又幸运，他

的天问精神，历经两千三百年而极为“当代”，第一次被读懂，且成为我们最深的精神资源！

阿：不过，我看到汉字还活着，还在传承一种更深的文化，一种精神……或许，在中国也像在斯洛文尼亚，以地区社区代替地方权力，保持了某种独立。

杨：很不容易。因为中央权利拥有对文人的绝对诱惑力，更通过科举系统刻意加强之。而社区例如乡村绅士阶层，则弱小太多了，所以古往今来，真正能坚持和中心权力保持距离的文人，少之又少。事实上，二十世纪满清王朝结束后，各地开始出现语言自觉，如用江苏“吴语”、广东“粤语”写作的文学等。事实上，“五四”运动中很有人在提倡中文拉丁化，用拉丁字母注汉字之音。我很庆幸那没实现，否则汉字的视觉美感就彻底断送了。我们今天诗歌中极为重要的意象性，也将像英语似的“看不见”了。介绍这些，一要说明中文曾有多激烈的改革冲动，二要强调改革必须建立在对自己语言的深刻理解上。四九年后更强力的大一统，曾打断过这个自觉，但那更反证了自觉的必要性。

阿：你提到屈原的《天问》，我记得你说过，诗人必须成为“提问者”，去突破共同逻辑和规则。

杨：是的，最根本的，是在自己的作品之内，建立“个人美学反抗”。我们的“方言写作”项目，就是要激活个人的自觉。给传统重新找到个人创造性的能源。在中国古代，权力的传承叫“正统”，正统使用的语音叫“正音”。历史上最主要的“正音”，就是“中原正音”。显然，在这里屈原和他的《楚辞》，已经被排除于正音之外了。可是，这种由权力规定的“正”，同时是巨大的限制，它

压抑了其他语言包含的可能性。

阿：在北京的朗诵会上，我看到你必须印发你的《方言写作》那首诗，上面有你手写的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电脑里没有你造的那些字。

杨：我这儿的“造字法”，有些依照香港使用的粤语文字，他们的“有”（Mou），是“没有”的意思，造字时拿掉了“有”字里面的两小横。一个空了的“有”，就是无。我的“吾”字（“口”里面还需要打个叉），是老北京人说的“我”，但它的发音是“MM”，闭紧嘴唇只发鼻音，所以我用古典化的“吾”，打叉封闭那个“口”来绘制这个新字，也很有意思。其余三个字，都是形声字，比较简单。我看到，人们接到印着那首诗的纸表情颇怪，但当我把诗读出，沟通起来不仅毫无障碍，而且特别亲切。杨小滨的《赤佬十四行》，虽然没有造字，但堪称真正的方言诗。我虽然不太懂上海话，但基本可以跟上诗里的意思。不可否认，这是种异国情调，可别忘了，这是我们自己的、被遗忘了的异国情调，或许它本来就是“异国”，可现在必须由一位诗人为我们重新发掘出来！所以，语言里国家的层次、地方的层次，都本质上从属于个人。

阿：这种深度对我们当然很困难，因为如你以前所说，“方言写作”本身是一种语言的观念艺术、实验艺术。你还要求我们斯洛文尼亚诗人不仅把这些诗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更翻译成斯洛文尼亚方言！这就在我们的项目里，打开了四个层次：被发明的中文方言，普通话，斯洛文尼亚语，斯洛文尼亚方言。我觉得我们像在解剖诗歌交流的内部世界。

杨：确实如此，虽然我们的语言解剖学还没全部到位。我主要指

的是，在把我们发明的中文方言诗，翻译成斯洛文尼亚方言的层次上。但这是个可以持续深入的项目，我们可以一步步来。新创刊的诗歌杂志《诗东西》上，已经发表了一些我翻译的斯洛文尼亚诗人的作品，中国读者发现，你们四个人的作品真是风格迥异，我希望我的译文能体现这差别，从而构成我的“杨文”和四种“斯文”（多合适的缩写！）之间的对话。我觉得，你的《回家》一诗，很可以成为整个方言写作项目的点题之作，给我印象特深的，是最后那“一瞥”，跋涉者无论走了多远也走不出的家的一瞥，因为我也漂泊者，对这“一瞥”极有感触。

## 回家

一架精神的扶梯  
环绕一盆盆枯萎的花朵  
铁锈绽开了

塞满脏衣服和旧疑问  
行囊令我蹒跚  
门槛到门槛 一场漫漫跋涉

最后四百公里我们缄口无语  
这哑默能否持存  
抵达之静？

浴室镜子中回顧的  
一瞥 我逃了那么远  
从未走出它的视线

Aleš Šteger 原作  
杨炼 译

阿：我写的就是每个精神漂泊者的内心经历。我想，这是全世界可以互通的经验。

杨：你的语言很精确，选择的意象很鲜明，全无不成熟的诗人过度芜杂的毛病。在这一点上，在把全部柏拉图著作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被我们干脆叫作“柏拉图”的Gorazd Kocijancic那儿，更加清晰，他的诗作用语极为简洁，但古雅深远，我有时不得不求助于古典中文，以传达那种韵味。

## 自在者

诗——  
汝依我命名。

汝之名  
游出虚无  
像海豚来自  
海水  
灰蓝的  
异域。

+++++  
善  
皆为汝。

汝不在，  
如无。

汝之名  
沁亮，  
如海豚  
自墨蓝的海水  
显形，  
如浩淼无边的  
暗影。

Gorazd Kocijančič 原作  
杨炼 译

而 Tomaz Salamun，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斯洛文尼亚诗人，则是一位语速迅疾的诗人，他的意象，既超现实、又诡谲地渗透了斯洛文尼亚的地方特色，而且这两种极为逆反的因素，又融合无间！当他突然在斯洛文尼亚语中，加入两句英语，着实给我的翻译出了难题，因为在中文里出现英语太怪，所以征得他的同意，我用斜体加古语代替了英语，也算一种发明吧——不过是在中文里，发明了一位斯洛文尼亚诗人！

## 化合

给我你的眼睛，停在我眼前。  
夜很诡谲。你煮开  
我的肺。里面的液体

发黑了，你像三十万波斯人  
齐步走向一株枯  
树。你合并我，钉牢我，  
溶解，再钉牢我，把手坏了。  
有场暴风雨。绿色的盐酸  
泼向十万黑蚂蚁。我不停。  
树枝刹那燃尽。我灭了？  
不在了？我见过花园。湿叶子  
先冒烟像大粪堆，而后  
动了。巨人的独眼在看。  
此为真。吾愚鲁。不再这样。

Tomaž Salamun 原作  
杨炼 译

同样的语言意识，呈现在 Milana Jesiha 的作品里，成为一种讲究的新古典形式。下面这首诗，我的翻译不仅注意到原作的韵脚，还考虑到节奏，就是每句的“顿”数，因此在中文朗诵里，它的效果还原得很好。我觉得，在原作和译文之间，这儿是形式本身在对话。

## 无题

垂直的墙，雕到天穹，  
一块石头放在墙顶，  
小小的碎片崩落轻轻，  
瞎而小的鹰屎滴下深深。

空中迷失的拱形大厅，  
群集希望和记忆的舞女，  
而一侧甜葡萄酒斟满，  
而送别正午迎迓黄昏。

而别让影像变了又变，  
忽然侏儒的脚绊上树根，  
挤压夹克口袋里的梨子，  
忽然山坳里盈溢着雨声。

忽然惊怕的青蛙跳进：  
枝头的叶子飘入一阵风；  
泥土破开，裸出狼的头骨；  
而始终，世间事从无不同。

Milana Jesiha 原作  
杨炼 译

阿：我觉得，我们最高兴的，不在于已经完成的部分，而在于获得了一个人共识：语言的自觉，和一个语种的大小无关，却和语言意识的深浅有关。对于一个诗人，无论他背后站着二百万斯洛文尼亚人口，或者十三亿中国人口，他还得自己建立自己的诗歌意识、语言意识，还要自己完成那些作品。这指出了一个方向，一条地平线，朝着“自觉”，我们还在继续这个旅程。

杨：重新发现、甚至发明中文方言写作，是对过去两千多年中文“统一化”的逆反。不再仅仅是地区性朝向中心，而是中心向地区性分解。这是语言的、也是现实的行动。这和全球化环境唤起我

们的语言自觉相关。诗人的参与，可以使这进程更深刻、更精美。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目前的方言写作，还仅仅在尝试使用方言词汇，而几乎没触及更深层的语法关系，那才是思维结构的基础。

阿：地区性、方言不是狭隘化，而是追求精确。

杨：甚至更锋利，在追问自我的意义上。全球化是不是另一次书同文？谁是今天的秦始皇？由谁来“统一”世界文明？统一后的文明是什么？对人类精神有什么意义？我希望，这个“未来”将包含我们已有的深刻，而非放弃它。

阿：像过去人们把香槟酒瓶砸向一条新船，以此给它命名，我们也在用各自的香槟酒，从自己文化的深处，给全球化命名。

杨：所以，个人的深度沟通有所有人，本地的深度建立起“国际”，方言的深度充实了全球化——全球话。好像我们找到了落点？

阿：这里土地很结实，落在这儿很好。

**Two Poems by Duo Duo**

Translated by Mai Mang

**I'M DREAMING**

Dreaming of my father, a cloud writing left-handed  
 With the thickness of the glass in a pharmacy  
 He is wearing a blue raincoat  
 On a street once grooved by an old phonograph needle  
 Passing by a dye shop, a coffin store  
 Not far from that street I walked toward growing up  
 His blue bones are still calling for a trolley

I'm dreaming that on every street corner, I see the back of a father  
 Throwing himself into a fight among a crowd of fathers  
 Every street is resisting, every corner  
 Is a witnes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One father's tongue was pulled out  
 Like pulling an inner tube out of a bicycle tire...

The time since the death of my father is all passing by at full speed  
 I wish someone could end this dream  
 Wish someone could wake me up  
 But no one does, I continue to dream  
 Just as in a dream once dreamt by the dead  
 Dreaming their lives

**多多诗二首**

麦芒 译

**我梦着**

梦到我父亲，一片左手写字的云  
 有药店玻璃的厚度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雨衣  
 从一张老唱片的钢针转过的那条街上  
 经过洗染店，棺材行  
 距离我走向成长的那条不远  
 他蓝色的骨骼还在召唤一辆有轨电车

我梦到每一个街口，都有一个父亲  
 投入父亲堆中扭打的背影  
 每一条街都在抵抗，每一个拐角  
 都在作证：就在街心  
 某一个父亲的舌头被拽出来  
 像拽出一条自行车胎那样.....

我父亲死后的全部时间正全速经过那里  
 我希望有谁终止这个梦  
 希望有谁唤醒我  
 但是没有，我继续梦着  
 就像在一场死人做过的梦里  
 梦着他们的人生

Shovel after shovel of soil is poured into the open chests of men  
In their bodies, through dreams, the earth is gaining new territories  
A mass of flies that no longer eat human flesh  
Has been hovering over that place for a long while  
As soon as they see from afar the idly swaying hooks in a fish shop  
They will all burst into tears...

I've accepted this dream  
I've dreamt what I ought to have dreamt  
I've dreamt the mandate of the dream  
  
As if kidnapped by a dream—

一锹一锹的土铲进男子汉敞开的胸膛  
从他们身上, 土地通过梦拥有新的疆界  
一片不再吃人的蝇  
从那边升起好一会儿了  
一望到鱼铺子里闲荡的大钩  
他们就会一齐嚎啕大哭.....

我接受了这个梦  
我梦到了我应当梦到的  
我梦到了梦的命令

就像被梦劫持——

GRATITUDE

Borrow it when it's time to return it

Thank the empty field, which is indeed the great earth

Expand its geography toward a coalmine at the end of a working day

Thank its past, which already seems exceptionally wide open

On that line where ancestors' skeletons refuse to turn into stone statues

Thank the standing of the trees, which is the standing of our beloved ones

No more tombstones measu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ubterranean water table

Thank them for originally being so wonderful at recitation

Bow to the place where bestowals are continuing to happen

Thank earth whose deep meaning has already reached the knees

Go to push and bless what knows not its destiny

Thank a hidden journey that has just begun

When an empty field also reveals a wheat field

Thank that prescribed indebtedness, which has not yet been taken away

The lyrical power of trees thus again pulls the lapels of our jackets

Thank the starlight above a bridge, which points right to where the recipients have been hiding--

感谢

在归还它的时候借它

感谢空地，实在就是大地了

向着下工时分的煤区扩散它的地理

感谢它的过去，已显得尤其宽广了

在祖先的骨骼拒绝变为石像的那条线上

感谢树木的伫立，就是亲人的伫立了

不会再有墓碑测量地下水位的起降了

感谢它们原是多好的朗诵者

向着有赐予继续发生的地点鞠躬

感谢土地深层的意思已传至膝头

去推动祝福所不知前往的

感谢隐藏的里程开始了

当空地也显示麦地

感谢那预定的欠意，尚未被取走

树木抒情性的力量便一再牵动我们的衣襟

感谢桥头星光灿烂，直指接受者藏身处——

## TWO POEMS BY LÜ DE'AN

Translated by Ming Di

## Offenders

I've seen the secret migration of stones.  
 They roll down from above, vigorously,  
 some of them disappear completely,  
 others stay but become ruins.  
 Nothing can be more embarrassing than  
 being a stone that stays behind, a towering pile,  
 a long shadow. I've seen them in daytime  
 scattering in the courtyard, a bunch of no surprises  
 when you walk out of the gate, but at nighttime  
 they scare you with their black whirring. In fact, it's only  
 an illusion: one piece suppresses another,  
 as if in an instant the whole pressure will crush your body.  
 Like in the beginning, someone was expelled  
 out of there, and there a gate was established,  
 and Heaven erected. Oh the labor-ridden stones,  
 the oval eggs, but what was hoped for  
 has not been hatched.  
 We only hear the sound at first, then we see  
 the stones moving, moving into our perspective.  
 We know it's the movement of the land,  
 the loosening of the earth, and beginning of rolling.  
 They scramble vigorously, making you feel empty.

## 吕特安诗二首

明迪 译

## 冒犯

我曾经目睹石头的秘密迁徙，  
 它们从高处滚落，轰轰烈烈，  
 一些石头从此离开了世界，  
 但另一些却留下，成了石头遗址。  
 没有什么比石头留下不动  
 更令人尴尬。那高耸的一堆，  
 那长长的影子。我看见白天  
 它们落满庭院，成为出门时  
 司空见惯的事物，而夜里，  
 黑呼呼的吓人一跳，其实也只是  
 一种幻觉：一块压住一块，  
 顷刻间仿佛就要压到身上。  
 就象当初，某人受到驱逐  
 逐出那道门，然后那门才得以确立  
 天堂才在那里存在。啊累累的  
 一堆，卵蛋似的，却还没有  
 孵出我们希望的东西来。  
 我们只是先听见声音，然后看见  
 石头变幻着，变幻着闯入视野。  
 我们知道那是土地的变故，  
 那是地球松动，开始了滚动。

它们争先恐后，轰轰烈烈，叫人虚无。

Yes, it's the decisive moment.

We happened to pass by at that time, not knowing  
where to place ourselves. Like the stones,  
some of us stayed, others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Those who stayed behind became forbidden cities of souls,  
and those who disappeared were firmly convicted...

(1995)

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是的  
那时候我们恰巧路过还不知道如何  
安置自己。那时候我们也象石头  
一些人留下，另一些继续向前  
那留下的成了心灵的禁忌，  
那消失的却坚定了生活的信念.....

(1995)

The View

After years of watching and losing sight,  
finally I moved the window away.  
But then I thought about it, it was in fact  
the frame that I had removed.

In the dark hole, the world remained.  
But after all, I had left there.  
I walked far away from it,  
bearing its frame.

Over the horizon fly some migrating birds.  
I imagine, I was similar to them in those days,  
repeatedly passing through one place and another,  
saddled with my own window.

(1989)

风景

经过多年的失望，  
我终于搬走了窗口，  
但仔细一想，事实上  
搬走的只是它的框架。

黑洞洞的，世界仍在原处，  
可我毕竟已经离开，  
在它的远方行走，  
背负它的窗子框架。

天边飞过相似的候鸟，  
想象当年的我也一样，  
重复地走过这个或那个地方，  
背负着自己的窗子框架。

(1989)

## THREE POEMS BY YA SHI

Translated by Nick Admussen

### Cryptic Poem

The bang bang of literature's slavish heart and the bruising after,  
you bang bang, I bruise for no reason at all.

A stand-up guy, perched on the excavator, extends its metal arms  
and the moment of exposure, of shame

condensed into a twinkling, lasts almost forever!  
The summer dew writes back, says you're still not cryptic enough.

Fury has many categories: flattering, hair pinned in tight bun,  
stream of cat piss, unaggrieved, engrossed by the broken soul...

Does the glittering system abet weakness?  
The fish bone chorus is violent, cracking the scenery but blocked  
in the throat.

What's most serious doubtlessly happened before all the talking.  
Swashbuckling heroism? Haven't seen it in ages. On heaven  
and earth's

temporary chopping block, you can put fir, white oak, red pine.....  
Spirit and the flesh, sliced until they're so lean!  
(2009)

哑巴诗三首  
安敏轩 译

### 晦涩诗

文学讨好心脏之嘭嘭和事后青肿，  
你嘭嘭，我无端青肿。

好样的，挺在挖掘机举起铁臂  
暴露、羞愧的那一刻，

凝在转瞬之中，几乎永久！  
夏露回信说，你还晦涩得不够。

暴怒分多种：媚主的，缩个小鬏鬏；  
流猫尿的，不裂肺，只管摧魄.....

明晃晃制度怂恿软弱？  
鱼刺众声汹涌，破碎山河，但梗喉中。

最严重之事，无疑事先皆言中。  
横刀气度呢？久违了。天地

权且案板，可以冷杉、青柏、红松.....  
“精神和肉体，统统剁成精肉！”

(2009)

## Birthday Poem

Still sultry. Still waking up alone, tidying the tiny sack  
of flesh, itself slowly waking, that hangs from the horntip of the Cow Year...

I don't talk about grief in front of my family, and not today, either.  
Nobody to talk to today. Today, goods circulate in the manner of corrosive  
chemistry.

In point of fact, what's causing such majestic sighing is the toothbrush.  
I perform slow introspection: deer eyes, little scrolls of ears, dog nose,  
flowery tongue,

a glutton wolfing down the cosmos, and boiling the invertebrates of the sea!  
At noon, I'll sit on the sofa of the new rain, cross my legs and count their hairs.

The first time I opened my eyes, I was vegan, all natural.  
Math teachers at public universities barely ever give lectures wearing shorts,  
that one with a mouthful of spearmint, trunks of the legs straight, pores  
humbly opening,  
thinks on the Way that can waylay and the grotesque habits of the divine.

Forty years now, just like this! The bull's horn pierces the new rain's face,  
shall I go back to when the womb opened? No: electrocuted, I become a  
sea medusa,

gossamer red.

(2009)

## 生日诗

还是闷热。还是一个人起床，收拾牛角上  
渐渐醒转的渺小皮囊.....

不在亲人面前说悲伤，今天也不。  
今天无人可说。今天，流通货跟随腐蚀的化学。

针尖上讨尊严的叹谓，其实牙刷。  
漫漫内省，鹿眼睛、小卷耳、狗鼻子、花舌头，

这漏食口袋囫囵吞下宇宙，又煮沸无脊椎的海兽！  
正午，盘腿坐在新雨沙发上数腿毛。

第一次睁开眼睛时，全素。  
公立大学的数学老师，极少数讲台上穿短裤，

那嘴含绿薄荷的一个，腿杆正直、谦卑地张开毛孔，  
反思道之所盗与神圣的恶俗。

如此就四张有余了！牛角顶穿新雨面目，  
回到撑开子宫的一刻？不，通电成透明的红色水母。

(2009)

### Axehead Poem

I will no longer revel in the dark of night. But night is always there.  
Therefore, now I am insane.

And the dreamworld? It's no superstition. The odd thing is:  
like ping pong kitchen noises, the dreamworld is constantly present.

Half-awakened, my pupils turned to cool tangerines!  
Really, I'm still alive, conflicted, chaotic, and soft...

If the searing heat can blind and deafen, then great;  
if thermal underwear is a cloak of invisibility, then great.

Friends, do not be mistaken, I'm talking about the white hot,  
blazing sun.

I'm trimming greens, on the root of the onion there are two  
hoof-shaped

mud stains....no need to tell anybody, it's enough to carve out the  
offending flesh.

There are too many quiet matters in this world, and so it is insane.

What's crazier: under the vast, starry sky, a great tree  
has been felled many times, but the axehead, it still stands there  
gleaming!

(2009)

### 斧头诗

不再沉湎于夜色。但夜，始终在那里。  
所以，现在，我是疯狂的。

梦境呢？不会迷信了。奇怪的是：  
如同厨房乒乓作响，梦境，也一直在那里。

微醒之时，眼眸竟是清凉的柑橘！  
是啊，我还活着，矛盾、混乱，又柔软.....

若热气腾腾可障人耳目，就好了；  
若保暖内衣也是隐身衣，就好了。

朋友，别误会，我说的全是朗朗白日之事。  
正择菜呢，葱根上有两小块蹄形

泥渍.....不必声张，刷掉那层葱皮就可以了。  
人间，安静之事太多，所以是疯狂的。

更疯狂的事：一颗大树，广阔星空下  
伐倒了数次，而斧头，还明亮地立在那里！

(2009)

**POEM BY LIU ZONGXUAN**

Translated by Cheng Baolin, and George O'Connell

**That Day**

A bus in motion, its windshield blurred by rain,  
obscures the outside world. It occurs to me faintly  
that I'm in danger, a possible disaster  
lurks at an intersection, or awaits  
the moment we arrive at the small city of Shaoxing.

Walking around Lu Xun's backyard garden twice,  
I sat at an old table, munching a few beans,  
forgetting for once the worry that trails me.  
At Lanting, where ancient people sipped wine beside a creek,  
I glanced back toward Wang Xizi's Goose Pool, its dense  
bamboos.

A nice place. My first  
and last time to see it. That night  
the lamps grew dim and misty. Crossing the street  
so carefully, friends escorted me after drinking  
back to my inn. I prefer not to follow

a wandering shaman's warning: stay home  
or meet bloody disaster; stay home  
and stay safe. Should I obey,

柳宗宣诗二首  
程宝林、乔直 译

**那一日**

行驶的大巴，窗玻璃迷蒙雨水  
隔开了外部世界。隐隐想到  
自己在危险之中，可能的灾难  
就停歇在一个路口，或躲藏  
在抵达绍兴小城的某个时刻

沿周树人百草园走了两圈  
坐在八仙桌吃了几颗茴香豆  
一度忘掉那个如影随形的隐忧  
在兰亭，古人曲水流觞的地方  
回望王羲之的鹅池和茂林修竹

此地甚好。我是第一次也是  
最后经过这里。那日夜里  
灯火恍惚迷离，穿过斑马线  
小心奕奕，友人酒后护送  
回到旅馆，我就要逾越一个

江湖巫师的谶语：不守在家里  
那日会有血光之灾。呆在家中  
就能规避，因了他的臆测

and stop walking? But where is my home,  
that apartment down south? Or Huangmchang in the north?

So long on the road, I can't rest,  
lying for hours in the inn's feeble light,  
awaiting disaster's knock at my door.  
Perhaps I missed it while out strolling,  
and it stalks me still, my shadow.

就放弃行走？而我的家在哪里  
南方那个公寓，或北方的皇木厂

我来到了路上，就无法停歇  
深夜，躺卧在旅馆荧光灯下  
那个可能的灾难没有找上门来  
或许，在行走中与它交错而过  
而它会跟踪而来如同一截阴影

2005，京东皇木厂

**POEM BY SHEN BOLIANG**

Translated by Denis Mair

Man-Made Lake

Inner

Starting since when have I no longer illuminated you?  
At the end of the rope is paleness, repetition, remoteness.  
Excitedly you turned outward, melded into variegated patterns.  
Forked paths like ripples, walled off from a dim-colored hoary soul.  
I am innately still; you convey movement with complexity of narrative.

Outer

You study the absolute from daylight. Simply dim down, I return to the nest.  
Your taciturn book holds blank pages; I go in a guise of colorful bindings.  
Like Gibbonesque garrulity wrapped around the marble block of time.  
Now for me your frangible virtue becomes the regime of another country.  
Now it is for you alone to speak of solitude and pass judgment on it.

申舶良诗一首

梅丹理 译

人工湖

内

何时起我不再映照你?  
绳的尽头是苍白、繁复和遥远。  
你被兴奋地耦合于外界的斑斓，  
岔路如水纹，隔绝颜色黯淡的古朴灵魂。  
我本归静，你传来动，以叙事术的错综。

外

你与白昼学绝对。你晦暗，我就还巢。  
你是寡言的无字书，我扮演装帧多彩，  
像裹在时光这大理石外的历史家般饶舌。  
如今你易碎的美德于我已成别国的政权。  
我忽而理解只有你能言孤独并判断孤独。

Inner

My pace slackens; I cannot gauge the distance from notion to notion  
Still less can I recover you. Thought thrown upon itself can only draw vain lin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My ponderings on prospects in truth served the  
accretion  
Of habits in place. My paucity is better for steeling resolve than luxury's clutter.  
My sole fear: one who is learning life meets with one who is learning death.

Oute

Your meditations can never grasp substance, just as what can be seen  
Through yourself is surely not yourself, just as a blown kiss can never reach  
Sweet fragrant lips. My proud paucity is actually a form of excess.  
So often an excess of wisdom brings on nothingness.  
Excessive existence is a burden on those to come.

Inner

You go far away from me, or plunge into my joys  
(for how long?) but in neither way can you discover me.  
Therefore distance is more authentic than location. Therefore,  
Being serenaded in bowers or banquet rooms is empty for you.  
You throw open shutters, play the social butterfly; bleakness then  
engulfs me.

内

我步幅迟缓，不能测量念头到念头的距离，  
更无法追回你。仅剩思想时，人只能徒劳  
划分东与西。我对出路的思索，实在是培养  
原地积习。我的贫乏，比繁琐的奢侈更励志。  
我唯一怕的：学习死的人与学习生的人相遇。

外

你的沉思永不能认识本体，就像透过自己  
定然看到的不是自己。就像飞吻不能到达  
香甜的嘴唇。你自称的贫乏实在是种过度。  
多少过剩的智慧招致虚无，  
过度的存在是后来人的重负。

内

你远离我，或沉浸于我的欢乐  
(多久？) 都不能使你发现我。  
所以，距离比地点更实在。所以，  
当你在花丛中，歌筵里，都是虚。  
你开屏，热衷交际，绝望便沦陷我。

## Outer

Your bleakness is just an amplification of certain wishes  
(wishes growing emaciated, yet imposing).  
Others wishes get sucked into pitfalls. I climb up a bank, enter a  
wood,  
Seeing that I've left you, I settle in anyway. You are a given  
Nonetheless uneasy; you are pure yet even so you are soil.

## Inner

You curry favor in other people's houses; you exchange too  
much;  
This stokes my rage. You believe feelings can be transferred,  
That vast erudition accomplishes magic. You believe in  
Proselytes and professors, thinking their prolixity  
Gets hold of life's richness, yet you don't believe in me...

## Outer

Your monotony envies this profusion. Along with rage, such envy  
Is really foreign cargo. As long as my inverted reflection is missing  
You cannot stand, but my adherence to joys at every turn  
Is innate to me. As parting grows imminent, write this memorial:  
A lake jointly made: to me will go the muddy sand, to you the empty space

2008

## 外

你的绝望, 只是些愿望升高  
(这愿望更清瘦, 且堂皇),  
另一些便陷落进去。我上岸入林,  
见离开你, 我也能定居。你恒定,  
却也不安; 你纯净, 却仍是土壤。

## 内

你承欢于他人住所, 且交换过多  
这令我愠怒。你相信情感能移动,  
浩瀚的知识能来变魔术。你相信  
教士与教授, 以为他们的琐碎是  
掌握生活的丰盈。而不信我.....

## 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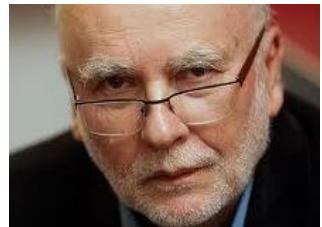
你的单调, 嫉妒这纷繁。与愠怒  
同是舶来品。只因没有我的倒影  
你便不能成立。我随处依附之乐  
却是生来自得。分别在即的纪念:  
一同造湖: 泥沙归我, 虚空归你。

2008

AN INTERVIEW WITH  
POLISH POET

ADAM  
ZAGAJEWSKI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访谈  
by Ming Di



Ming Di: There is a new Chinese term, Sea Turtle, which refers to people who have returned to the homeland after living overseas for a number of years, as “turtle” echoes “return” in Chinese. In this context, you are a “Sea Turtle” because you’ve returned to Poland after twenty years of drifting abroad. How do you feel like living in Krakow? How different is it now compared to the old one in the 70s? And how different is the present Poland besides being a democratic country? And how different is the current Polish poetry scene?

**ADAM ZAGAJEWSKI:** So many smaller questions in the bigger one... Yes, the present Poland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which means

it has fewer secrets. Countries under totalitarian domination don't reveal their mysteries. Yet there's nothing sensational in the new openness. It's perhaps too early to say how much this "new" Poland differs from the older one. One thing is certain: life in Poland now is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The gift of freedom is not a myth, it's reality. People are learning, and it takes ages to learn how to profit from this uneasy gift. Living in Krakow? I like it. It's a medium-size city, not (yet) totally strangled by highways and cars. And the old city center is absolutely charming, even if you have to share it with many tourists these days. It was my college town so there are layers of remembrances, the city is cushioned by memory, so to speak.

MD: In the "Two Cities", you divide people into "the settled, the emigrants and the homeless" and you define yourself as "the homeless". Do you still feel "homeless" after having returned to your home country? As we all know that one can feel homeless at home and vice versa. What was the primary force that drew you back to Krakow? Chinese has an old saying that "falling leaves return to their roots", but is "return" the only destiny for "the homeless"?

**AZ:** I still am a little homeless. Once homeless, always homeless. I wanted to return to Krakow to taste the new life in my old country, to be nearer my old friends; my father was still alive when we left Paris for good.

For the homeless there are several options, all of them demanding a bit of philosophical resolve. You can stay abroad, philosophically, being an observer rather than a participant, or you can return and

look at your native realm—philosophically as well. Because when you return after a long break you'll never be unconditionally there; each day you'll wake up and have a moment of hesitation: where am I. But there's nothing terrible in it.

MD: Besides the two cities where you were born and where you moved to with your parents at the age of four months, Lvov and Gilwitz, you've lived in Berlin, Paris, Houston, Chicago, and Krakow. Of all the places, where do you feel most at home in your heart and why? How does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mpact your writing? How do you associate each geographical location with the literary tradition behind it?

**AZ:** Krakow is the place which I cherish most; it's a livable city for me. Then comes Lvov as a city which is more mystical than real but which means a lot for me, for my poetry. It's a kind of a reservoir of meaning, of many possible meanings. The other cities offer me, when I revisit them, a kind of conviviality. I find it pleasant to recognize right away places which, years before, were so obviously "mine". When I'm back in Paris, after half an hour it feels as if I had never left it: everything seems so familiar, unchanged, the paths of my afternoon walks are there, waiting for me...

MD: Polish literature has become very promin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nd you've had four Nobel laureates in literature. It's a great heritag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great challenge to the ones who are writing in their shadows. While maintaining highest respect for them on personal as well as literary

levels, how have you managed to keep a personal voice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from them?

**AZ:** Well, when you have your days (or rather hours) of writing, of thinking—and they only come from time to time--you don't have on your mind the “four Nobel laureates in literature”, you don't target any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you're alone in your room, with all your doubts and dreams, with the imagination.

And, for the other question, I can't know myself, I can't know whether indeed I've kept my own voice. I've written somewhere and I believe in it: we don't hear our own voice, it's not, after all, destined for us, We speak to other people.

MD: Czeslaw Milosz among others was a great influence to you as a young poet and it was a blessing that you were close to him in Krakow in his final years. In celebrating the 100 years of his birth,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with Chinese readers? With over twenty years of acquaintance, I know it will be difficulty for you to say a few words but I would still make the request as you know how much he has influenc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how his poetry attracted you because of “everything that was different from... ‘people's republic' language.”

**AZ:** The more I know about Milosz—and this year has brought his first detailed biography plus many new essays, insights, etc.—the more impenetrable he seems to become. His greatness must lie in the incredible richness of his work. This richness is such that this year of his hundredth anniversary only complicated his image. After

this year we'll need at least five years to put some order into the new observations, new discoveries. His voice was so sovereign, so strong, and, in a way, plural; he spoke with several sub-voices, so to say. The shortest lesson to draw from his work is that you can't write poetry without thinking and responding to important questions the time you live in is asking you. There's an ethical clock built into ecstatic poetry.

MD: For the same and other reasons your poetry has influenced Chinese poets too. You know we share certain vocabulary from our childhood and youth such as Party, class or classless, and the big word that starts with C. What interests me most is how you evolved from a political poet to a mature poet in terms of aesthetics. How did you manage to make that transition? Going to Paris put you in a distance from Poland... Did the “distance” give you a better perspective?

**AZ:** No,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which gave me spiritual distance to C., to use your lovely cipher (it's like Cavafy speaking in his poems, with disgust, about Julian the Apostate). No, it rather was my conviction that C. was already completely dead in the realm of ideas, much before it died in the pragmatic world of politics, and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a terrible waste to spend all my life combating a dead monster. It also was my feeling that “political poetry” wasn't able to embrace the totality of my experience. And, also, the feeling that this kind of writing produced sooner or later (rather sooner than later) conventional forms, more so than poetry aiming at more substantial realms.

MD: Home is home only when you've lost it or are away from it. Now that you are back to Poland, does it make you more critical of it again? I saw a huge portrait of Lenin in Warsaw in August 2010, and for a moment I thought I was back in China. The red portrait reminded me of the Mao badges that many taxi drivers in China nowadays hang on their rearview mirrors as they miss the Mao regime when China was a classless society and everyone was proletarian living poorly but "happily". There has been a nostalgia feeling among the working class in China when the economic booming created separation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How is Poland doing?

**AZ:** A huge portrait of Lenin in Warsaw in 2010? It must have been irony, a jest or an "installation" in the sense of what modern artists do these days. No one (except for a handful of jerks) would today take seriously Lenin in Poland. Poland runs rather a danger of being too much to the right. I mean, in the free interplay of political forces in Poland it's the left which is weak, which tries, unsuccessfully so far, to redefine itself. But, as far as I know, there's not much nostalgia for C., thanks G.

MD: That huge portrait of Lenin reminded me of your poem "Old Marx". You were protesting communism in your youth and you were disappointed with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o, yet still you have not acquired any faith in Marxism as some other people have. The world is complicated with no clear dividing line of East and West anymore, what is there that we can hold on to as poets? Of course the inner self is what we observe and write about, but what

about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at advise would you give to poets of younger generation?

**AZ:**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It's true, there's no general philosophy, no set of ideas that we could easily discern and cling to—as poets, as thinkers, as citizens. When we look back at our history, probably both the Western and the Chinese history, a situation like this is unusual. Usually there were doctrines and religions than furnished intellectual frames for the individuals. So, what can we do? We probably have to do more homework than our predecessors had to. We need to read philosophers, theologians, but even before we can form a comprehensive map for ourselves we should have, I think, a provisional "frame", we need to heed morality, to be more cautious than some of our predecessors in preaching any strong system. We can live without systems. Actually I don't have any ready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 myself believe in an individual quest, done with a huge respect for spiritual values. I'm a Christian, an imperfect one... And an advice for younger poets? Try to know as much as possible but don't sell your soul to any doctrine.

MD: You speak Polish, Russian, German, French and English, you have done teaching in Houston and Chicago for so many years and you read your poems in English sometimes but you write poetry only in Polish. Besides the fact that poetic subtlety can only be achieved in the native language, is there any other reason you write poetry in Polish? Some poets maintain a national or ethnical identity or even patriotism through writing in the mother tongue, or

denounce the nationality by adopting a new language. But I know it's not the case with you— yours is more of a literary choice. Yet, how do you separate the use of mother tongue and nationalism? Thi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for me as I don't feel belonging to any country even though I write in Chinese while living in America. I don't believe in nationalism or patriotism to any country. And I always wonder how poets can maintain a language without yielding to the idea of "love" of a country. Are these two notions also sort of "eternal enemies" in a sense?

**AZ:** I don't think there's a link between writing in your mother tongue and nationalism. The former is a formal thing, a pot which can be filled with very different content. Look at Milosz who never deserted his native language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a ferocious enemy of nationalism.

I write in Polish because I know it so well; I can write my poems or essays without consulting a dictionary and hearing echoes from different poems in Polish, dear to me. Plus I believe we're formed by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ies; successes and/or humiliations from previous centuries exist subliminally in our minds. We can liberate ourselves from them by writing but not by leaping to another language. I hate nationalism as much as Milosz did but can find in the history of my country references which help m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You don't need to "love" your country, you're naturally interested in it, you can (should) be critical of it and it gives you strength. In your case it's seems to me so obvious: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so old, so rich, how could one renounce on such a powerful resource?

MD: "En Route" from the "Eternal Enemies" is such a lovely set of short poems. Did you write them while en route? Well, I like the idea of being en route. It is the very fact of losing home that gives us a goal in life— every poem is a step on the road towards home as you wrote that "go to Lvov, after all/it exists, quiet and pure as/a peach. It is everywhere." Even Krakow, your physical home at the present, is a temporary place, isn't i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Lvov that makes you appreciate every city you live and have lived in, isn't it?

**AZ:** You're such a good reader. Yes, Lvov is the ideal city for me, lost for ever and yet very potent in a different dimension of life. I'm writing this in Chicago, in Hyde Park, which is the university neighborhood, soon I'll be going back to Krakow, after a few days I'm supposed to fly to Berlin for yet another Milosz thing, so yes, I'm still en route, for the time being.

2011

## 一条路通向诗经，另一条转个弯还是通向诗经



吕德安访谈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oet Lü De'an  
By Ming Di

明迪：你给人的印象慢条斯理，与世无争，但又有一种内在的执着。请谈谈你的家乡和童年。老家有什么特点或早期有哪些事件对你的成长具有“定型”作用？

**吕德安：**我老家是中国著名的古老港口马尾，它山青水秀，小得就像一张邮票，且带着一些殖民地色彩，这些都让它的乡镇形态的生活充满了某种异质。也给了我儿童和少年时期许多想象。它的地理特点也是独特的，它处在闽江东端，江面开阔，再出去一点就是大海了。为此，海在我的少年印象里一直是似是而非的，并留下了想象。还有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小盆地，四周群山连绵，中间若干个小山包临江坐着，构成典型的江南风景；还有就是它的海洋性多变的气候，这三种元素都对我的家乡情结浓厚的写作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另外，我的早年成长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可以说我从小就没正儿八经的读过书，初中后每逢

假期常常打工挣些小钱补助家里。那都是些造船厂里最基础的粗活，挖土推车，给生锈的船刮铁锈之类的。还拜了一个木匠为师，又劈又刨地学了两个月，最后不了了之。这些经历都是父亲一手造就的，在小镇，他是一个性格随和的税务员，戴着眼镜，在普通人眼里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在我印象里他受人尊敬首先是他有一付象征着知识的眼镜，为此，我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潜意识里恪守着这份自豪，这也滋养了我从小喜欢舞文弄墨的天性，直到我中途辍学下乡当了知青。所以，可以说虽然先天性教育缺失，我一直以为，如果我在诗歌或艺术的创作上有点收获可言，首先应归功于早年所经历的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经验，它让我对卑微的事物始终保持着某种亲和的感觉，它表现在创作上，可是具体到某种感情，或抽象为一种语调，一种气息，但在这里我更愿意称之为一种底气。

明迪：你的诗有一种历练之后的淡泊，深厚的文化背景在徐缓的叙述中渐次呈现出来。除了人生经历之外，阅读对你有什么影响？

**吕德安：**在不同时期，我的书架中画册总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说到启蒙书，有一本书常常会在某个特殊时刻出现在脑海里，那就是童年时候在大人的棋牌桌下偶尔拾到的一本破烂的线装旧书，它的图画是白描，文字老宋体。那时我对古字体可谓一字不识，但其中画着地狱情景的图画，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的震撼，可能是但丁《神曲》（包括它的插图）所不可相提并论的。可以说此书形成了我最初关于地狱的概念。也许那次深刻的印象（有声有色）也是我泛神主义倾向的基础之一。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开始学写自由诗，那时，一本《普

希金诗选》，查良铮先生的翻译作品，对我有着启蒙意义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只是最基本层面上的文学教育，即我们抒发内心的感情可以用最日常的人性化词汇，比喻的美妙和智慧来源来生活。所以也可以说是普希金的诗，或者说查良铮的翻译语言，使文革时代那些政治口号诗及诗歌观念在我眼里一夜间彻底失效，并使我隐约认识到当时的文学现状后面另有一个真正的文学。也许从那本书开始，我才开始关注起外国文学——只是由于当时社会上几乎少有翻译作品发表而变得如饥似渴。另外，也是这种偏爱，古典诗词那种表达方式也一下子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当时，和所有的年轻文学爱好者一样，我也在一知半解地学填律诗呢！

七十年代末，我考入美术学校，读了法国毛姆的中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书中描写印象派画家高更逃离文明世界在土著岛生活，它对我的影响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但它启发了我对人生价值取向的思考。具体地说，毛姆笔下的画家高更，唤起了我对艺术人生的幻想，而要实现这个幻想，一个人必须具有某种殉道似的精神和勇气。这种精神和勇气至今一直激励着我创作实践和生活态度。

当然还有《道德经》《圣经》《恶之花》等重要名著这些方面的影响，但这里，我更愿意提出《中国民谣》这本书，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它也许从属于民俗研究，但这本书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民谣，对我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这些名不见传的民歌里，我似乎获得了对写诗和技巧的本质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也就是一些东西通了，不好解释这是些什么，但它让我对《诗经》以及古律诗有了一种直接的洞见。我不会总结这些，我只是找到了根，但知道一棵树由此生长。就像人与人之间或人

与神之间总会发生什么，情况千变万化，但这些民谣告诉我：都在这里了，在语言发出声音的瞬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将它视为我的“创作秘笈”。

**明迪：**我注意到你诗歌的民谣风格了，你以当下的语言和当下的口语节奏回到诗经的神韵，这一点很奇特。此外，陶弟这个诗歌人物很吸引人。现在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写诗？有没有下意识地阶段性突破？

**吕德安：**我写诗开始是我选择了诗，然后才是诗选择了我。我认识诗，先是古典诗然后才是所谓的自由诗。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认识它的外表，只知道诗作为一种文学载体，它是高级的言语方式，与现实一般写作永远保持着浪漫的落差，并似乎浓缩着可触摸的游戏规则，所以我写诗初期，选择这种载体多半是出于某种虚荣心。那时我喜欢上一个女孩，觉得光写信还不够表现我的品味，于是我模仿普希金，写起诗来了。所以说我写诗缘于一场自恋式的恋爱。那是1976年前后的事了。当然那时候我并没意识到以后诗会缠上我。直到79年，当我写出一些较像样的，结识了一些诗歌同道后我才立志要做一个诗人。也许这时诗才开始向我坦露自身的魔力，它是有所指向的，而我求近于它首先得保持敬畏。

我认为80年代以后，自己的诗歌创作才开始进入逐渐自觉的阶段。这就是让诗歌回到生活，回到我们自身的现实。那时候我毕业分配到了福州一家书店工作，它离老家马尾镇很近，我几乎每星期都回去探望父母。我不太喜欢城市生活，似乎它对人性的生活（包括创作）怀着某种“古老的敌意”，那时我着迷于俄罗斯的叶赛宁和西班牙的洛尔迦的诗，还有民谣，也许这些也

怂恿了我写乡土诗的倾向。当然，这个时候以《今天》为代表的“朦胧诗”已经风靡全国，我也喜欢那些诗人回归人性的写作，但是由于这些诗多数的灵感来源于对政治的敏感，而削弱了诗性。而我要逃避这些，一心向往“田园诗”的境界。为此我将目光重新投向对故乡和自然，将它视为灵感的源泉，要在那找回属于自己的词汇和语调。这个时期我写歌唱式的抒情诗，所谓直抒心意，热烈而浪漫。同时也写一些民谣式的抒情诗，并尝试着加入现代诗的叙事技巧。民谣对我的主要启发是，创作需要自由而朴素的心性。

我想那个时期我的心态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开放的，我也是一直在写不同形态的实验诗，只是那种直朴自然的抒情是我的主要趋向。事实上，那个时期我已经接触到了佛洛斯特和叶芝的诗，并很快为之所吸引。这才写出了《父亲与我》，诗中回忆了我和父亲在镇上的一次散步，诗中的音调界乎于歌唱与叙述之间。1992年，我旅居美国明尼苏达边上的一个小镇曼凯托，三个月后住到纽约去了。这次是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二年我那里写了长诗《曼凯托》，里面的情景半是曼凯托半是故乡海边的往事，诗句里透出田园式的恬静气息。我想说的是我的创作似乎总围绕着这些伟大的诗人，并致力于这些不同的音调之间为自己定个调；我的不同时期的创作，无论是持续或停滞都于这种可能的自我定位有关。最后我想说，也是这些伟大的声音让我重新体会中国传统诗歌。

1994年我回国，开始写长诗《适得其所》此诗初稿的完成只用了三个月，到完成断断续续有十五年，这期间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基本上过着游居两地的生活：纽约和家乡。这首诗以我回国后的山居生活为背景，写到了“回归”的主题。还

是较为抒情风格。另外还写了一批短诗。我把这十五年的创作归为最近的一个阶段。

明迪：近几年写些什么？有什么阅读上的新发现？

**吕德安：**近些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绘画创作上了，读的书挺杂的，但主要是一批艺术类的。我很少专门有计划地去读书，但在创作前常常会读一点自己喜爱的东西。好像对投入创作能起启动作用。理论类的东西我向来读得少。

明迪：好诗的标准是什么？喜欢谁的诗？为什么？对自己的诗是否满意？

**吕德安：**能带出一种自由感觉的诗，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诗的形态了。我只能说不同时期我都有写出过自己比较满意的诗。我只想说直到目前确定会一直喜欢下去的诗人，他们是李白，陶渊明，白居易，叶芝，弗洛斯特，洛尔迦。他们的人生不同时期真正喜欢并受到其诗影响的诗人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四个四重奏》的作者艾略特，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国于坚的《零档案》，等，不好一一细数。喜欢的理由是他们的诗不仅给我以巨大的写作幻想，还有他们的人格境界对我自己的人生具有种种启示。我想是大意如此罢。

明迪：与哪些诗人交往？有无互相影响？如何排斥影响以形成自己的诗歌声音？

**吕德安：**早期由于各种原因与不少诗人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比较近的有舒婷，黑大春，于坚，韩东，西川等。他们一般首先是

朋友关系。趣味相投吧。具体在诗歌上，大家基本各写各的，彼此影响似乎不大明显。

明迪：如何看待诗歌流派？

**吕德安：**我一向不太注重诗歌流派之分，但我加入过个别诗歌团体。流派当然有其特定的社会意义，它强调了某种诗歌形态和诗人的价值观，使审美多元化。我没有什么诗学可标新立异。我只追从对我来说是诚实的句子，我曾一度追求民谣风格，这在当时首先是想追溯某种更为朴素和自由的歌唱方式，躲开流行的表达。我后来向弗洛斯特学习如何囿于自己的世界写身边的事物。现在还是如此。叶芝的后期诗也具有鲜明的朴素倾向和民谣里戏剧性的叙述方式，我所能做的只是借鉴他们的方式，去感知现实和语言的界限所在，并努力在诗中避免概念式的转述，而是将其转化为可触摸的诗意的语句。

明迪：你如何看待汉语新诗起源？如何看待当下的汉语诗？

**吕德安：**我从未系统研究过新诗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这个问题应该让给研究者。我一开始写诗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新诗的现实。对我来说新诗就是现成的或者说是现实的诗，是现实的正常言说和某种特殊的言说的内在的联系的结果。我很少去为新诗和古诗的不同形态而困惑，在此意义上，新诗对我来说只有“好的诗”和“坏诗”之分。我尊重不同时期的所有优秀的新诗，因为它们向我们传达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作者在汉语传承上的新成就。古典汉语诗歌与当代汉语诗歌各有自身生长语境，而好的新诗在我看来首先是它能够当下的语境里既能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又能灵活地发挥汉语的魅力。

明迪：你如何看待诗歌翻译？

**吕德安：**好的翻译诗在我看来就是好的汉语诗的一部分。阅读翻译诗一直伴随着我的写诗历程。翻译诗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具体文本意义上的。它还让我诗意地体验到不同的文化语境，从而启发我们对自身的语境的反省。弗洛斯特说诗是翻译丢掉的那部分，他指的更多是母语意义上的诗意的部分。对此我深有同感。但我同样相信，好的读者通过翻译，一样可以隔着一层语言去心领神会那丢失的部分。我不通任何外语，但我想高质量的翻译，是令读者想着用自己领会的方式再用汉语翻译一遍的那种。这种高质量的翻译在中国还是有的。

明迪：如何看待中国诗向外译介？

**吕德安：**以前读过资料，里面将外译出去的古汉诗再翻译回来，可谓面目全非，但似乎又是可理解的，用现代语法写就的新诗翻译出去也许不致于如此。我不太熟悉现代汉诗外译的具体情况，但我相信当下的诗歌外译还是滞后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歌面貌及其成就，翻译人士应多从文化生态角度，而不仅仅从个人审美出发从事翻译介绍。◆

THE POETRY ANALECTS OF ZANG DI  
(PART THREE)**诗道樽艳**

作为笔记的诗话

臧棣

在古诗中，诗歌的特殊性是绝对的。诗的普遍性是相对的。而在新诗中，诗的特殊性是相对的，诗的普遍性是绝对的。这也就是说，在新诗的写作中，汉语面临着一次关于它自身的解放。

新诗的写作就是要将诗的普遍性在诗的特殊性中放大，并加以强化。

在古诗的写作中，汉语偏于地域性的文化经验。而在新诗的写作中，汉语着眼于世界性的文化经验。

只有犀利，没有境界：这也许不是思想中最糟糕的风格类型，但却是诗歌中最糟糕的写作类型。

新诗和古诗之间的裂痕，是我们的诗歌史中最珍贵的遗产。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汉语文化史中最有创造性的财富。随着时间的斗转星移，这一点已越来越彰显。

但可悲的是，我们的批评史乃至知识史却一直想弥合这种裂痕（它在理论上的名称是“差异”，有时也被称为“断裂”），把这裂痕或断裂看成是汉诗的文化创伤，甚至把它视为一种迷途、负担、罪过、妄为。这是一种知识上的短视行为。

古诗局限于历史的一致性，新诗着眼于历史的差异本身。

新诗饥饿于新形式的可能性，而当代诗渴望着新形式的可能性。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这两种倾向都涉及汉语的可能性：一种代表了语言的永恒的饥饿，另一种体现了语言的永恒的渴望。

时间总是被用于马后炮。历史也总是被用于马后炮。这是诗歌史写作爱用了两个招数，但当代的诗歌写作让这些招数失却了原有的灵光。在当代诗的写作类型中，语言被用于马后炮。

新诗的崇高，作为一种汉语的可能性，已被彻底地熄灭了。这里，假象和真实混杂在一起。如今，在我们的诗歌场域里乃至我们的文化语境里，慢说论及新诗的崇高，已变得可笑，居心叵测；哪怕只是稍稍涉及新诗的崇高，也已显得虚伪，不堪信任。这种状况该由谁负责呢？二流诗人的反崇高，尚有回应历史的虚假的一面，还情有可原。但假如我们的诗歌思想史也致力于消解新诗的崇高，那就绝难原谅。因

为它假设了这样一种乖戾而平庸的想法：即诗的写作可以绕开诗的神圣，而服务于诗的真理。

当代诗的理想：精确于惊奇。甚至精确于崇高。

但在具体的写作中，这一理想会出现许多分裂。诸如，惊奇于精确。或崇高于精确。

超越单一的诗歌传统，这是新诗做过的一个梦。但是，很有趣，当代诗有时会假装新诗从来没做过这个梦。或者，当代诗正以公开否认的方式继续做着这个梦。

诗体验过这样的时刻：令力量变得美妙。并且诗还意识到，令力量变得美妙的并不是美妙的力量。

马尔克斯坦然地说出福克纳是他的文学守护神时，但是，在我们这里，翻译及其产品一直在知识批评中被视为暧昧的异类。在新诗史上，诗歌翻译经常以替罪羊、假想敌、祸水的形象交替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诗歌已过翻译这一关。而很多诗人却依然没过翻译这一关。我们的诗歌批评也还没过翻译这一关。

诗中的秘密召唤：通过语言获得成长的机会。  
诗提供的是这样一种机遇：或许可以通过语言完成我们的成长。

微妙的厌恶。在诗歌中，它意味着感受力给想象力出了一个难题。

讨厌某种人时，我们的厌恶有时虽然会隐藏得很深，但在感受上却是直接的。而讨厌某种品质时，我们的厌恶有时却显得异常微妙。

微妙的厌恶，对有的诗人来说，它往往出现在事情的结局中。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意味着一个有些事情开始。

我们必须将真理设为前提。海德格尔如是说。但是，这个选择对诗而言，却并不那么确切。

诗不反对将真理设为前提。诗只是不会如此言之凿凿地将真理设为前提。

诗如何看待真理？诗将真理视为一种友谊。

假如我们的当代诗真的被教唆得像我们的思想一样，忙于纠缠并评判真与假，那真是太可怜了。诗的责任主要不是朝向真与假。

与其是否真实，不如与其是否高贵。诗的责任在于生命的高贵。

诗是我们给生命带去的礼物。生命是诗再一次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而我们给诗带去的是语言的礼物。

新诗给使用汉语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但这一诗的可能性，一百年来一直遭受着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背叛。

与人们想象的相反，大众对新诗的背叛并没有那么严重。大众的背叛至多是一种理解的茫然。而且，它更多的时候是被另外的文学势力充作借口。真正的背叛来源现代知识分子，来源他们所建构的知识场域。

新诗历史上，诗歌翻译表达的是一种罕见的对新诗的忠诚。也就是说：当所有的文学性都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背叛新诗的可能性时，译诗这一文学行为却体现了一种艰难而奇妙的针对新诗的忠诚。甚至是现代汉语的忠诚。比如，可以这样理解穆旦在1960年代的诗歌翻译。遵循同样的逻辑线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小波会如此欣赏穆旦在他的诗歌翻译中所展现的汉语的现代性。

公众和当代诗的隔绝或疏离，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它还是一种历史现象。谈到责任问题，公众有公众的责任，诗歌有诗歌的责任，但其中，最主要的责任应该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这种疏离和隔阂，主要是由于他们对新诗的理想和新诗的可能性的迟钝乃至背叛造成的。

诗的反叛，既取决于诗人本身是否足够内行，也取决于我们的诗歌文化是否足够内行。

当代的情形是，诗人对反叛内行的诗人很罕见，而诗歌文化对反叛的态度基本上处于外行状态。

结构在流动，对现代诗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优美。这种优美，使得现代诗足以和古诗在形式上媲美。

可能与人们的感觉正好相反，简洁在诗的阅读中引起的麻烦，比复杂多得多。

在我们这里，简洁从来就没中性过。

简洁本来是风格的标记，但在我这里，简洁却往往被当成道德的标记。

在写作中，诗的内容比诗的形式晃动得更频繁，更厉害，就好像它正经历着一场地震。

在诗歌中，有一个视角，它的意思是说，内容正在进行分泌。

对于诗歌，他只有乖戾的看法，而这种乖戾因乖戾的无知而不断强化。

所有的乖戾，最后都意味着诗的不自由。

那些表现在诗歌上的乖戾，最后都堕入了阴暗而无名的嫉恨。

乖戾是诗歌中的一个深渊。它喜欢把自己乔装成犀利和深刻。

在诗歌中，有一种飞翔介于耐心和爆发之间。

在布封的时代，天才即耐心。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天才就是不耐心。

诗的天才的另一个类型就是对天才极度缺乏耐心。

诗的天才，意味着他知道在诗歌写作的四周徘徊着巨大的耐心。如此，对他来说，耐心只是一种顽固的边界现象。

在诗歌中，特别地，在诗歌文化中，耐心是一种巨大的优美。说诗的写作需要耐心，意思是说诗的写作需要吸收并融入一种罕见的优美。这种优美因罕见而巨大，媲美于秘密的心灵。

不是寻求新鲜的细节，而是让细节学会保持新鲜。

我喜爱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谈论诗歌的方式。我喜爱他，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经常反对他。而这种反对反过来又加深了我对他的喜爱。我反对他什么呢，我又喜爱他什么呢？我反对他的诗歌智慧，同时又以反对的方式喜爱他的诗歌智慧。

比如，在我看来，“影响的焦虑”最富于启发性的地方是，作为一种精致的强蛮的概括，它只影响了诗人对语言的焦虑。

而在诗歌写作的另一面，语言对诗人从未有过焦虑。

所以，作为诗人，也许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文学史的焦虑中，但是诗歌本身从未处于诗人的焦虑之中。

从立场出发，还是从标准出发？这是诗歌批评想过而其他的批评类型很少会想过的一个问题。某种意义上，立场在标准中的弯曲度，决定了诗歌批评的强度。

记住，所有的深度，都不过是思想在诗歌面前的斧头的表演。

也不妨说，思想迷恋深度，但是诗歌迷恋的是比深度更有意思的东西。

换句话说，所有的深度都是一种暂时性的东西。而诗着眼于自由的关怀。

诗，抵达过这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事物的重量。诗的重量，也是梅花的重量。一粒燕麦有多重，诗歌就有多重。唯一的例外是，诗不曾有过斧头的重量。

诗信不过斧子。

诗的不及物是绝对的。诗的及物是相对的。

当代诗歌批评存在着这样的倾向，试图调和诗的及物与不及物。这种调和只能堕入一种粗暴的折中。因为诗的不及

物和诗的及物不是平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一种诗的等级现象。

诗人的耐心，甚至历史的耐心，我们已然试过。那么，接下来，试试诗歌的耐心，如何？

诗和历史有很多关系，但这些都不意味着诗是我们在历史中读到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历史之外阅读诗歌。

换句话说，诗歌不完全是一种历史现象。甚至很多时候，诗根本就不是一种历史现象。

我们的诗歌史写作存在的一个根本的欠缺是，它缺乏对新诗的基本动机的解释和分析。

如果说真有什么缺点的话，那么唯一的缺点，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新诗写出了语言的骄傲，但却没能在历史语境里捍卫它。更常见的情形反而是，我们的诗人对新诗写出的语言的骄傲感到内疚，甚至是反悔。

诗歌革命，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现象，或一种语言的事件，它也是一种语言的功能。

换句话说，诗歌革命也体现着语言自身所具有的一种表达功能。

不是求助于生动的观察，而是让观察生动起来，这是诗要做的头一件事。

假如我们不是处在语言的内部，那么谈论诗歌的交流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会成为可能呢？

我们有过美妙的喜悦，甚至是巨大的喜悦。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从未公开抵达过诗的喜悦。

换句话说，我们曾秘密地抵达过诗的喜悦。但是很奇怪，这种事已不便公开讲出。

有人因诗的喜悦而领悟了爱，有人则因诗的喜悦而更深地陷入了嫉恨。

进入词语的呼吸。这是诗歌的写作和遗产最相似的地方。因为诗歌的写作不会留下别的遗产。

另一方面，进入语言的呼吸，经常会被我们误用为某种精神的复活。其实，语言的呼吸比精神的复活带给我们的东西要美妙得多。

在诗歌中，重复是一种伟大的特性，远比人们对感官或想象要深邃得多。

重复得太少，意味着还重复到家。重复得太多，则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表达的出现。

从最次要的方面说，没有重复，风格的形成就不会稳定。风格也就没有机会形成它的令阅读感到愉悦的氛围。没有重复，风格就会失去仪式感。

对诗歌而言，最神秘的依然是这样一种重复：假如我们重复的是生命之美的多样性呢！

当代诗和新诗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承担着散文在诗中的风险。当代诗甚至比新诗更自觉地承担着散文在诗中的风险。

假如没有这种风险的承担，那么，当代诗在写作的乐趣上就会大打折扣。

就汉语诗歌而言，散文是诗的命运。但是，天知道，我宁愿再晚一点才领悟到这一点。

从胡适开始，新诗的现代性就已明确了它的基本的文学类型：新诗是建立在语言的实验性之上的。但是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诗歌批评史，知识分子的文学偏见一直想让新诗背叛这种实验性，甚至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耻辱的标记。

最不可思议的是，当代诗才是新诗的原型。

诗的意义是对意义的一种神秘的渴望。

飞出去的时候，是一块砖头，接住的时候，它也许是一块玉石。诗默认过这样的事情。

诗歌的射线。走运的或不太走运的穿透力。在铁幕和黑幕之间，骑着光线的生灵回忆着我们没有跳过的舞。

诗的朴素不同于人生的朴素。诗的朴素体现的是一种朴

素的魅力，而不是朴素本身。

深刻的东西，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爱。在诗歌中，尤其如此。

很抱歉。这没什么价钱好讲的。

也可以这样表述：深刻的东西总是和爱联系在一起。否则，它就不是深刻的东西，而是比深刻更深刻的东西。或者说，它是比深刻更绝望更阴郁的东西。

从诗歌史的角度看，诗，既是一个私人事件，也是一个公共事件。这是诗歌史不得不采取的立场。否则，它就会陷入最糟糕的琐碎。

但是，从诗美学的角度看，诗，可以纯粹是一种个人事件。这不是说，公共事件或社会事件就被排除在诗的自我生成之外。而是说，个人事件和公共事件，在诗歌的自我定义中并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甚至也不是一种共时的关系。

这种状况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在写作中，诗倾向于它是一种个人事件。而在阅读中，诗往往被看成是一种社会事件。

我们在纸上写诗。开始时，纸显得又轻又薄，它发出的摩擦声几乎很难听到，它甚至很少让我们感到它的存在。纸，在写作中好像被写没了。但是，不知从何时起，你突然发现你用来写诗的那张纸开始有了石头的重量。

流行的批评时尚一直试图使诗人臣服于这样的规约：诗歌写作的现代性的基础是对语言的怀疑。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诱惑。但是，诗歌写作和其他的现代类型的作品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诗的写作是建立在对语言的罕见的信任之上的。

换句话说，对语言的罕见的信任是诗歌写作的基础。也是诗人使用语言时的基本立场。

也不妨说，与罕见的信任相比，任何怀疑都显得太方便了。

怀疑语言，还是信任语言，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假定存在着一种诗人成长的方式：在怀疑中学会了罕见的信任。

我回顾自己的成长方式，虽然不敢那么确定，但好像是这么走过来的。

没有罕见的信任，诗人又能做些什么呢？